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歐

洲

風

雲

第二集

中華書局印行

320  
7647  
4390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譯

歐洲風雲第二集

中華書局印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藏典化數位圖書館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菊隱叢譚書目

歐洲風雲第一集

世界名人特寫

中南美洲談藪

非澳兩洲談藪

現代知識

現代女性

近代軼聞

新語林

世界珍聞

閒話

歐洲風雲第二集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亞洲談藪

美國談藪

歐洲談藪

歐洲五強內幕

國際掌故

吳佩孚將軍傳

歐美談片

密斯馬

菊隱啓事

上列各書均筆者近年來在報章發表之稿承 讀者不棄認爲有可采之處敦促彙刊印行惟文中材料半采自書報半得諸傳聞 讀者如有見教或更正之處尚乞 惠書由中華書局編輯所轉交筆者決不文過飾非也

菊隱叢譚

# 歐洲風雲 第二集目錄

- 一 從蘇芬停戰寫起……………一
- 二 兵戈擾攘中之北歐形勢……………九
- 三 英法封鎖政策與德國閃電戰……………一九
- 四 歐戰波及北歐的動機……………二二
- 五 北海戰與歐戰前途……………二五
- 六 歐洲中立國之煩惱……………二九
- 七 保加利亞何去何從……………三三
- 八 德軍以奇計占領挪京……………三七
- 九 荷比被侵……………四二
- 十 德國向荷比作閃電戰……………四七
- 十一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五八

- 十二 波蘭亡國淚……………六二
- 十三 德意文化政策之驚人發展……………六六
- 十四 意大利參戰……………七〇
- 十五 法國乞和與意軍參戰……………七五
- 十六 康比臬森林中之啼痕笑靨……………七九
- 十七 不堪回首的法軍戰敗史……………八四
- 十八 從荷比之戰說到法軍放下武器……………九五
- 十九 英法箕豆相煎之一幕……………一〇五
- 二十 近東與地中海之爭……………一一一
- 二十一 慕沙里尼握有幾張好牌……………一二〇
- 二十二 巴黎淪陷日記……………一二八
- 二十三 希特勒的攻心戰術……………一三七
- 二十四 德國對英作戰的新武器……………一四一

二十五	元首學校·····	一四五
二十六	蘇聯外交政策·····	一四八
二十七	蘇聯不需要戰爭·····	一五二
二十八	法國戰敗後之驕子·····	一五八
二十九	兩位鬥士·····	一六三
三十	巴爾幹戰爭與黨禍之分析·····	一六六
三十一	軸心國不利的趨勢·····	一七〇
三十二	歲暮中之歐洲變態·····	一七四
三十三	漢德森使德回憶錄·····	一七七—二二二



叢譯  
歐洲風雲 第二集

從蘇芬停戰寫起

動機 瑞典探險家希丁 (Svan Hedin 現年七十四歲) 反對蘇聯而傾向希特勒。德國青年讀了他所著在中亞細亞探險的書籍，均覺津津有味。他過去崇拜德廢皇，在所著『一個武裝國』一書拼命頌揚專制蹟武的德國。當國社黨得勢時，他又寫一部書贊美這個新政體，但是這書不能在德國發行，因為希特勒發現希丁是伊塞克 (Aaron Isak) 的後裔，伊塞克是瑞典猶太人會社發起者。

希特勒曾說他閉着眼睛都能辨得出猶太人，可是二月下旬他和希丁密談了兩小時。希丁還會見戈林和李本特洛甫，他把瑞典幾件機密消息報告了希特勒。

二月下旬，年已八十一的瑞典國王嘉斯塔夫在不得已之情勢下拒絕援芬，蘇聯聞而大慰，但瑞典終抱池魚之憂。照瑞典京所宣布，瑞典僅為傳話機，一面把芬蘭願讓步的話通知莫斯科，一面把史太林取消了『不以芬蘭政府為對象』(僅承認錫南傀儡政府)的話通知赫爾辛基，同時派希丁到德國。



接洽 六十一歲富麗癡肥的柯隆泰夫人 (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y) 是蘇聯駐瑞典大使，她在黨中的地位頗不弱，傳聞她是史太林『智囊』之一，言聽計從，有一次是例外，當蘇芬初步談判時，柯隆泰夫人飛往莫斯科，力言芬人抗戰意志之堅決，而列寧格勒市長齊達洛夫 (Andrei Zhdanov) 則謂芬蘭將不戰而屈，史太林以後者爲是。當紅軍在孟拉欣防線死亡枕藉時，史太林深悔未用柯隆泰夫人之言，從那時起他很留意閱讀她由瑞京寄來的斯干的那維亞各報譯文。

柯隆泰夫人是帝俄時將軍之女，其生活第一期爲革命者，第二期爲外交家。她在少女時代因保姆之指導，醉心社會主義，爲革命運動的祕密黨員。她從家中逃出到祖利克 (Zurich) 讀書，後來再到英國，爲該國工黨領袖 Ben Jillett 及 Tom Mann 的信徒。她足跡甚廣，俄國革命時回國任公共健康委員長，結婚後生過一個小孩。

從政餘暇，她寫關於婦女及兩性間文字，一部小說『偉大之愛』是她的傑作。她提倡戀愛自由及節制生育，與蘇聯婦女領袖們意見相左，列寧夫人 (Krupskaya) 尤不謂然。

列寧發現她口若懸河，派爲赴挪威商業代表，旋改任駐墨西哥公使。十年前回到挪威，奉派爲駐瑞典大使。莫斯科嚴正之士攻擊她不應燙髮及着巴黎時裝（黑絲絨衣）。在奧史陸，她的宴會嘖嘖有名。

她說外交官不能露寒酸氣，雖共產主義國亦非例外。

蘇俄清黨時，外傳史太林曾警戒列寧夫人不得再與托派通聲氣，否則將以柯隆泰夫人代其地位。

三月中旬，柯隆泰夫人在瑞典與芬蘭駐瑞公使歐哥（Elias Erikko）進行秘密談判，歐哥是芬蘭前任外長，一九一九年內戰時曾在孟拉欣領導下的白軍中服務。隨後芬政府加派銀行家巴錫基維（Juno Passikivi）輔助歐哥進行一切談判，巴氏於蘇芬戰事爆發前為與蘇聯折衝之一員。另一輔助者是親德派斯文哈夫瓦德（Per Svinhufvud）——七十九歲的芬蘭前任總統。

那時芬蘭唯一實力派孟拉欣上將突告失蹤，有人說他到了瑞京，一說患病甚劇，事實上他是躲在旁，俾談判易於進行。

提出芬京無線電臺報告，蘇聯已提出條件，比戰前所提者更為嚴酷。芬政府不作任何論斷，這好像對全世界發出最後的呼援聲，測驗有無援助。英法閣議都允許對芬蘭作進一步的援助，法國前總理社會黨領袖勃倫發表談話贊成派兵援芬，但是英法援軍必須假道挪威及瑞典，這兩國迄無表示。

戰前蘇聯向芬蘭所提條件，要求漢戈港之割讓（芬蘭北方入口港），列寧格勒之北加萊里亞地峽之一部，比得薩摩附近里巴企半島（Rybachi）之割讓。這次蘇聯所要求的是漢戈港、伊斯馬斯全

部、北極之比得薩摩拉多加湖以北地帶及索爾泰伐拉城(Sortavala)。

在瑞京談判後，多鬚的斯文哈夫瓦德到柏林請求希特勒轉商史太林改提讓步條件。他不得要領，隨着李本特洛甫到羅馬。

轉向 蘇芬談判漸有端倪，希特勒的眼光轉向南歐，慕沙里尼態度曖昧。那時英意間發生「煤船事件」，意大利苦力在鹿特丹運取德國的煤，被英國海軍扣留。

三月是國社黨領袖最喜興風作浪之月，是月李本特洛甫又到羅馬。當李氏啓程時，外傳希特勒敦勸慕沙里尼加入「德蘇、日同盟」共同反抗英法，請慕氏爲蘇芬戰事之主要仲裁者，並請慕氏在顧全德國體面之條件下接受羅斯福之提議。那時美國專使威爾士將於三月十九日回美國去。

三月十日柏林 Neughaus —— 從前是兵工廠，現在成了戰爭博物館，—— 舉行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希特勒只用十三分鐘作一次「閃電訓詞」。他以非教徒而用教徒語氣說：「德國在『萬能上帝』前要求『德國之生存」。他贊美德國軍人，力斥英法之欲毀滅德國，必要時他願捐軀報國。最後他斷言必可獲取光榮之勝利。

希氏訓詞中尋不出李本特洛甫飛往羅馬的線索。李氏到羅馬時，英國釋放了意大利苦力，英意國

交有調整之望。李氏隨員中有克洛狄歐司 (Kari Clodius) 和高斯 (Dr Friedrich Gaus) 兩博士，意欲與慕氏進行詳細協定，以運煤問題為起點。李氏進謁意皇後，更要求謁見教皇庇護士十二世。德國自與教廷成立協定後，一九三四年只巴本見過教皇庇護士一世，這次是德國要員到凡蒂岡之第二次。巴本與教廷所簽協定徒為具文。教皇暗示希特勒為和平之阻力，並斥德國虐待天主教波蘭人之慘無人道。教皇與李氏晤談一小時，雖內容未發表，衆料李氏要求教皇贊助希特勒的和平建議，這建議將由威爾士攜往美國。

李氏辭別教皇時再見教廷國務卿馬格里翁 (Maglione)，依然不得要領。

頂點 芬蘭總理里蒂 (Risto Ryti)，銀行家巴錫基維，孟拉欣上將參謀長瓦爾登將軍 (Walden) 和社會黨伏易翁馬教授 (Vainoe Voionmaa) 都到了莫斯科。瓦爾登能到莫斯科來也是史太林的讓步；他是孟拉欣的部下，芬蘭大富翁之一，號稱「纖維素大王」。他到莫斯科來是代表孟拉欣監視這些外交家的活動。

經過四天的折衝，史太林限時叫芬蘭滿足他的建議。

回憶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史太林以友善態度邀請芬蘭代表團到莫斯科會商具體政治問題，

三天後，蘇聯駐芬公使德拉維安斯基（Derevianski）接洽甚忙，蘇聯羣情振奮，沉靜的芬蘭外交部長歐哥不願出國，先派巴錫基維出馬，隨後加派社會民主黨丹納（Vainoe Tanner）前往接應。他們與史太林、莫洛托夫爭論達兩月之久，史太林要求芬蘭灣中若干小島也許不乏磋商之餘地，但提及割讓芬蘭灣漢戈港時，談判突告中斷。歐哥從芬京發出堅決訓令：『我們礙難接受！』

史太林處之泰然，他想起一個主意，願以金錢購買漢戈港，芬蘭人仍不答應。於是蘇聯報紙大罵芬蘭人。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發生意外事件：蘇聯宣稱芬蘭砲隊在美尼拉（Mainila）邊地附近向蘇境開放七砲，紅軍死者四人，傷者九人，芬蘭則力言這些砲是從蘇聯境內打出來的，於是戰爭無可避免。

據巴錫基維報告，史太林不像希特勒之盛氣凌人。他自己發話，莫洛托夫做了個冷酷的助手。芬蘭人懂得俄國話，所以不用翻譯。巴錫基維留心到這位生長在喬治亞的蘇聯統治者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他老是穿一件軍衣，着俄國式長靴，老是滿然可親，可是莫洛托夫則甚嚴肅。

他們偶然說說笑話：當史太林首次提出要求時，巴錫基維用滑稽的表情說道：『全部就只這點點嗎？』史太林只冷笑了一聲。

當巴錫基維答以芬蘭國會永不能批准這些要求時，史太林淡然說：『我能擔保芬蘭國會有百分

之九十九會贊成的。』有一時期巴錫基維半說笑半正經地告訴史太林：『若是我們接受了這些條件，我們回到芬京時，將聽到一片譽罵之聲。』史太林正色說道：『他們將唱歌歡迎。』』

當芬蘭拒絕割讓漢戈時，史太林仍只淡然說：『不答應嗎？』過了幾天，他陡然劍及屨及。

芬蘭三巨頭一是孟拉欣上將，一是總理里蒂，一是新外長丹納。孟拉欣身長六尺二寸，使人一望而生敬愛之心。當他七旬大慶時，一個婦人賀他駐顏有術，他說：『夫人，人老心不老呀！』他被人譽為『歐洲最後之武士。』他的本領不一定是將才，是能得全軍愛戴，從參謀長到吹鼓手。

里蒂是銀行家，受命於危難之際，英倫銀行總裁諾曼把他排作世界第二大銀行家，僅居德國沙赫特博士之次。他是個溫和而善於交際的人，平日涉獵古羅馬及希臘歷史，但是他愛不釋手的書籍是星相卜筮之學。

外長丹納是工人領袖，吸雪茄時沉沉若有深思，看上去像美國小城市的商人。他是世界馳名的合作運動者，一九二七年『合作大同盟』即合作社國際委員會舉之為會長。他是穩健派，過去把社會民主黨與白軍間的裂痕彌補好，排斥了黨中急進份子。他富於忍耐性，常以冷靜頭腦解決一切爭端。他勤

於工作，家庭生活的時間很少。有一個笑話：丹納八個兒子中有一個問他的母親道：『媽，每星期日到咱們家裏來的那個吸黑雪茄烟的是誰？』

外傳史太林避難芬蘭時曾與丹納友好，這話恐不確，不過丹納夫人從前救助過兩個政治逃亡者，一個是波蘭畢蘇斯基上將，一個是列寧。

重來 丹納雖係工人領袖，但與史太林之爲『勞工大眾領袖』者又自有別，所以第二次談判仍派巴錫基維前往。

倫敦方面傳出，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曾於二月二十二日請英國斡旋蘇芬戰事，英國以蘇聯所提條件太苛，未允轉達芬蘭，所以蘇聯改請瑞典爲和事老。

事爲協約國所聞，急欲從中破壞，馬上宣布倘芬蘭不願接受這些條件，協約國願以有效軍事援助給予芬蘭。不過英法援芬必向挪威和瑞典假道，而瑞典態度驟變，外傳這由於德國向瑞典提出警告，倘瑞典允許協約軍假道，德國將向之採取『閃電戰』。另一面蘇聯進攻並未停止，維堡(Viipuri)陷於包圍，並且紅軍東渡烏克西河(Uoksi)進犯最後的孟拉欣防線，芬蘭人不得不俯首爲城下之盟。同時芬軍之繼續抵抗亦使蘇聯不得不以談判結束軍事。

按芬總統克利俄逝世後，里蒂當選爲總統。

## 兵戈擾攘中之北歐形勢

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協約國與德國陷於不戰不和之僵局，四月九日德軍以突擊戰術選擇了丹麥挪威之一面，僵局才被打開。這是二次歐戰中之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協約國顯然失利。

瑞典人的悲哀 先從蘇芬之戰說起。當蘇聯用兵芬蘭時，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左右為難，坐視不救。則芬蘭失敗後瑞典將處於蘇聯大砲射程內，由亞蘭羣島橫渡波的尼亞灣相距僅四十英里，若公然援助則德國必出而干涉。結果他們採取中立，是這樣，遮斷了英法聯軍的援芬路線。

在仲冬時節，德國有若干要人反對蘇聯征服芬蘭，盛傳德國參謀部曾示意瑞典願以軍火接濟他們，補充他們運往芬蘭的軍火，這一派主角為戈林上將。隔不多時，德國計畫為之一變，在軍事地位上希望蘇聯早獲勝利。戈林前妻為瑞典人，與瑞典頗有淵源，他向瑞典示意，倘瑞典人公然援芬，至少德國將立派飛機襲擊瑞典，瑞典人聞之大驚。

瑞典人早知德國利用在波羅的海的優勢不難阻止一切對芬主要援助運芬軍火、給養、及志願兵等大部份從水道運往芬京，有被德國潛水艇及飛機截斷之可能。陸地交通只有一條迂迴於波的尼亞



灣經哈巴蘭達 (Haparanda) 通到多內亞 (Torea) 的單軌鐵道，其效用微乎其微。

局外人深責瑞典之作壁上觀，以為德國需要瑞典的鐵，不能進犯瑞典。但瑞典倘東向參戰，則由魯勒港 (Lulea) 南下至漢堡的運鐵船必然停駛，因為那時瑞典必集中一切船運、人力與軍火致力於東線戰爭，德國不能久耐，必取迅速而不顧一切的攻勢使瑞典帖服，以免發生鐵的飢荒。

另一原因使瑞典保守中立：他們鑒於芬蘭受侵略時急待大量援軍及新式軍火援助，而英法僅予以寥寥可數的志願兵，那麼瑞典一旦被攻，其所得英法之援助有幾？事實上不慣於在北歐寒地作戰的英法部隊其效用亦屬可疑，加以協約國別有所圖，想把西線戰事移到北線藉以牽制德國的兵力，這種「打仗打到別人的頭上」的計算亦非瑞典人之所樂聞。

瑞典人畏德甚於畏蘇：瑞典南方要港馬爾摩 (Malmo) 易受德機威脅，瑞京與馬爾摩間飛行時刻不足二小時。

政府之持重政策引起各方責難，一片要求參戰聲，海陸軍官吏亦有加入的。他們以為芬蘭屈服或亞蘭羣島在蘇聯控制下之後，瑞典門戶洞開。他們呼芬蘭孟拉欣防線為瑞典國防第一線。反對派當中有若干是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如斯托克荷姆市議會議長司特朗 (Frederick Strom) 等，他們不信任

蘇聯與第三國際的政策。瑞典人懷疑俄國遠自十五、十六世紀時始，母親們常把『大鬍子俄國人會把你們帶走』的話恐嚇小孩。

外長山德拉 (Rickard Sandler) 也是反對者之一，他素來主張組織斯干的那維亞同盟以防蘇聯，這時他只好辭職而去。老實說，瑞芬在軍事、文化及財政上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芬蘭統治層有不少的瑞典族，這情形始於一八〇九年俄國占領芬蘭之前。那時芬蘭是瑞典之一省，現在他們都已變作芬蘭人，却仍保持着瑞典關係，兩族通婚使兩國難分離。例如孟拉欣的妹夫就是瑞典舊貴族後裔斯巴爾公爵 (Sparre)。

瑞典政府對芬蘭確處於愛莫能助的苦境。在過去，援芬資金已達一萬萬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為現金，餘為軍火、食糧及軍用品，這對於一個只有六百萬人口的國家並非一件易事。當紅軍侵入之初，芬蘭陣線中極感平射炮（對付坦克車）之缺乏，瑞典兵工廠立刻運往大批平射炮，瑞典波爾斯 (Bofors) 兵工廠運往大批高射炮藉以保衛芬京。各種軍事援助都是瑞典政府供給的，為避免外國干涉，一切皆假『自動捐助』之名以行。瑞典志願兵據說有萬人左右，若將工人計算在內，自然不止此數。瑞挪丹三國工會組織大批工人送往芬蘭工廠及森林中工作以代被抽調到前線作戰的芬蘭工人。

美國只有私人募集的二百萬美元爲援芬之用，芬蘭人頗怨美國之「口惠而實不至」。

冰島與格林蘭 四月九日德軍開入丹麥，位於北美圈的丹屬格林蘭島馬上成爲美國人研究的對象。冰島雖亦爲丹麥所有，地理上却在美洲門戶之內。

首次到冰島的人類大約爲八世紀的愛爾蘭教士，繼之者爲挪威海盜。那些乘平底長形船的好漢們不願共戴一尊，他們將冰島建爲共和國，這是兩半球的第一個共和國。一九三〇年爲冰島第一次議會成立千年紀念，美國贈以巨人像一尊。

冰島面積有荷蘭、瑞士、比利時三國併起來那麼大，住民却很少。平均每方哩只有一人，這是世界上人口最稀薄的地方，但不久將爲歐洲最進步的地方。

全島七分之六爲不毛的平原，其餘地方也僅僅生產點菜蔬。但該島從來沒鬧過經濟危機，大家都不知飢饉與失業這回事，貨幣是唯一的角子，永遠維持着它的價格。

主要富源爲漁業，占全部出口百分之九十。此外島上游客增加得很快，所以做關於接待游客生意的利益也在繼續增加着。該島無「國防費」，溫泉最多，住民想出種種法子用以代替柴薪。這些都是該島經濟上的優點，非歐陸任何國可比。

現在冰島政府正計劃利用溫泉供給全島的電力。這種天然的恩惠早已成爲島上「熱」與「力」的源泉。新計劃將使島上情形增進得更大。現在擬就的計劃是以天然熱水供給大衆的暖氣設備，除了已用的溫泉之外，還要利用差不多已成沸點的溫泉供給全島的暖氣。這計劃不僅供給全島工業上的暖氣，住宅同樣可享受這種利益。還有更大的計劃是建設一座絕大的暖房培養水果和菜蔬，現在這些東西都靠着進口。

設立發電廠是與暖氣並行的另一計劃。現在煤占全島入口總額六分之一，電力成功後這筆漏卮完全免掉，而且島上的電力將成爲世界上最廉價的：每個農夫都會有電氣設備，路燈可裝到該島最外的沿邊上，電摩托公共汽車可遍布全島。

這些理想一旦實現時，旅客必可大量地增加。該島爲未來歐美航空中站，將來歐美定期航空實現之後，該島與全世界取得重大聯絡。因此建築飛機場、貯藏食物及燃料，也在積極規畫之中。

從政治上看，冰島屬於丹麥，但因地位特殊，無形中已造成中立地帶。該島無軍事價值，雖說島的面積頗大，但無陸海空軍，她的武力是有武裝警察一百一十人，用以維持地方秩序。

冰島與丹麥爲聯邦國的條約於一九四〇年滿期，今後將仍繼續原約而爲丹麥王國之一部呢，或

者成一獨立自主的共和國，現在還不能十分確定。

格林蘭面積大於美國得薩州三倍。一九一七年美國以二千五百萬美元由丹麥購買維爾金島 (Virgin) 使之不淪於敵人之手，所以這次又有購買格林蘭島的建議。格林蘭除西岸一線狹長的路和東岸之中部外，全島幾為冰雪所掩，看得見的陸地只有火山、岩石、花崗石和大理石，樹林僅有樺與柳兩種，長得矮小異常。自九百八十五年起定名為『格林蘭』。那時冰島殺人犯齊勒德 (Eric Thered) 被逐來此，欲誘冰島人源源而來，後有一萬七千愛斯基摩人居留其地，丹麥人僅有四百，對愛斯基摩人施以教化，予以醫藥及食物，並且與之通婚。該島西岸由朱利亞勒哈布 (Julianhaab) 到烏柏尼維克 (Upernivik) 氣候尚屬不惡，丹麥人在朱利亞勒哈布建有美觀小木屋用以代替愛斯基摩人的泥草陋室。人民以鱈魚、大比目魚及北冰洋所產鮭魚售予政府，政府以他們所需之物酬償他們。伊維格杜特 (Ivigut) 所產冰晶石 (Cryolite) 礦占全島每年總收入八十萬美元中百分之九十。此外出口有狐與熊之皮毛、棉兔軟毛、海豹及大理石等。丹政府最近在該地獎勵牧羊。該島無飲酒、殺人、強姦、掠奪等事。七百年前冰島與格林蘭為北歐文化中心，格林蘭所產鷹與北極熊為歐洲君主們的珍物。冰島文化甚發達，伊達斯 (Eddas) 的詩及散文尤為有名，中世紀著名歷史家斯特魯孫 (Snorri Sturluson)

便是冰島人。拿破侖首次航海時是到冰島。一五〇〇年歐洲大亂，把冰島和格林蘭投入黑淵中，白人退出格林蘭，其在冰島的亦幾乎絕食而死。

德軍佔領丹麥後數日，英國即派兵佔領丹屬法羅羣島（Faroe）。該羣島倘被希特勒捷足先得而建立海空軍根據地，則至英國北岸及斯下巴弗羅只較由荷比、法國港口至英國南岸距離略遠而已。

五月九日英國進而佔領冰島，該島距蘇格蘭僅六百哩，其地位足以控制北大西洋，且為至北美——格林蘭——的最好空軍根據地。

冰島土人對「侵略者」當然不滿，不過無力自衛，而英國絕對保證其領土主權之完整，亦莫可如何。他們確知其地理位置日益演進為軍略要點，且信戰時將處於英國軍事控制下，雖丹麥統治其地有年，一切均無進步，而英國無時不予以密切之注視。上次大戰即一九一四至一八年英國在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Reykjavik）駐有代表，且展足於該島漁業及商業，將海產及魚油運供本國之用。一九一八年冰島獨立，（仍戴丹王為君）內部發展甚速，其商業及財政即轉入英國之懷抱。

過去丹麥握冰島財政之樞紐，西班牙則為該島主要出口——乾鱈魚——的唯一顧客。自宣布獨立後，該國轉向英國借款，且以英國為主要顧客，開始以乳製品及罐頭食物售予英國，以冷氣設備巨輪

裝運鮮羊肉至格拉斯哥、愛丁堡及倫敦銷售。

過去十年間，德國在冰島活動甚力，似且夕間將受德國之支配，這對英國人比之冰島人尤為恐懼。郭培爾先生以冰島若干古跡係德國文化之結晶為理由，勸令國社黨優秀黨員漫遊冰島，因之北部薩加蘭（Saga Land）一帶常有德國人觀光而來。德國對冰島大學亦感興趣，派教授及名流前往講演，同時請冰島教授到德國講演。凡冰島學生到德國學習工程學及其它特科的，德政府一律優待，學費免收，膳宿費減成收取，冰島歌唱團、棋手、辯論會、體育隊等都被邀作德國之游，希特勒派同樣團體旅行冰島。由文化侵略演進至經濟侵略：德國派來若干專家研究北方魚類，發展魚產，大量購魚及魚油。魚油用途甚廣，一部貯藏以供戰時缺油之用，一部製造軍火，另一部可製人造牛乳滋補德國兒童身的體。

自西班牙發生內亂後，冰島商業頗有『門可羅雀』之感，幸有大顧客垂青，可是大顧客暗懷鬼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位德國代表要求在該國設立空軍根據地並予德國空軍以若干便利，冰島毫不遲疑地答以『否』。

英國聽了這消息，知道德國在冰島設立空軍根據地可用以攻擊英倫三島。加拿大和美國也曾注意到冰島與格林蘭及北美大陸是不可分離的。當德軍占領丹麥後，羅斯福總統立刻研究冰島與格林

蘭問題。格林蘭無疑地屬於西半球而納於門羅主義內，冰島則認為在東半球之內，換言之，冰島被英國軍事占領，美國無提出抗議之意，所以美國決定門羅主義不適用於冰島。

心理上愛憎往往轉移了法理觀念：一八六七年美國內戰時，英人援助南方，以此英美交惡，美國想收買冰島及格林蘭向英國作外交上攻勢。那時美政府發表文告，完全認冰島是在西半球之內。時至今日，冰島可西可東，美國已不再過問了，不過羅斯福軍備演說中却把格林蘭當做到美洲的一塊跳板。

棋差一着 德軍侵略丹挪是向英國海軍挑戰，是一次大膽的攻擊，能勝而不能敗。倘德軍戰敗將受兩面威脅，同時失去整個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資源供給，所以英國深知這一仗與全盤戰局有關。英國海軍任務：（一）阻斷德國潛水艇及飛機在斯卡格拉克海峽的運輸；（二）占領那維克港，阻斷由瑞典克爾魯納（Kiruna）鐵苗運往德國的路線，必要時派兵占領克爾魯納。倘英國不能取勝，德國便能由挪威沿大西洋岸各海口以潛艇飛機打擊英國封鎖政策，同時截斷英國主要交通線，使英國主要戰爭資源不能從這條路線暢行無阻。再則，北海之戰與英國威信有關，挪威為英國門戶，英國尚不能守，那麼歐洲各小國將不復信賴聯軍，而意大利更視英海軍為強弩之末而有與之一決雌雄之決意了，所以英國亦處於能勝而不能敗的地位。



德軍進攻計劃早有預備，即（一）以陸軍侵入丹麥，一部由陸路越斯勒斯維格、荷爾斯丹邊境前進，一部乘船直搗丹京及其它丹麥海港；（二）以空軍及海軍爲輔；（三）以空軍向挪威作廣大之偵察，並派有力部隊在奧史陸灣登陸，向挪京推進，這支部隊少攜重砲，但以輕砲隊駐守占領後的挪威海口；（四）另以少數部隊占領阿蘭得爾、克利斯欣桑德、斯達文格、貝根、德隆亨等港；（五）由商輪偷運別動隊襲取那維克港；（六）以海軍護送隊掩護登陸部隊及運輸工作。他們還計算到，倘英軍截斷斯卡格拉克海峽的運輸線，將被迫假道瑞典南部馬爾摩、赫爾辛堡、哥德堡通至奧史陸的鐵道線，不斷運輸援軍及給養到挪威各地。

德國空軍在斯卡格拉克海峽上空穿梭如織，同時控制了挪威全境，使英國遠征軍不易在挪威任何海港登陸。後來英軍費九牛二虎之力才占領了那維克港，然因荷比局勢日非，挪軍奉令停止作戰，不得已退出該港，而德國從此北顧無憂了。

挪威一役爲協約國最初失敗之一仗，張伯倫內閣因之改組，意大利因之向英法提出敲詐手段而爲後來參戰的動機（敲詐未遂），所以這一仗是英法災難臨頭的一個預兆。

## 英法封鎖政策與德國閃電戰

本月八日英國宣布在挪威領海敷設水雷。九日德國施用「閃電戰術」由陸地侵入丹麥之北斯勒司威格，另以海軍運兵在挪威登陸。截至現在止，丹京已被德軍占領，丹政府宣布不抵抗而接受德國之保護（德方宣稱保護丹麥之安全與中立）。挪威則不予接受，挪政府遷往哈馬尼，尼加茲伏爾德總理宣言對德抗戰。挪京與史陸及重要軍事地那維克、德隆亨、柏根、斯達莫格、克里斯蒂安均告淪陷。挪威「新國民政府」已在德國羽翼下宣告成立，其總理為國家主義派領袖費斯林。

第二次歐戰自去年九月一日因波蘭問題爆發以來，經過七個月的「宣而不戰」在此時期內交戰國雙方發動廣大經濟戰及外交戰，而海陸空三方面則無大規模戰事。這次戰事延至北歐，乃由第一階段轉入第二階段。

這一轉點並非出人意外。當美國副國務卿威爾士在歐洲作政治旅行時，曾引起慕沙里尼調停歐戰的興趣。那時慕氏匆匆啓程赴意國北部與希特勒晤見，外傳希氏曾提出英法所不能接受的若干條件。隨後威爾士掃興返國，英法兩政府改組（法總理達拉第辭職，英相張伯倫雖得蟬聯，但主戰派邱吉爾在內閣中地位增強，足為兩國妥協派失勢之證。）明眼人早知和平既已絕望，今後必將轉入打破僵

## 局的新階段。

交戰國既均不願在兩大防線間作犧牲大而效果微的陣地戰，其另求出路殆爲必然之勢。德國所謂閃電戰，除巴爾幹半島因關係複雜只能留以緩圖外，必西向荷比或北向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發揮奇跡。至英法方面，以經濟戰即增強封鎖政策爲其對德作戰的基幹，英外相已召回巴爾幹各使節在倫敦舉行會議，同時英海軍封鎖挪威領海藉以杜絕瑞典鐵砂經由挪威港口運往德國。在此「鬪智角力」之局勢下，德國權衡輕重，遂向斯干的那維亞半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

德國以「保護中立」爲由侵入丹麥，中立而受交戰國一方之「保護」，不能不嘆爲國際關係上一個新動作。據昨日電訊，挪威傀儡政府已成立，其主持人物費斯林素與德國通聲氣，與蘇芬戰爭時芬蘭孔辛寧政府（一作顧錫南）之出現如出一轍。德國解釋用兵北歐爲自衛行動，而英法則以破壞中立之責歸之德國。

北歐四國爲世界之樂園，一百六十萬民衆（芬蘭三百六十餘萬，瑞典六百二十萬，挪威二百八十八萬，丹麥三百五十餘萬）與人無爭，所求者惟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不可保，亦求保持局部之和平。四國對內爲民主制之忠實信徒，對外爲中立政策之實施者。對英法雖具有好感，而鑒於去年捷克事件及今年

英法援助波蘭之不澈底，不敢寄以深切之信賴；對德國雖畏之如虎，尙能恪守「以小事大」原則。弱國推行和平政策，強國吞噬弱小都是有其必然性的。經驗告訴我們，武力不足自衛的國家即不配侈談中立，對強國委曲求全是不足以戢止其兇愆的。

別有天地的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四國在經濟上成一新系統，所產爲水族、森林及礦物，出入口貿易與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在國防上爲同巢之鳥，處於蘇德夾攻及英德爭霸之局勢下。這四國早已體認「通力合作」之必要，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四國總理會議於芬京，是爲該半島文化、政治、經濟、外交合作之具體表現。然而合作徒托空談。四國中最大者爲瑞典，不願以領導者自居以招各強鄰之嫉視；當去年德國提議向四國簽訂不侵犯條約時，瑞、芬、挪三國以「無必要」拒之，而丹麥與德爲鄰不得不單獨予以接受；十月四國元首齊集瑞京時，曾協商互助無結果；十二月蘇芬戰事發生，瑞典深懼池魚之禍，拒絕英法假道援芬，且進而斡旋蘇芬停戰議和，蘇芬和約成立後，四國發起聯防計畫，亦因蘇聯之干涉而罷。迨德國奄有丹麥及挪威之大部，瑞典仍宣言中立而不肯拔刀相助。從這些事看起來，弱國向強者乞憐固屬無益，即與善鄰提攜亦係廢話，現代立國條件只有四個字——自救自存。

一九四〇，四，十二。

## 歐戰波及北歐的動機

經濟戰在現代戰爭中的效力極被重視，在戰略中一方努力海洋封鎖，一方準備與供給國訂立商約以便取得其所需物質，因此瑞典鐵的出產在這次戰爭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假使德國取得充分供給保障，即能應付長期戰爭，反之協約國倘能阻止德國的獲得，她們的地位就立刻大大增強。

瑞典產鐵遠自十三世紀，曾有長期為該國唯一之出口物。但那時僅有瑞典中部鐵礦在開採中，到現在，礦區已延展至北部而達北極圈附近了。該地鐵礦有兩大優點：礦苗在極淺地層中幾與地面相近，開採時極為便利，且質佳適於製造軍械之用。

不過運輸上頗有困難：一條鐵路穿過整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由東南到西北，把鐵運到魯勒港（Lulea）出口，該港距礦區約一百英里以上，且有半年（十一月至四月）冰凍期，這時不得不取道於距礦區五百五十英里的波羅的海港赫諾山德（Hernösand）為避免繞道及節省運費起見，取道挪威威納維克港（Narvik）出口，該地距礦區一百英里，且係經年不凍港。

瑞典鐵的出口大約三分之一取道波羅的海，三分之二取道北海。一九三八年產鐵一千三百萬噸，

較之一九三六增加了二百五十萬噸。以前政府定額爲九百萬噸，因外國政府之大量需求而增加，瑞典本身的消費量僅一百萬噸。瑞典產鐵居世界之第四位，次於美、蘇及法國，但鐵的出口額則占第一位。一九三二年爲最不景氣之年，僅出口二百萬噸，一九三八年幾乎增至一千三百萬噸。鐵的出口百分之七十七運至德國（一九三七年統計），其次爲英國占百分之十三，再次爲比利時、美國及荷蘭。

德國爲缺少鋼鐵之國，倘無瑞典供給，將有『無米爲炊』之嘆。德國自兼併奧國以來，其本身鐵的產量由一九三六年七百五十七萬噸增至一九三八年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五千噸，這由於努力開發奧國鐵礦的結果，奧鐵由一九三六年十萬零二千噸增至一九三八年二百六十四萬七千噸。

德鐵的消費量最高，平時消費量爲三千三百萬噸，她所缺少的二千二百萬噸只能從國外運來。一九三八年鐵的入口百分之四十取自瑞典，百分之二十五取自英國。

戰時需要量更大，尤其需要上級品質的鋼。德國所有領土內充其量只能出產一千五百萬噸，且存額至多不會超過二千萬噸，勢非倚賴入口不可。她不能倚賴法國、法屬非洲、紐芬蘭，同時不能倚賴挪威，因爲北海早被英國封鎖了。那麼假手於意大利而向西班牙購鐵吧，却又耗費過鉅而有多方困難。此外又因封鎖及限於『現款自運』條例（美國中立法規定）不能取自美國。最後一條路是蘇聯、蘇鐵只

夠自用而不能分潤德國。說來說去，德國所能倚賴的只有瑞典及盧森堡。

盧森堡產量無幾，至多僅能供給德國二百萬噸，換句話說，僅能彌補德國所缺者十分之一，所以德國唯一的希望是瑞典。不過這裏有兩層困難：第一，挪威納維克港為瑞典鐵出口的主要口岸，已被英國封鎖，供給德國的鐵很可能地入於英人之手；若從波羅的海出口，魯勒港有半年的冰凍期，至多只能運出五百五十萬噸。總之因北海之失去作用，德國鐵的入口已減至六七百萬噸，德國至少還需要三倍以上。第二，協約國也許盡量收買瑞典鐵，其作用係在斷絕德國來源。

北海與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軍事行動與外交攻勢就是根據以上原因。為什麼德國要突破英國的封鎖線，為什麼她要轟炸英國佛斯灣及斯加巴夫羅，為什麼德國潛水艇要擊沉挪威及瑞典貨船，為什麼亞蘭島問題轉為嚴重，為什麼瑞典徬徨失據，這些問題都不難逐一解答了。

本國自產一千五百萬噸，入口一千萬噸（七百萬噸自瑞典，其餘自盧森堡及蘇聯），總計二千五百萬噸。假使她維持戰前消費量的話（三千三百萬噸），其不足之數由存額中彌補（八百萬噸）可支持三十個月。假使消耗量增加，每年如增至四千萬噸，則可支持十六個月，如增至五千萬噸則僅能支持十個月了。這或者可以解釋德國在西線持重不發的原因。

## 北海戰與歐戰前途

自四月八日至十四日北海發生海戰，雙方互稱勝利，其報告之不忠實與互委破壞中立之責如出一轍。英海相邱吉爾在國會宣稱：挪威西海岸有所謂走廊地帶，德國船隻利用地形之特殊，得在挪、瑞領海中通過協約國封鎖線，英國為遮斷這路線使各船均須經由公海，故有在挪威海峽敷設水雷之必要。

當威爾士遊歐返意之際，忽有德意兩巨頭之匆匆聚談，當時且盛傳達拉第將赴熱那亞與意相晤面，隨即聞希特勒提出以戰勝國自居的和平條件，而英法內閣相繼改組，達拉第改任新閣之國防部長，張伯倫內閣則以德國指為公敵的海相邱吉爾為其核心。從這些事分析起來，英法改組內閣是對德國開始作戰決心的表現，將以打破半年來不戰不和的僵局。在希特勒之一面，也許感到威爾士之努力和平運動是受了英法指使，張伯倫達拉第之流新吾還是故吾，自不妨向之提出嚴苛條件以作討價還價之餘地，初不料歐洲一線和平之機自此而斬，歐戰因之躍入第二階級。

協約國原利在持久戰，不戰不和之局足以『拖死』德國，那麼為什麼在戰略上要改取主動地位呢？原來持久戰以封鎖為武器，根據半年來經驗，封鎖自封鎖，外交戰英法未占上風，德國戰爭資源仍可



不斷由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及巴爾幹半島取得。這由於各小國及中立國畏德國之威，不敢不俯首聽命，同時亦係英法過去犧牲弱小以求苟安，援助波蘭之不澈底，對芬蘭之愛莫能助有以致之。在此情勢之下，協約國拖不死德國，且鑒於德國之愈拖愈強，與其泄沓因循任若干中立國為德國之外府，自毋寧另覓陣地『誘敵深入』而予以致命之打擊，這就是戰事波及丹挪的原因。

英國傳家法寶為海軍，而北海又不啻英國之池沼。以海戰當先，以北海為決戰地點，於英法最為有利。英國封鎖挪威之後，倘德國不敢採取報復行動，則協約國可達到拖死德國目的（截斷瑞典鐵砂運往德國的路線）是為不戰而勝之上策。倘德國占領丹挪，協約國亦可利用優勢海軍向兩國海岸線進攻，是為戰而可勝之中策。現在德國以閃電戰術取丹挪如拾芥，截至十四日止，除丹麥全境在其控制下，挪威要地奧史陸、那維克、特隆亨、貝爾根、斯德文格、克利斯欣桑德均在其手中，有人指為德國戰略上之錯誤，然與其坐以待亡，不如挺而走險，希特勒過去是投機能手，現在已完完全全變作一個冒險者了。

這次歐戰結果，英法如獲勝利，若干呻吟畢命於鐵騎下之小國如捷克、波蘭、丹麥、挪威（甚至連奧國）都有起死回生之望；倘德國贖武主義成功，亡者已矣，即倖而偷息苟存如荷比、瑞士者亦終不免於引頸之一割。

慘莫慘於丹麥，去年五月與德國簽訂不侵犯條約，乃爲時未及一載，德國以『保護其中立』爲由而占領之。視條約爲兒戲，以保護爲飾詞，是今天德國的拿手好戲。本來丹德不侵犯條約是在侵犯狀態下的產物，當德國提議簽訂該約時，曾稱不接受即爲非友好之表示，丹麥始懼而從命。自今以往，恐無人對不侵犯條件再作任何估價，條約自條約，隨時可宣告廢止（如德國對波蘭，蘇聯對芬蘭）且無須多此一舉，美其名曰『保護』足矣。

據昨日電訊，英國已在加特蓋特海峽、斯克格爾拉克海峽、挪威貝爾根港以南及荷蘭德舒林港領海外敷設廣大之水雷網，藉以阻止德國由海道運兵往挪威。這是協約國對北歐作戰的另一封鎖計畫——軍事上之封鎖，使德軍之入挪威者孤懸一隅，然後以空海軍聚而殲之。此舉倘有成效，德軍僅能經由丹麥取道瑞典南部馬爾摩、希爾辛、哥德堡等港爲運兵北上之孔道，則瑞典之命運亦危。

英國以海軍爲法寶，德國則以空軍及潛水艇爲利器。希特勒既不甘坐以待亡，他何嘗不可再以閃電戰施於荷蘭而以該國西海岸爲空軍及潛艇之根據地，進而威脅英倫三島，如是則荷比之命運亦危。此外尚有德軍將侵入巴爾幹之說，則未免言之過早。德國在巴爾幹半島以羅馬尼亞爲其最大之對象，德軍侵羅必以匈牙利爲捷徑，匈牙利必予以拒絕。馬扎爾人（匈牙利主要民族）是堅忍頑強的

圖士，且德國爲保持對意及對蘇之友誼，並爲避免兵力之分散起見，此時似尙無席捲東南歐之勇氣。現在有餘力經營巴爾幹者莫如蘇聯，蓋德國無力兼顧，英法鞭長莫及，意大利則孤掌難鳴。上月莫洛托夫向蘇聯大會報告外交情況時宣稱蘇聯對羅馬尼亞占有比薩拉比亞始終未予承認，且稱羅國爲無法紀之國家，則蘇聯於適當時機投足於巴爾幹半島係題中應有之義。但觀於與芬蘭停戰議和一事，蘇聯在世界大騷動中已拔出『泥足』，又不像將有非常之舉。然無論如何，蘇聯對東南歐是不會漠然無動的。

至以美國而論，則以戰區擴大至北美邊線，其動向尤有注目之價值。自德軍長驅入挪以來，美國已作門羅主義推及格林蘭島及冰島之研討，且有不容德國一兵一卒侵入以上諸島之表示。美國對歐戰雖欲置身局外，究爲協約國的外援，羅斯福一再發表譴責侵略國之言論（對蘇芬戰事譴責蘇聯，昨又譴責德國對北歐兩國之侵略行爲）卽其明證。倘今後協約國形勢轉入不利階段，或蘇意加入德國方面，則美國爲維護本身權益及民主制起見，有起而救英法於危之可能；倘蘇意不加入，美國自無參戰之必要，戰時留爲協約國之外援，戰後將爲收拾殘局及重建和平之領導者。

## 歐洲中立國之煩惱

上次大戰時中立國較今次爲少，其商人營業甚盛，直至戰後不景氣之年才感受打擊。這次大戰只短短半年之久，中立國所受災害甚於交戰國。二月中旬挪威與瑞典發表戰後船隻之損失，計挪威損失三十二隻，總噸數十二萬二千噸，瑞典二十六隻，總噸數五萬二千噸；三月上旬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再發表總紀錄，船隻被擊沉者九十二隻，船員死者七百五十三人，加害者都是德國，且日在增加之中。其他中立國尙未發表這類的損失，據報端所載，大多數當爲荷蘭、希臘、丹麥等國。截至二月中旬止，中立國船隻損失總數爲三十萬七千零二十七噸。

船隻損失附帶產生了若干惡果，若干中立國不得已採取限制食物的方法，此外還得擯絕奢侈品。應付原料之匱乏。先說意大利，慕沙里尼命令該國軍人枕戈待命，所以對麵粉、汽油、牛油、食油及糖均有嚴格限制，茶與咖啡根本不能取得，現在只用代替品。過去意政府宣布節省汽油三個月，禁止私人汽車之行駛，現雖逾限已久，非有要公或要務仍不得乘坐私人汽車。上述各種限制同樣見之於匈牙利與瑞士，不過瑞士汽車階級除於星期日限制所走路程外，平日仍可馳騁自如。

南斯拉夫是產糧最富之國，食物未受限制，不過德國代表在該國要求將剩餘食物輸往德國。德南協定是以煤交換食物，但德國煤未能按時運到。保加利亞因所產食物及烟草不能獲致固定市場，不得已只好把這些東西交換德國的製成品，而這些製成品却往往非保國之所需。最近保政府甚至奪取自己的食糧來滿足德國，保國農民每星期有三天不許食肉。

截至現在止，羅馬尼亞尚能使德國向之要求食物不超過水準，所以羅人尚無枵腹之苦。但德國正強迫羅政府採取限制方法，以便將剩餘食物及油運往德國，卡洛爾王已允讓步。

西班牙工業及農業因受內戰影響不能如上次大戰時之坐享厚利。該國現在缺少咖啡、牛奶、牛油，甚至麵包亦感恐慌，常有全城二三日無麵包可買之事。內戰過程中及戰事終止後乳牛幾於全被宰食，人民無餘錢購買新家畜。西班牙所產橄欖與橘為歐洲市場之所需，現在園地或已毀壞，或則荒蕪，非經若干年未易恢復。

限制辦法已推及北歐。瑞典煤之一部是靠德國供給的，去年十二月德國煤運到瑞典的僅及其允許者五分之一，因之煤氣與電力價格上漲百分之十。本年一月瑞典國營煤業委員會限制用煤，僅供給平常所需者百分之十，有暖氣設備的公寓主人奉到命令，最高溫度限於六十五度，且每星期僅許供給

熱水兩天。當氣候嚴寒時，學校健身房及浴室均告停止。同時瑞典對於麥的來源亦感恐慌，鐵苗是瑞典的寶貝，鐵苗運往德國而德國未將一粒穀運來交換，因之瑞典不得不另從他處取麥，不得不以船隻冒險通過德國水雷和潛水艇的所在地。

各中立國中挪威船運死亡率最高。一方船運收入之損失，一方軍費反要增加，糖、咖啡與麵粉均受限制。凡收入在二百八十鎊以上者其所得稅徵收百分之五十，啤酒及煤油均有額外稅。

丹麥人口少，需要量無多，但人民自動每星期只許用糖兩磅，一月中一星期不用熱水藉以節省燃料。荷蘭人對於糖的限制更嚴，每十八日僅許用糖一磅。荷蘭為石油豐富之國，但須從海外殖民地運來，現已規定星期日不許乘坐汽車。比利時同樣感到油的缺少，比政府不願明白加以限制，却把價格提高一倍藉以減少消耗。

當丹麥及挪威未遭德軍蹂躪之前，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即已陷於蘇德夾攻及協約國「友誼壓迫」之下。瑞京 Trondheim 報云：「這地方漸被黑暗勢力籠罩了！」

挪威海上發生 Almark 事件之後，緊接着又有巴加達 (Bajada) 事件。巴加達是瑞典一城市，距芬蘭邊境僅六哩，居民三千，位於波的尼亞灣之北一百哩。一天早晨七架轟炸機盤旋於該城上空，擲

彈一百三十四顆，中有炸彈及燒夷彈，焚毀大廈六所，電話線因之中斷，街市炸成四十三個大窟窿，市民幸無死亡，受傷者僅兩人。瑞典政府準備諒解蘇聯飛機之誤認目標，但人民異常忿怒，瑞政府向蘇提出抗議，希望得一次道歉如本年年初蘇聯飛機誤襲瑞典 *Kallaks* 島，隨即道歉一樣，不料莫洛托夫否認蘇聯飛機師應負責任，瑞典人不禁大譁，所以瑞典志願兵之參加蘇芬戰事受了這事的鼓勵不少。

最後一次的努力企圖鞏固北歐之中立地位，丹麥外長門許博士、挪威外長哥德、瑞典外長賈特爾集會於哥本哈根之克利司欣斯堡宮（芬蘭已失中立地位故未參加），其時德國報紙即不斷向之宣傳，教以『怎樣做良好中立國』的方法如下：（一）停止到英國的船運，（二）脫離國聯，（三）堅守瑞典王最近所發布之中立宣言。

會議四小時半，議決贊同瑞典出頭來調停蘇芬之戰，且相機誘進德國與協約國之和平談判。他們更指示今後三國共同所採步驟，即（一）對交戰國採取一致行動，（二）反對破壞國際公法如 *Almark* 事件，（三）要求戰爭損失之賠償，（四）維持海上輪運。

## 保加利亞何去何從

二月中旬，蘇非亞（保加利亞首都）郊外有兩個穿得很厚的人踏雪而行，許多農民替他們割去阻着他們汽車的積雪。這兩人一個是保加利亞首相古賽伐諾夫（Georgi Kiosseivanoff），一個是土耳其外長薩拉格魯。那時蘇非亞車站停着東方特別快車等候着薩拉格魯登車回國，車中旅客都顯着焦灼難耐之色。

薩拉格魯是從伯爾格勒（南斯拉夫首都）路過此處。他在伯爾格勒和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希臘外長們開會討論穩定巴爾幹問題，他是這三國與保加利亞間的仲裁者。

他訪問保王波理士及首相，告訴他們巴爾幹各國對保加利亞業已改變態度。二十年來保加利亞爲巴爾幹之『失意者』，現在才被邀而與兄弟之國分庭抗禮。保加利亞不敢妄自菲薄，知道她在巴爾幹半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她想從羅希南三國收復失地。土耳其外長帶來的消息是這三國在巴爾幹公約國會議時所允許的，最多只能以若干小村鎮作爲讓步的標記，而歸還失地問題須俟二次歐戰後從長計議，這等於不兌現的遠期支票。



因薩拉格魯從中斡旋，古賽伐諾夫總理允許和各鄰邦進行商業談判，這是政治協定的先聲。

保加利亞之有今日，前王費迪南實尸其咎。費迪南有『狐狸』之稱，是個野心勃勃的國王，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後他取得許多領土，還感不足，又加入德國投身於上次大戰。後來德國戰敗，他被迫退位，幸能傳與其子波理士國王，但和約上把保加利亞領土削去了大部份。

費迪南逃往德國，與戈林將軍甚為投契，向德政府取得養老金。二次大戰爆發後，這位七七歲『老狐狸』自覺不妙，現已移居瑞士。當費迪南在位時，欲併吞南斯拉夫南部之馬其頓省，該省居民在語言習慣上各有南保兩國之一半，所以兩國都想養為己有。

馬其頓兩派演了幾代互相屠殺的慘劇。一九一八年主張擁護保加利亞之一派退往保國邊境，他們在這西南方大山岳區組織『馬其頓民族內層革命黨』，一方向南斯拉夫進攻殺了許多邊吏，一方威脅保政府，實行『鋤奸』手段，在蘇非亞大街上襲擊他們的敵人。

六年以前，波理士採取獨裁制，且以高壓手段對付革命黨人，他放棄對馬其頓省的要求，藉與南斯拉夫改善邦交。現在保加利亞所求者為：（一）多布魯甲，一片肥沃的農業區，居民均為保加利亞人，是羅馬尼亞於巴爾幹戰爭中奪去了的；（二）迪往愛琴海之走廊及斯雷斯（Thrace）之德狄加港（DeD-

aspects) 是希臘於上次大戰後奪去了的，希臘以由小亞細亞逃來的難民居留於此；(三)若干小領土於大戰後割予南斯拉夫的。

單獨保加利亞不能壓迫她的鄰國歸還這些失地。保國六百萬民衆雖爲堅忍善戰之士，但她是歐洲最窮的國家，過去費迪南國王窮兵黷武的政策，至今瘡痍未復。

但她可與觀覲巴爾幹半島的三大強之一攜手並進，就因爲這緣故，巴爾幹各國不得不伸手待其一握。慕沙里尼、希特勒和史太林都想增強他們在保加利亞的地位。

慕沙里尼的勢力打入皇宮，保后珍娜 (Joanna) 是意大利公主。希特勒和保加利亞的國家主義者始終保持密切關係，除收容前王費迪南之外，又讓馬其頓革命黨領袖米海洛夫以德國爲遁逃藪。保國經濟幾乎完全墜入德國手中，德國是她最大主顧，取其出口百分之七十五，主要爲麥與烟草，尙有特種產物如玫瑰油等。史太林勢力建築在保國貧農的心理上，若干貧農暗中都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俄國人與保加利亞人同文同種，保人不用翻譯可看俄國書，無論帝俄時代及赤俄時代，莫斯科的『長兄資格』在保國始終未衰落。十九世紀時，帝俄陸軍經由希卜加山隘 (Shipka Pass) 拯救保加利亞人於土耳其人之手，現在史太林展足於東歐，使保加利亞人閃着『又一次得救』的希望。國王波理士雖以

反共著稱，近亦新開了蘇保間直接航空線。

但是，芬蘭人之堅強抵抗及土耳其外長游說保京的結果，這情形顯有變遷。當薩拉格魯返抵土京後，土耳其表示她至少決不向德國低頭。伊斯丹堡新式船塢中向有德國工程師替土耳其海軍製造潛水艇，這船塢現已停廢，二十名德國工程師被遣回國。

## 德軍以奇計占領挪京

昨日（六月十日）挪威王哈根七世下令對德停戰，這是丹麥不戰而屈，荷蘭總司令下令停止抵抗，比利時王率部投降德國後的另一屈辱動作。

說來很可憐，六年來挪威人早知道二次大戰中他們將不免池魚之禍，德蘇是他們理想中的侵略國，而畏蘇甚於畏德。沿海漁人報告有若干神祕偵察機夜間出現於極北區域，並且投下照明彈，在北極荒原中芬蘭獵戶發現有一塊平坦的雪原上曾被外國利用為飛機根據地，並且留着兩個深而大的洞，顯示着曾有外國人在那裏架設無線電臺而以後移去了的。但是否蘇聯用以偵察挪威內地的飛機場，則無法予以證實。一九三七年有一個俄、芬、挪三族混血兒柏爾哥蘭（Eduard Belgonen）在挪京被捕，其罪名為私設電臺向蘇聯暗通消息。

這些事就是挪威人畏蘇最甚的原因。他們認為蘇聯覬覦那維克港，那是一個良港且有鐵路接通瑞典的鐵礦區；同樣注意產煤最富的斯比資白根（Spitzbergen），挪威與北極間的一羣荒島，屬於挪威，居民有俄國人三千，而挪威人僅有一千五百。

除蘇聯外挪威人最怕德國。一九三七年德國白倫堡上將乘三千噸游艇格利爾號遊遊挪威北部各港口，同行者約有官佐百人，都是由各機關抽派的，最注意的是有空軍人員在內。德政府假口於因「他們服務成績最優」予以一次旅行機會，以示鼓勵之意。

一九三七年底挪威名記者格蘭（Trygve Gron 挪威陸軍少校）旅行柏林時，德政府曾給他一種密件，是蘇聯侵略挪威的計畫書，據說是德國從莫斯科盜來的。同年挪外長科特教授到柏林時好像也接受了同樣密件，他在會見戈林後寫了一封長信回來，請挪政府在預算案內加列一筆不說明用途的費用（合英金一百萬鎊），因之挪軍備足一年之糧派往極北冰原，用以防範蘇聯。

當蘇聯用兵芬蘭時，挪威人暗想：『果然赤色威脅來了，』孰知他們中了德國調虎離山之計。德軍以閃電戰術施之於挪威時，兵微將寡的挪威正在聚精蓄神地防範蘇聯，那有拒虎拒狼的雙重勇氣。

德軍占領奧史陸之前還有一段國際間公開之秘密。四月五日晚德軍由丹麥秘密乘輪渡過斯下加拉克海峽時，挪京德使館大宴二百位挪威政治家、外交家、商界和社會聞人。宴會告終，放映『火的洗禮』以娛嘉賓，這是一張德國轟炸波蘭的影片，觀者爲之色變。放映後電燈再明時，德公使起立致詞，只有和平可使挪威免蹈波蘭之覆轍，聞者更爲吃驚。次日挪京有一度心驚肉跳的沉寂時期，傍晚英國在

那維克港外敷設水雷，德國運輸艦向挪京乘風破浪而來。四月九日上午一時半，挪京費俄德 (Fiord) 海軍根據地的挪威艦隊司令於好夢中被人喚醒，遞給他一張命令，那是偽造的外長科特的命令叫他不可向德艦開火，任聽他們的員兵登陸。

只有一艘挪艦未接到偽令，就是埋雷艇特利格伐孫號 (Olav Tryggvason)，該艦駛抵根據地修理，被傳達偽令者忽略了。當德國第一艦駛入時，挪威艦一一高掛降旗，只有特利格伐孫號奮然一擊，應聲而沉者有兩萬五千噸的德艦格尼孫納號 (Gneisenau) 和五千四百噸的愛姆登號 (Emden)。

那時德國陸戰隊已由輸運艦運到挪京外狹港，當地「挪奸」趕忙地把護城的地雷電線割斷，攜帶輕機關鎗的德軍未遇任何抵抗，德機在城市低飛，奧史陸遂在裏應外合之下，不鳴一鎗，被德國斐爾干霍斯特將軍 (Von Falkenhorst) 率領一千五百人占領了。

德國初以為挪威人亦將如丹麥之不戰而屈。當首相尼加德伏爾德 (Johannes Nygardsvold) 宣稱抵抗暴力且得有挪威王哈根同意時，德國便選定季士林上校 (Vidkun Quisling) 組織傀儡政府。此公行年五十有三，曾任慈善家南孫 (Fridtjof Nansen) 的助手，上夫大戰時任駐俄武官，對共產黨惡之如仇，一九三二年他在右派政府中任國防部長，曾自稱被共產黨施以暗害。當工黨政府成立時，他

下野組織法西司黨。他額前覆以一縷髮和希特勒一樣，可是他絕無呼風喚雨之能，不過因過去地位與陸軍高級層頗有接觸而已。

德軍剛跨進首都，季士林的黨羽馬上占領城中無線電臺，德國命之組織『人民政府』而以之為首相。他下令軍隊停止對德抵抗，不料他並無號召軍隊之力，德國把他一脚踢出去，另組所謂『行政委員會』，以奧史陸市參事克利司丹孫（Christensen）為委員長。

挪威王是英王喬治的長親，又是法國約瑟芬的後代，所以他雖下令停戰，仍逃往英國而在『國境外參加戰事』。

德軍侵入挪威之前，在丹京也演了一幕短促滑稽的戲劇，五十架飛機翱翔於哥本哈根之上空，希特勒以哀的美敦書限丹政府於一時答覆『屈服或被炸』。

上午三時，七十歲的丹麥外長門許（Dr Peter Munch）從床上起來，睡眼惺忪地接見德國駐丹公使芬克（Renthe Fink），馬上隨着他去見斯道林首相（Tharvald Stauning），三人又馬上合夥跑到愛馬林堡宮去見丹麥王克利斯欣十世。老王呆呆地看過哀的美敦書，閣員們一致勸他『一面抗議，一面屈服』。

他正在蹣脚嘆氣時，德公使說限期已滿了，老王不聲不響表示屈服。這離開李本特洛甫與丹麥簽訂不侵犯條約還不到一年。

爲避免刺激丹麥人起見，數小時後德國傳令把丹京交由丹麥警察管理，不許國社黨人無端滋擾。德軍可以一對一對地逛遊市街，他們看見了店窗內大批食物皆大歡喜。德政府命令他們對待丹人和藹而有禮貌。不過德國強把丹麥銀幣貶值一半（提高馬克價值），所以他們能以半價買到他們所喜的食物。

只隔四天就發表限制食糧的命令（禁止儲存三天以上的食糧），德軍食糧從此取給於丹麥。他們把五十磅丹麥奶油獻與希特勒慶祝其生辰，希氏忽然大發善心，把奶油施給柏林的窮人。

一九四〇，六，十二。



## 荷比被侵

去年九月之前，一般人預測二次歐戰將較上次爲慘烈，而時期則較短促。可是自九月至今年五月十日德軍侵犯荷比之前，雙方始則宣而不戰，繼則挪威戰事亦僅有小規模之接觸，看來戰局將持久，戰禍將蔓延，事實與預測者截然相反。

但自荷比受侵害，預測已漸與事實相接近了。本來德國無論在經濟及軍事上不能作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她所採爲攻勢，以在最短時間內摧毀協約國主力，威脅英法主要城市爲策略。爲實現這策略，荷比、盧森堡在地理上是雙方決戰地點，亦即德國必爭之地。德軍如佔領比利時、盧森堡即可繞過馬其諾防線以攻法國之北部，如佔領荷蘭可在荷蘭西海岸建立空軍根據地威脅英倫三島，並以潛艇封鎖英國海峽。

德國於佔領波蘭後，其第二步驟必爲轉旆西侵。去年十一月及本年一月德軍曾兩度集中荷比邊境，大有劍及屨及之意，旋因比軍嚴陣以待，荷蘭將決隄以阻機械化部隊之前進，德國陸軍將領不贊成冒險嘗試，復以美國副國務卿威爾士有歐洲之行，意在調停歐戰，張伯倫達拉第之徒未嘗不怦然心動，

希特勒亦未嘗不存一適可而止的心理。無如希特勒所望過奢，威爾士不得要領而去，那時荷比危機已間不容髮了；不料英國採取主動戰略，在挪威領海敷設水雷，將以切斷德國鐵的來源，德國不得已才把眼光移到斯干的那維亞半島，荷比賴以苟安。

自協約軍在挪威中部特隆亨失敗後，外間對德國今後作戰目標或進襲瑞典或遠圖巴爾幹半島都捉摸不定。我們應明白，蘇聯自與芬蘭成立和約以來，對歐戰不願涉及，倘德軍席捲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又豈蘇聯之利？德國為避免與蘇聯發生磨擦，其不敢染指瑞典是有其必然性的；同時巴爾幹半島亦為德意蘇三國角逐之場，德軍倘向該半島進攻，戰線拉長，兵力分散，不利一也，使友人投以疑懼之眼光，不利二也，迫土耳其參戰，不利三也；何況德國在該半島已佔有經濟優勢，在現階段之內無侵佔領土之必要；所以德軍回到『速戰速決』的策略，以荷比為決勝地點而施以大規模之突擊亦是有其必然性的。

據昨今電訊，德軍在荷比尚未得手，協約國援軍源源開入。不過這不能為西戰場遽作任何判斷，我們推想所及，今日已為雙方主力戰之開始，大規模及殘酷戰爭之開始，打破不戰不和及旁敲側擊的僵局，展開生死肉搏的熱鬧場面，而戰爭愈激烈，戰局始有達到解決階段之機會。倘德國能控制荷比，則意

大利參戰將實現，美國中立法殆難保持，日本攫取荷屬東印度有實現之可能，蘇俄在巴爾幹半島或不免採取局部行動。試爲分析於下：

第一，自英軍在挪威失利以來，意大利參戰之謠甚盛，見之於報章，宣之於要人之口，但我們懷疑這只是意大利外交上的攻勢，其實際行動之時機尙未成熟，其理由：（一）意大利在保持歐洲均勢，倘造成一個強大無比的德國，足爲意大利重大威脅；（二）意大利三面環海，隨時易受襲擊，雖在地中海保有若干軍略上優點，但該國一經參戰，其海上商業必陷停頓，而英法尙有繞道好望角之一途；（三）西班牙不爲所用；（四）倘意軍向南斯拉夫進攻，驍勇善戰的塞爾維亞民族將予以強烈之抵抗，其力量過於芬蘭之抗拒蘇聯，倘向希臘進攻，將迫使土耳其參戰，且英法在近東及東地中海之軍力殊不可侮；（五）意大利參戰將引起教廷、皇室及天主教徒之一致不滿；（六）意大利果欲參戰，必採取閃電戰略，初不必虛張聲勢，使英法早爲之防。

從這些論據上我們判斷意大利參戰尙非其時，她是利用英軍挫敗的機會向之討價，希望協約國予以重大之讓步。但該國所求過奢（如科西嘉、突尼斯、吉布第等問題），使英法迄無還價之餘地。法國自一九三五年賴伐爾內閣聯意政策失敗以來，（是年成立法意協定，法國以北非若干領土讓予意國，

不料意國不以爲德，反與德國進行所謂德意軸心政策。深知投肉飼虎之非計，歷屆內閣堅持『不讓寸土』之方針。這次協約國對德作戰，意國以『非交戰國』地位（非中立國）在經濟上可爲德國轉口而使英國封鎖政策形同虛設，在外交上爲德國張目，在軍事上牽制英法兵力，所以協約國抱『寧使意大利參戰，不願任其驕張爲幻』之決心，乃有商輪轉道及地中海要港集中軍艦之措置。

截至德軍侵犯荷比之日止，意大利已陷於不欲戰亦不得不戰之苦境。倘德軍在荷比得手，則意大利參戰之時機已至，這是我們的一種看法。

第二，美國以日蘇德意爲其假想敵是不容否認的。美國未參戰不是置身局外，她負有在太平洋監視日本行動的任務，不容不留有餘地。倘德國在西戰場佔有優勢，意國復從而投足於其間，那麼英法已到嚴重關頭，美國即不得不起而救人於危了。

第三，日本對華作戰雖已陷於泥淖，海軍派却未嘗不以『未立功』爲遺憾，對南太平洋及荷印早有躍躍欲試之意。日本對歐戰表示中立，其動機不外（一）被縛於中日戰事；（二）日蘇國防上之對立及思想上之衝突；（三）估計德國失敗之成份較多；（四）畏懼美國。倘德軍續獲勝利，即足以刺激日本趁火打劫的心理，惟美國未加入，日本或無此勇氣，美國即加入，其在太平洋之地位未見削弱，日本有無勇氣

亦不可知。

第四，蘇聯自停止對芬作戰以來，對歐戰確欲置身局外，但莫洛托夫曾明白指出羅馬尼亞於一九二〇年奪去比薩拉比亞之『非法』，那麼蘇聯相機收復失地亦吾人意料中事。

從相反的方面看，倘協約國在荷、比作戰能予德軍以致命之打擊，不獨戰局爲之改觀，中立小國將加強其抗德圖存的信念，即各大國之參戰心理亦必爲之減低。總之，西戰場是雙方交戰國生死肉搏的地點，無怪乎希特勒身臨前線，而以此爲其國運存危的關鍵了。

## 德國向荷比作閃電戰

五月九日晚希特勒赴柏林一家影戲院聽音樂片，戈林和郭培爾却去參觀 *Coyour* 一劇的初次表演。這劇本是從前慕沙里尼做報館記者時與另一人合編的，慕氏應允將該劇表演第一夜他應得的版稅之全部及以後續演時版稅之一半捐贈德國紅十字會。那天戈林到得較遲，燦然制服引起觀眾注目。

只隔數小時，即五月十日黎明前，西歐舞臺上表演着驚心奪魄的大武劇，該劇排演者足足準備了七年工夫。德軍突向盧森堡、比利時、荷蘭進擊，希特勒慷慨誓師說道：『西線將士們，決定未來德國命運的戰爭已臨頭了！三百年來英法統治者阻止歐洲任何真實諒解，要使德國滯留於衰弱與無能，為達這目的，單是法國過去二百年中與德國作戰三十一次，她們攻擊的對象是德國全體民衆，她們的負責者公開地說其目的是將德國割裂為若干小國，剝奪國社黨政權，而這政權是使德國人有自覓生存之機會的。爲了這，我的和平建議被拒絕，她們向德國宣戰……德國人民對英法人民並無敵意，但是德國人正處於生死存亡關頭……西線將士們，你們的時候到了，戰事今天開始，德國千載命運決於這一仗！』

希特勒以『德國第一兵』資格於五月十日馳赴西線。朝曦未上，機械化部隊向指定地點開去，數千飛行員和降傘隊兵午夜被人喚醒，百萬大軍整裝待發，直到最後之俄頃，只有德國參謀部最高級人員才知道德軍出發的確實方向。

那時朝霞煥映下的法、比、荷的天空倏地發現千餘鐵鳥尋覓它們的目標，其擲彈之準確德人誇稱世界無出其右；隨後地面上高射炮聲隆隆振耳。它們最大目標為飛機場、無線電塔、火車站、重要公路及橋梁。那時警報聲由法國中部里昂城直到英國北海岸各城市。

早餐時比利時王利沃坡發出迎戰命令。荷蘭女王威廉密拿早已準備放棄東北角一片孤懸之地，命陸軍一面沿伊塞爾河及賣士河西岸抵抗，一面決堤放水進來。十日上午十時許，據報德軍集中東境者四十師，後備隊尚有六十師，第一支由愛姆登（Emden）渡愛姆斯河（Ems R.）向荷蘭得爾夫齊耳（Delfzijl）進發，其目的地為哥羅尼根（Groningen）與須德海大堤岸，後者為伊塞爾河水閘所在地，第二支目的是衝破伊塞爾河首道防線即索爾（Zwolle）與德文特（Deventer）兩城，第三支精兵進攻該防線的根據地安亨城（Arnhem），同時側擊賣士河防線之溫羅（Venlo）與魯爾蒙得（Roermond）兩城。

德國裝甲火車被荷軍擊毀四輛，其中一輛在溫羅橋上炸毀，車中人無一倖免。荷軍一面炸毀橋梁，一面放通電流（繫於樹枝上的電線）使地雷及水雷一齊迸發。據聞德軍有橡皮艇十八萬五千隻，他們用這種艇渡河及越過運河時，荷軍彈發如雨，但德軍密集衝鋒，一點兒不畏怯，若干德機低飛替他們轟開一條血路。

在比利時之一線德軍突入馬司特利特（Maastricht）、哲美尼克（Gemmenich）、馬爾麥的（Malmédy）及盧森堡（該國女大公夏洛特早已飛往法國）直趨亞倫（Arlon）與紐佛查多（Neufchateau），聲勢更爲浩大。同時法邊西耳克（Sierck）對面的摩塞爾河（Moselle R.）有德軍一師直撲馬其洛防線。由摩塞爾河以南直至瑞士邊境（瑞士動員五十二萬五千人）却是死一般靜寂。

德國轟炸機及降傘隊之表演，證明他們要以安亨、溫羅兩城爲起點向西海岸長驅直入，將荷蘭截爲兩片，然後佔領西蘭羣島，縮短對英國的飛程，並且循海岸而南截斷英法的交通線。

向比利時及盧森堡進攻之一路，其目的在於攻下比利時列日炮臺網及亞登（Ardennes），然後與進攻荷蘭的軍隊會師，採取舒利芬（Schlieffen）戰略，由北方直取巴黎，將法軍封鎖在東境。

爲求兩計畫之實現，德軍在敵人後方有意想不到的活動。當蘇芬戰爭時，紅軍降傘隊未見奏功，德



軍降傘隊在挪威作戰時雖然顯過威風，但還不及在荷蘭之得心應手。德國學了蘇聯這一套，可是徒兒比老師高明，這由於他們顧慮更周密的緣故，每一名傘兵預備好糧食及武器，能人自爲戰，每一名都奉到任務上細微節目的命令及任務上必需服裝。

這完全像一幕戲劇，看了現代戰史之一頁，用不着再看『雙包案』或『西遊記』上的真行者假行者。德國降傘兵灰綠色大衣和荷軍制服簡直一模一樣，還有着普通服裝或喬裝農夫、老牧師或女教士的，他們隨身法寶爲自動鎗、輕機關鎗、手榴彈及爆炸物，能摺的腳踏車、輕便無線電機，到一處把一處的情報打回去。

爲什麼徒兒比老師高明呢？紅軍降傘隊由高處冉冉而下，芬軍抬頭一看，這正是他們最好的靶子，來一個打一個，來十個殺五雙，殺個片甲不留。德國人看在眼裏，便想出從距地六百呎才張開降落傘的辦法，一下子跳到地面，使守軍措手不及。他們還怕不安全，飛機躲在山後或有掩蔽的地方先把守軍打走，再放傘兵下去。另一種神乎其技的辦法是從黑夜中降下。

蔡松坡打洪憲軍的時候子彈比北軍少，他們消耗敵人工子彈的方法是製造大批紙人草馬，在月色朦朧迷下放在山腰裏，再派幾名兵士放幾下冷鎗，逗得北軍沒命的向紙人草馬放射不已，一面都驚訝着

那有打不死的南蠻子？到天明才知道上了那個『寶古老』的大當（蔡爲湖南寶慶人）。希特勒也有『寶古老』這套本領，他把假兵和假鎗拋下去，引得守兵紛集，他却把真人真鎗拋在另一處，這叫調虎離山之計。

荷蘭人在幾個被捉到的德國傘兵身上搜出命令，是說他們落地後將有第五縱隊前來領導他們怎樣工作。有一傘兵降落於美使館花園中，使館不知怎樣發落。希特勒常常吹牛，說『有新武器尙未使用』，恐怕那只是『空城計』，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才是德國的新武器。

降傘兵最驚人的動作是在荷蘭後方鹿特丹降落下來，於佔領左岸瓦爾哈芬（Walhaven）飛機場之後向右岸交易所及火車站進攻，荷軍奮力迎擊，把他們驅回左岸。十一日上午英國皇家轟炸機向瓦爾哈芬飛機場投彈，毀德機二十架，荷軍乘勢奪回該地，是役荷軍陣亡者千人，同時肅清了多得勒克（Dordrecht）附近的德軍，該地爲船運中心，且有鐵路與比利時相通。

當德軍佔領挪京與史陸時，在裏應外合之情勢下，不費吹灰之力，現在對鹿特丹也作同一想法，想不血刃取得一座完好無缺的大城。不料荷軍抵抗甚力，且將德國內線（即德國國社黨員與荷人之親德者）一網打盡，所以德國不得不咬緊牙關，續派隊伍將飛機場奪回，而將鹿特丹付之一炬。

同時海牙方面德國飛將軍從天而下，準備把女王威廉密拿及全體閣員生擒過來，那麼只要強迫女王下一道懿旨，荷軍即可不戰而屈了。不料女王脚步很快，先把她的女兒（裘麗安娜公主）女婿（柏拉特親王）和外孫女兒送往倫敦，隨後她自己和內閣都搬到倫敦來。

當德軍侵入荷比一小時半以後，英法飛機立即飛往荷比上空阻止德軍之進展，一面轟炸來因區及愛森城（Essen）魯爾區製鋼中心，用以報復德機向法國工業區之侵害。

協約軍趕忙充實賣士河及伊塞爾河新防線，在天空有戰鬪機，地面有高射炮之掩護下，沿比利時邊境出發，法軍第九軍開往亞登山區，在德軍未到之前進抵盧森堡附近之亞倫城，英國遠征軍二十萬集中於法國北部三李里河（Sambre R.）附近一帶，向列日及亞爾培運河出發，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他們的先遣隊就接到比利時女人的獻花。法軍第一軍亦開抵亞爾培運河，第七軍機械化部隊由佛蘭德斯（Flanders）公路經安特衛普（Antwerp）直趨荷蘭之布勒達城（Breda），行軍速度超過了預定計畫。

以掃雷艇為前導，英國驅逐艦兩艘及法艦一艘很快的趕到佛拉欣（Flushing），後面隨着運輸艦。十日晚英國工程師四百人到達阿姆斯特丹，十二日晚英軍到荷蘭有二萬人駐於西蘭羣島，法國第三

軍由海道運抵鹿特丹。

但是這點點兵力是不夠應付的，十二日伊塞爾防線被德軍突破，荷軍退守格里比防線（Grebbe），翌晨格里比防線亦告不守，德軍直趨鹿特丹，將荷蘭切成兩片。

同時比利時戰况亦告不利，列日區一個最新最堅固的伊麥爾炮臺（Eben Emael）驟然陷落，據說這是德軍使用『神祕武器』之所致，因之亞爾培運河有三道橋落於德人之手。協約軍尚未到達外圍防線時，德軍早由這裏衝殺過來，那時比軍二十四師、協約軍十九師共同應付德國前後方大兵一百師，確有寡不敵衆之勢。德軍鐵甲車隊衝過列日區即可威脅比京及安特衛普。德國在科布林司（Coblentz）萊因區之一城市）早已集中了機械化部隊五師爲進攻亞倫及隆威（Longwy）之用，他們進兵更爲神速，所以聯軍統帥甘茂林將軍後來一退退至那穆爾（Namur）及安特衛普之線，再退退至塞營與鄧扣克之線，而比利時王下令降德。

這次戰爭德國處處採取主動地位，算定何時下手，沒有一分鐘猶豫和耽擱。她缺少戰爭原料，預計今年收成不佳，一切都促使她『速戰速決』。而協約國之一面事前無準備，臨事無決心，畏首畏尾，爾虞我詐，因挪威之失敗而內部意見紛歧，威信一落千丈，這些弱點很容易被德國抓住而決不放鬆一步。比

王之降德是協約軍致命的打擊，然而比王早就是個無決斷而個性極強的人，他的動作多少是可以預料得到的。現在把德軍侵比的過程補述一下。

五月十日上午七時德國駐比大使施文德 (Herr Vicco Karl Von Bulow Schwante) 拜訪比外長斯巴克 (Spaak) 面遞『德國保護比利時中立』的一張通牒，他說希特勒完全是一片善意，不讓英法軍侵入比利時境內。斯巴克簡單的說，我們的回答是一個『否』字。德大使鞠躬而退。

斯巴克報告比埃洛特首相 (Pierlot) 後，半夜一時內閣舉行會議，隨即以內閣決議面奏比王，比王於黎明前宣布自任比利時最高統帥。實則比政府前一夕即知德軍由杜賽爾多夫、科龍、亞琛出發，假道荷蘭林堡省向列日炮台網進攻，另一支由特里夫假道盧森堡向亞倫和紐佛查多進攻。十日晨五點二十分德機百架飛比京轟炸，首次犧牲者四十一人，傷八十二人。

清晨五時半德軍首批入境，地點是哲美尼克，先之以飛機狂炸，繼之以機械化部隊源源開入。一九一四年比利時倉卒應戰時僅有六師步兵及一師騎兵共十二萬人，其主要防線為基特河 (Gette R.)，用以防衛比京，這次該國有常備軍十七萬，包括騎兵兩師、機械化部隊一隊、炮台守軍二萬五千人、森林游擊隊一師，另有受訓後備軍四十八萬，其中十三萬人鎗支齊全。上次作戰時是濠塹戰，這次代以寬約

二百五十呎的亞爾培運河，自列日之西北至安特衛普，內圍設有水泥防舍及機關鎗巢，並有偵察對岸敵軍行動的瞭望線，坦克車陷阱，地雷線及障礙物種種。

由列日沿賈斯河西行到那穆爾，及列日之南經過若干山地到森林掩蔽的亞登山區都有一串的堅硬堡壘，由安特衛普經魯文（Louvain）至那穆爾亦於最近半年間趕築了一條新堡壘線，這些證明比利時兵力之強大，防務之堅固，都遠過第一次大戰初發動的時期。

一九一四年比王亞爾培於抵抗十二日之後由列日退出，四日後比京布魯舍爾陷落，比政府遷往安特衛普，在該地支持了六十七天。德軍轉旆南征時，比軍乘機擾亂後方，這才激怒了德軍回頭來先肅清比軍再說，這樣使德軍對法作戰遷延了若干時日。上次大戰時協約軍於十七日之後才開到比境，而這次只有一小時半，從這裏證明德軍作戰力之強大亦遠過於上次大戰。

德國進攻假口於比利時代英法偵察德國軍情，協約軍援助比利時是事前計畫好的，比利時所有炮台及防務均以德國為其對象，而對法之一面則門戶洞開；去年十月比政府動員二十一師其中十四師駐防東線，後來協約軍大量集中比國南境直至海岸線時比政府對之並未採取緊急措置，比德邊境比利時市長們早奉密令為協約軍籌備兵房，允許英法工程師為之布置炮位，只要一紙命令，比利時公

路、火車、電車及各種車輛即置於協約軍控制之下。

這些都不是假話。不過拆穿來說，比利時怕的是德國侵略，不怕協約國侵略他們。一九三六年比王宣布中立，解除了對英法的同盟關係，是怕戰事發動時英法把她拉了進去。她是絕對擁護和平的，二次大戰發動後比王不斷地爲和平努力，且與協約國並未舉行任何正式談話，藉以避免刺激德國。不過比利時與英法有一默契，即德軍衝入比境時允許協約軍入境共同作戰。

一九一五年比王年甫十四歲時，曾在父王戰壕中服務六個月。一九一九年隨父王亞爾培遊遊美國、巴西及埃及等處，他到過比屬剛果做了一次詳細的調查表，又往荷屬東印度考察殖民地行政法。他善操弗勒明語（比利時有兩種民族，弗勒明係其中之一族）說得與法語一樣流利。

他鑒於歐洲戰爭危機以經濟問題爲其癥結，所以過去選任經濟學者齊蘭爲首相，一面與奧史陸公約國維持自由通商制度。他想以經濟合作消弭戰禍，曾邀請美國召集「世界經濟會議」，不幸未能實現，去年秋天他訪問荷蘭女王想斡旋歐局亦無效果。

他是個飽經憂患的人，一九三四年父王墮崖而死，隔一年妻子乘汽車時觸樹而死。他今年雖祇三十八歲，所受刺激却比任何人爲多。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同情於教皇庇護十二的和平運動。他的

姊姊嫁給意太子恩伯脫親王，所以他又與軸心國有着相當淵源。總之，他過去不失爲英明之主，個性極強，非左右所能動。這次降德，雖在歷史上留着不好的痕跡，也許他明知事不可爲，也許鑒於協約國「以鄰爲壑」的用心多於「從井救人」的勇氣，且待歷史家判斷其功罪吧。

一九四〇，七，三。



##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

一個美國人在數月中旅行歐洲各地，在特爾夕爾文尼亞一個富農家作了一星期的客，這裏從前是匈牙利有名的沃壤，後來被羅馬尼亞奪去了的。他的東道主向他道歉說：『一年之前你若光降此地，我一定得備車恭迎。但現在所有汽車被軍隊徵調一空，連我農田中貨車及曳引車都被拉去，他們叫我們用手車代替。壯丁均已入伍，剩下老年人種田，還有女人、跛者、小孩們幫助着。這樣看，也許明年我們找不着吃的。』

此地之北爲紅軍防線，掘有長達數哩的壕溝在一片麥田之中。後來經過布柯維拉（Bukovina）山岳地帶，德國所需糧食規定有百分之十二取自羅馬尼亞，可是羅波間一道單軌鐵路不斷運油往德國，那有運糧食的工夫。

再說羅馬尼亞有波蘭難民十萬，雖說限制他們的食物，每天也得消耗好幾噸食糧。現在羅國處於三面受敵的險境，動員陸軍約達二百萬，這些都是耗糧者而非產糧者。不獨羅馬尼亞，即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臘和保加利亞各國也在同一狀態中，兵士枕戈待命，坐視田園之荒蕪而無救濟之法。

意大利現正密切注視這問題。該國土地僅有百分之二十可以耕種，其取自殖民地者為數極少，她所仰給於巴爾幹的食物現在幾乎全被交戰國取去。在一星期之中該國食物價格飛漲百分之十，政府取締囤糧，截至二月止捕獲違反禁令者三萬三千人。

西班牙情形更壞。一年前內戰時雙方軍隊把全國橄欖園和橘園都踏平了，所有家畜都宰殺光了，現在以任何高價買不到一隻母牛、母羊，到處村莊中常有數日看不見麵包和牛奶。

匈牙利去年收成不好，二月間又逃來波蘭難民十萬，刻正限制麵包產量，每星期限制兩天不許吃肉。該國原為農業國，現有一百萬人被召入伍，其中大部為農夫。荷蘭與比利時武裝者有一百五十萬，看上去更無希望。

從前交戰國以不交戰之鄰國為其食糧之來源，現在中立國也得集中隊伍，自顧不暇，那有餘力供給別人？各方受着戰爭的威脅，只好把平時需要擄在一旁，盡其所有去擴充具有破壞性的軍備，中立國壯丁都做了武裝消耗者。

德國於七年之前組織大規模的「食糧陣線」這項運動進展到最高峯，使德國食糧有百分之八十可以自給。但這次大戰把這個百分數逐漸減少。當對波作戰之前三日，德方公布尚有存糧八百六十

萬噸，但德國平日需要每年達二千五百萬噸。

天時給德國很大打擊，去冬爲十年來最惡劣之一。降霜過多損壞了菜蔬之大部份，留待缺糧時應用的罐頭食物已經發給了兵士。波蘭爲產糧之區，因受戰火洗禮，現在剩下的是數百萬噸待哺的波蘭人。戰爭把產魚地帶封鎖了，阿根廷爲德國大麥的來源也被封鎖了，德國唯一希望爲巴爾幹，然而巴爾幹農穀於野，這希望微乎其微。

蘇聯爲世界最大產麥之國，然而俄國荒年的紀錄常列世界第三，即居印度、中國之後。去冬已發現洋山芋和牛奶的缺少，本年年初即有消息傳出，蘇聯糧食之缺少爲一九三二——三三年以來僅見之一次，農人集中城市，這是凶年預兆。警察奉令檢查火車乘客，禁止糧食從城市中運出。

英法像德國一樣爲工業國，這三國以法國爲差強人意，其大部食物取之於本土，對食糧並未加以限制。直至本年一月才宣布每星期停止肉食一次，三月才發行『領糧券』，現有二十萬西班牙難民和十萬德國難民分去他們的食物。今春播種之前，發現法國女人派往軍火廠工作，農田乏人照料，才決定由殖民地抽調七萬農工來，然而他們的工作效率很低，除自種自食之外，所餘恐亦無幾。

英國對糧食問題老不在意，直到勞合喬治大聲疾呼道：『可怕的飢餓已在地平線上湧現了！我們

的食物有百分之六十來自海外。現在與一九一八年爲比，我們多長着五百萬要吃東西的嘴巴，而船運則減少一百萬噸。與一九一四年作戰初期之六個月作比，敵人擊沉我們的船隻增加一倍。英國每一男子、每一女子、每一畝田都要努力才能度過英國空前的難關。『他登高一呼，英國有三百萬英畝的貴族園林都變成了耕地。』

戰爭開始之四個月，英國商品價上漲百分之二十八，較一九一四年水準高過百分之七十。到本年二月，英國才有肉、奶油、糖的限制。一九三八年英國食物中有百分之十二（大半爲乳製品及鹹肉）來自丹麥及挪威，現已完全斷絕。

全歐武裝者共有三千萬，供給一個武裝者的糧食、衣服、軍火，需要兩個人二十四小時的工作，這是說，有九千萬壯丁在戰時不能生產其它的東西。現在歐洲已有益千累萬的人排隊領取麵包，假使再打下去，打得更激烈，將來打不死的也得餓死。

戰後情形如何，是社會革命，是經濟蕭條？真令人不寒而慄。

一九四〇，六，二十一。

## 波蘭亡國淚

波蘭自去年九月被征服後，消息沉沉。最近有波蘭難民由匈牙利、羅馬尼亞、和立陶宛轉逃到紐約，才帶來點亡國後的生活狀況。

被德國併入版圖的波蘭西部人民是道地的波蘭人，而希特勒則稱該地在歷史上是屬於德國的，所以他想攆出波蘭人，讓德國人有插足之地。所有工廠、商店、旅舍、餐館及私人財產均撥歸德國人。去年初冬鎗斃一張長名單都是些著名商人及職業者。隨後用武力把全村全鎮騰空，讓由波羅的海移歸的大量德人居住。

同時德政府強迫德國本部若干家庭移住這些新征服的城市，他們一方沒收波人產業，一方售與遷往該地的德人以補助他們的戰費。一位波蘭大學教授夫人接到德國暗警「限於半小時內遷出」的通知，次晨她回來拿她小孩們的衣服，她向開門的「新屋主」德國婦人陪著小心說：「這裏一切東西本來都是我的。」德國婦人告訴她：「我們在柏林備價買來。」她低聲說：「可是我們却不曾拿到一文錢。」德國婦人不禁一掬同情之淚說：「這個我們却不知道，好吧，你進來取你所要的東西。」

仍舊留居作俎上肉的波蘭人禁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兒童無波蘭學校可入，牧師講道時也只許說德國話。他們覺得希特勒想把他們趕到半獨立的一部份，這部份波蘭現名為『大政府』，是德國和蘇聯當中的緩衝國。

『大政府』轄境下的波蘭人較能安居樂業，未逃亡的地主們祇要繳納生產百分之幾就能平安無事，但官方認為不滿意時另派一位德國經紀人跑來管業而給地主們以極小租金。

德政府為預防饑荒，給『大政府』轄境下農人充分的種子，城市倉庫貯藏皆滿。但波蘭人在德國人未滿意之前不許購糧，他們大部以蔬菜及麵粉度日。有人從鄉下帶來點臘腸贈給住在克勒科的一戶人家，全家吃了都害病，理由是他們自聖誕節後無人吃過肉食，消化器簡直地難於接受了。白糖無處可買，藥品尤為珍貴，清潔談何容易，肥皂一塊值美金二元，縫補難如登天，洋線一捲值美金一元，鞋每雙六十元，現在大家只好穿木屐走路。

銀行中有存款的波蘭人每星期只許提十元，銀行營業僅一二小時，後至者只好每天跑來碰運氣。波蘭人商業交易大部份在報上（德人在波蘭發行的報紙）後幅登廣告，上面都是些『某人願以祖遺良產交換食物或山芋等。』

德人移走了波蘭名畫、繡帳、教堂飾物、古書底稿及實驗室儀器等，同時還吸收了波蘭最重要資源——勞工，他們拉攏裝入卡車運往德國強迫工作，未拉走的勞工須往德國在波蘭「新組織」中服務或到森林區（自然是德人開發的）工作。

占領區全部在暗警控制下，原有波蘭警察已投降新主人做點輔助工作，波蘭人倘敢傷害波籍警察，德國暗警認爲「打狗欺主」將予以懲治，暗警們穿房入室，有值錢的東西常被他們拿走。

波蘭人是次等公民，對頭等公民必須脫帽致敬。公共場所讓頭等公民先走，次等公民晚間通行證由暗警發給限於夜八時止。猶太人也是次等公民，杜白林有一塊鐵絲網圍地約三四百方哩，內有新造簡陋房屋，各地猶太人被逐集中到這裏來，名之曰「猶太鎮」，即德國軍人亦不許往。該鎮不通郵件。猶太人袖端均有標記。以波蘭人與猶太人比，猶有上下床之別，波蘭人強迫服務期半年，猶太人則爲兩年。波蘭人未得德國婚姻局許可不許結婚，洗禮和塗油禮一概禁止，星期日許集會一次，但華沙人可得兩次禮拜。一位牧師勸告他的聽衆要「勇敢」因而被捕，所以現在很少演講，教堂在平常日期僅許於上午七時前開放三小時。

波蘭人因死亡及遷徙較之未淪陷前已減少四百萬人。德政府宣稱波蘭尙有一千八百萬，至少尙

須減少一千五百萬。離鄉別井的波蘭人必須向德國暗警辦事處領取通行證，經過若干次盤查，手續極爲麻煩，但證書往往可以領到，而一經離開德屬波蘭後從此永不許其返國，離開時許帶手提箱一口，但不得攜帶首飾，卽結婚戒指及金鑲邊亦在禁止之列。

沿蘇聯的新界線有德軍兩師駐守，該地波蘭人可得比較公平的待遇，因該地由軍隊管轄，不受暗探控制。自法國屈膝後德國在波蘭更無所顧忌，不過波蘭人相信終有獲得自由之日。

一九四〇，十一，十。



## 德意文化政策之驚人進展

德國青年運動領袖希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曾規定世界宣傳基本原則如下：『効忠於希特勒便是効忠於德國，効忠於德國便是効忠於上帝。』這詞句顯然證明希特勒不僅要抓住壯年的海外德僑，尤其注重下一代幼童，單就南北美洲論，德意兩國所設學校吸收了幼童約有五十萬。

這些學校方針是一貫的。數月以前一位阿根廷教育視察員巡視該管區一所學校，看見除本校外附近有一所房屋像是附屬於該校的，校長指出那是官廳准予備案的德國學校。他說：『有些小學生要在兩校上課。』視察員走進德國學校見了巨幅卍字旗和高高供着的希特勒巨幅半身相，不禁咄咄稱奇。

次日他召集德國學校學生訓話，那些學生一個個都像啞子。有一阿根廷教師向他說：『除非你向他們說德國話，他們永不開口。』恰好視察員懂得德文，便問：『誰是世界上最偉大人物？』學生們馬上莊嚴地行了一個國社黨禮，一齊答道：『希特勒。』視察員問：『你們怎樣尊敬他呢？』學生們毫不遲疑地回答：『希特勒萬歲！』

這所德國學校不過是課餘補習學校，那些小學生在正式學校所讀的完全在課餘學校推翻了。他們對阿根廷歷史一無所知。這不過新大陸數萬德意學校中的一個。

巴西有一千五百個這種學校，單是極南省 (Rio Grande do Sul) 有德國學校教員三千人。墨西哥、薩爾瓦多、哥斯特尼加、智利等國都布滿了這類教育機關，管理者都是德意兩國法西司組織中人。他們甚至透入美國和加拉大。

在美國，除開這類學校之外，『美德聯誼會』設有練習場十餘處，有二萬五千青年受操演、開鎗、擲手榴彈種種訓練，約有五十餘萬人參加過該會田徑賽、遊戲、野宴及其他活動。

國社黨勞工陣線李博士 (Dr. Robert Ley) 說：『兒童剛有思想之始授以旗一面，此後即令之加入學校、希特勒幼年團、暴風隊及軍事訓練等。我們不能放任他們有自由機會，直至他們入墳墓時止。』住在外國的德僑子弟其教育尚包含另一觀念，他們生於異邦，即以異邦言語向異邦人士作國社黨宣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德報 Voelkischer Beobachter 云：『外國德籍教員的工作不僅感化德國兒童使爲國社黨之一員，同時應使外國青年爲國社主義之良友。』

海外德意學校所用書籍都是在柏林和羅馬印行的，大部免費供給，那就是國社黨推廣海外文化

的策略。當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加拿大所屬季青萊、多蘭陀、蒙特里爾及其它各城市德國學校中的小學課本自首頁至尾頁都是國社黨的真性宣傳文字，其中有云：『此為自然之理，青年長大後其思想與感覺均應與德國人無異。以國社黨精神教育其子女為父母最大之職責。』又云：『我們為祖國及先烈而生存，我是一個德國兒童。』

卍字旗、國社黨行禮姿式、暴風隊服裝等等在這種課本上印得都非常鮮明。在加拿大，意大利學校比德國學校多，其辦法如出一轍。意大利學校常假裝為天主教學校以便借用他校校址，那些學校的當局都不曾注意到他們是在推行着法西司教育。這種學校大半供給學生的用品，其教育與本國（駐在國）標準課程截然不同。溫特莎一處有意僑二萬五千人，其中入學子弟一千八百餘人。

意大利學校（在外國的）直隸於意政府外交部，其中雖有外國（非意人）學生，同樣領取意政府的津貼。教科書是公開的法西司宣傳品，例如第一冊第四十四頁繪有一黑衫兒童向意大利國旗行禮，上端大字註明『所有兒童聯合起來向國旗行禮，表示不忘祖國。』下端又寫道：『上帝幫助我國，不論現在和將來。上帝啊，請你幫助我成爲一個優良的意大利人。』第二冊第九十頁云：『首相慕沙里尼領意大利走上莊嚴大道。』

第三冊第一黑衫青年宣稱：『將來我長大了要和我父親一樣爲祖國而戰，必能獲致勝利；我將奪取敵人的旗幟，俘獲他們，將來得着許多勳章。』第四冊云：『學校和母親一樣，張開她的臂，以祖國名義叫你慶祝羅馬進軍。』這些書本上隨處寫着：『必需把法西斯主義變成生活方式，勝利是創造歷史的不二法門。』

加拿大各處都有這類學校的入學兒童，他們有些生於非黨員之家，也有生於反黨的家庭中的，那麼黨政府怎能抓住他們呢？試以一事爲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加拿大德僑報載有命令如下：『德僑總會會員必需強迫子弟進德國學校，使之學習德語及德國歷史。德國學校教員必需由國社黨員擔任，這些子弟必需加入德僑總會所組設的青年團。』

假使德僑不服從祖國政府命令，他們在祖國的親屬將受意外懲罰，這是法西斯政府慣用的威脅手段。近數年來法西斯海外教育事業蒸蒸日上，多蘭陀已成立所謂『加拿大法西斯青年運動總部』。大戰開始後意政府對此更爲努力。現在加拿大政府已下令禁止此項活動，不過在美洲二十一個共和國裏他們却未受拘束，仍可大吹大擂地做下去。

## 意大利參戰

慕沙里尼參戰之目的，第一爲領土慾，第二爲領土慾，第三仍爲領土慾。無的國家向有的國家算賬，窮人向富翁強討惡索，侵略者向持盈保泰者進攻，已由慕氏站在威尼士宮陽台上一口道破。

侵略者往往把無理說得有理，這樣坦白的演說還是僅見。不過他還揭不破僞善者的假面具，他說『法西司有一道德觀念，即交朋友交到底。』記得意阿之戰初起時，慕氏以解放阿比西尼亞民族（廢除蓄奴制）自命，當時有一笑話：倘阿比西尼亞人殺到羅馬來，將以解放四千萬無自由受壓迫的意大利民族爲言。我們不能說慕氏不忠於國家，但不忠於友人是百口莫辯的，意大利是個最難爲友之國，慕氏也是個『不甚够朋友』的好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意大利向德奧同盟國說聲『少陪』加入了協約國，一九一八年以戰勝國地位對威爾遜十四原則及凡爾賽和約備致責難，一九三四年因德奧合併問題幾與希特勒兵戎相見，一九三六年在斯特萊薩陣線（英法意聯合陣線）中抽腿而加入所謂『德意軸心』，以斯人而有斯語，本免不類不倫。

不過事實上英法應負相當責任，過去英法外交政策之不一致實爲今日禍亂之媒介。當德國宣布

整軍時英國怒於目而喜於心（欲其東進征俄，且用以在歐陸牽制法國），法國則欲聯意以制德；當意大利用兵東非時，英國向國聯首倡對意制裁案，法國又從而阻撓之。因英法之兩賢相厄，乃有德意之同惡相濟，鮑爾溫、西門、賀爾、賴伐爾、佛蘭亭之徒在位，軸心伴侶彈冠相慶，繼之以張伯倫、達拉第無大刀闢斧之才，無當機立斷之勇氣，於是乎侵略者之勢熾沛然莫之能禦，保守者由犧牲弱小進而禍延本身矣。

從去年八月德波走廊之爭到本年六月十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戰止，意大利態度一變再變，可分為三個階級：其第一階段誠如慕氏所謂『盡力防止歐洲之狂瀾，但一切努力均告失敗』；第二階段以『非交戰國』自居，第三階段逼上梁山以一戰求取該國『海上之出路』。

第一階段為取巧時期，意大利國力及其所處地位，利於聯合德國向『富翁』作外交攻勢，而不利於真刀真鎗，因戰爭之結果，無論孰勝孰敗均非意大利之福。英法勝則該國所謂『天然願望』將永遠擱在一旁，德國勝尤足影響該國未來命運，所以慕氏『力挽狂瀾』確非一句騙人的話。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是他偉大之成就，一九三九年翰旋德波之爭甚力，直至一九四〇年美國威爾遜在歐洲作政治旅行時慕氏仍為最後和平之努力而卒告失敗。慕氏並非愷悌慈祥的善士，其動機乃欲從『四強會議』中解決德國願望，附帶解決意大利願望，可是英法眼光中始終把意大利看做二等強國，慕氏在

慕尼黑的努力只是『爲人作嫁』這是他引爲最痛心而最不滿於英法的地方。

第二階段爲騎牆時期。慕氏根據自利心理，圖挽歐洲之浩劫既告失敗，於是乎巧立名目以『非交戰國』自居，這與一九一四年十月慕氏任導報（社會黨刊物）主筆時提倡『活動之中立』是一貫作風。什麼是『活動之中立』？於交戰國雙方勢均力敵勝負未分之際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於某種時機下以某種條件加入某方因而達到擴張領土之目的。所謂『非交戰國』可作同一解釋。慕氏乃絕對的英雄主義者，其腦府中只有恢復羅馬帝國之光榮之一念，既無恩怨之私，復鮮敵友之見，『求達目的不擇手段』是他一生事業的定評。

第三階段爲冒險時期。上次大戰意大利欲向奧國收回失地，故背棄同盟而加入協約。這次他so 要求者爲科西嘉、突尼斯、吉布第等地乃針對法國而發，故與希特勒爲生死患難之交而與英法作戰。事實演進到這一階段，當非慕氏始料所及，且非慕氏所願爲。倘英法接受其要求，他未嘗沒有再來一次背棄德國加入協約陣線之可能；倘德軍作戰不利，他亦未嘗沒有懸崖勒馬之可能；然而事實之一切演變逼他走上這一階段。法國鑒於一九三五年法意協定（曾以北非一部領土割讓意大利以爲餌）之儉難不着，英國鑒於投肉飼虎政策之屢試屢敗，對之始終不作重大之讓步。後來德軍席捲丹麥挪威，慕氏

以爲『時機已至，』馬上以參戰姿態向英法討價還價，而英法視之蔑如，豈惟蔑如而已，且以增防地中海爲答覆，於是乎影響到意大利之國威，影響到慕氏之個人威信，有騎虎不得下背之勢。曾幾何時，德軍摧枯拉朽，荷比一片降旛，英法望風而潰，巴黎危如累卵，於是乎慕氏硬幹之時機已至。

這次大戰與上次大戰不同的地方，上次德國陷於東西作戰的苦境，這次則法國處於南北受敵的險境；上次世界列強一致爲英法之後盾，這次意大利加入德國而蘇聯對英法爲惡意之中立（日美尙未參加）；上次各中立小國皆信賴英法而願與之共生死同休戚，這次則望望然去之者有之，臨時抱佛脚者有之。不過一切皆由英法自食其果，英國長袖善舞的外交政策只完成了希特勒聲東擊西的策略，張伯倫輩『拆散軸心』的巧計只促進了野心國打夥求財的信念，古人謂『角力不如鬥智』，現在是有一力量才有一分顏色。

當德國舉全國人力物力集中於一人號令之下埋頭苦幹之時，英國尙抱一『犧牲弱小以求苟安』的心理，法國尙忙於應付罷工怠工風潮，直至捷克全部被犧牲，波蘭問題箭在弦上，英國才轉變作風，進行所謂『英法蘇三國談判』，同時採徵兵制，法國才揭櫫『團結一致』的口號。當德軍以閃電戰施之於中立小國因而控制戰略上要點時，協約國處於被動地位而竟一籌莫展，甘茂林的『穩紮穩打』



(即避免人力之犧牲)不足以應付德軍雷霆萬鈞之力，魏剛承轍亂旗靡之後深感補牢已晚，這些都是協約軍作戰不利的因素。

有人說，「德軍之威稜勝於日本，中國之抗戰強於英、法」倒是一針見血之論。英法百足之蟲，況有「不參戰之參戰」的美國爲其後盾，而德國人力物力之消耗甚巨，意國國防上弱點尤在在予英法以出奇制勝之機，所以一時之勝負，一隅之得失不足爲英法憂，亦不足爲德意喜。然無論怎樣，希特勒已成就了歷史上武功赫赫的怪傑，德意志民族爲一勇武絕倫的民族尤爲世人所公認。至於慕沙里尼以絕世聰明之政治家，濟之以穩健沉着，只以乘人於危之一舉，自毀其令名而意國終處於「次等」國之地位，良足爲慕氏惋惜。

## 法國乞和與意軍參戰

法國新總理貝當上將於六月十七日單獨宣布對德國爲「榮譽之和平」，距德軍侵入法境不及一月。法國陸軍以強大見稱，甘茂林、魏剛又皆爲上次歐戰時名將，若以法國與中國爲比，則中國陸軍以最弱而設備最劣者與東亞陸軍唯一大強國苦戰達三年之久，而中國愈戰愈勇，洵爲歷史上之奇跡。貝當上將乃法國最有榮譽之軍人，其愛國熱忱當非尋常人所及，然以片面行動乞和於敵軍，則所謂「榮譽之和平」何從取得？巴黎雖陷落，德軍雖越洛亞河而南，然法國空海軍之實力初未受損，今乃以「閃電」之姿式步丹、挪、荷、比等國後塵，尤非一般人意料所及。

也許法國乞和由於（一）英國遠征軍赴援不力，（二）美國物質援助不澈底及緩不濟急，（三）意大利參戰後法軍處於南北作戰之苦境。然「與其不戰而亡，毋甯戰而亡」，法國尙有出奇制勝的一種戰略——以陸海軍向意大利全力進攻，何以避而不用？

意大利三面環海，沒有像德國一樣的西格弗利防線，沒有中立國（除瑞士一國外）爲之屏障，是個最易受攻的國家。倘法軍採拿破侖及漢尼拔戰略，越阿爾平山脈向波谷（Po Valley）進攻阿爾卑

斯之利克多線 (Lictor Line) 此線一破，即可深入突靈與米蘭，這兩地都是意大利製造軍火的主要城市。

去年夏天，慕沙里尼命波谷防軍演習防禦戰，結果殊感失望，曾調動大批高級軍官，同時德國派遣軍事團觀察意大利國防，必要時德軍將取道布倫拉山隘援助意國。倘法國認為由陸地進攻意大利為行險徼倖之舉，那麼協約國不必以陸軍侵入意境，海軍亦可使意大利陷於重重包圍之中。

當慕尼黑會議之前後，英法海軍部曾訂有『分擔地中海防務』密約，法國艦隊擔任西部防務，以馬賽附近之土倫港及突尼斯附近之比塞太港為其根據地，直布羅陀海峽則由英法軍艦共同擔任，英國艦隊擔任東部防務，以馬爾泰及亞力山大港為其根據地，英法地中海聯合艦隊司令為英國克林汗海軍上將 (Sir Andrew Browne Cuninghame)，這計畫至今仍可採用。克林汗現年五十六歲，於去年繼龐得 (Sir Dudley Pound) 之後為英國地中海艦隊司令，自十三歲起在海上受訓四十二年，對驅逐艦作戰經驗尤為宏富。

協約國若將直布羅陀、蘇彝士、韃靼海峽封鎖起來，則意大利等於甕中之蠶，不能從美國、墨西哥、委內瑞辣、蘇彝士取得汽油（英法可從巴斯斯坦之海發及敘利亞之特利波利取油），封鎖蘇彝士運河可

阻斷意大利軍火運往意屬厄里特里亞 (Eritrea) 及紅海中各島嶼的路線，而法屬吉布底港亦可堵塞阿比西尼亞之門戶。

封鎖地中海的另一利益可阻意大利千噸海洋潛水艇駛往英倫三島之周圍。去年六月意大利有十二隻這類的潛艇，在建造中者還有六隻，雖說西班牙或將與之合作，西班牙海軍僅有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十九艘，魚雷艇十一隻及潛水艇十三隻。

協約國最弱之一環為馬賽與法屬北非間的交通線，但法國尚有另一路線，可利用鐵路至大西洋海岸之下薩布蘭下 (Casablanca)，再以輪運與波爾多相啣接。

另一危險地帶為馬爾泰，在意機威脅之下，這早已成為英國海軍專家研究的對象。當意阿戰事發生時，英艦從馬島開出集中於亞力山大港。從那時起一再研究的結論，認為倘戰艦與轟炸機交戰，戰艦必可取勝。這話不論對不對，至少意大利西岸之易受攻擊是遠過於馬島的。意大利商港熱那亞、海軍根據地斯貝西亞、大都市羅馬、那布勒司、西西里和鈎通這些地點的鐵路幹線都是門戶洞開，易受協約國由海上、法國本部及科西嘉島上空軍根據地的轟炸機的襲擊。倘意大利以撒丁尼亞島為根據地，該島亦在協約國空軍威脅下。意大利在大蘭多灣 (Taranto) 的海軍根據地亦有被協約國海軍從地中海

攻陷之可能。

總之法國未至不可戰之地位（縱令法國全部淪陷，亦可退至北非繼續作戰），協約國在地中海仍占有絕對優勢，意大利參戰反予協約國以出奇制勝之機會。

法國新外長波多恩宣言，倘德國所提條件不能接受，法軍仍當作戰到底，故今後歐洲局勢如何尙難加以預測。也許法政府因德方所提條件未便接受而放棄言和，也許法海軍空軍及海外屬地當局接受英國組織『英法聯合政府』的建議，那麼歐戰勢將延長，勝負之數仍不可知。

## 康比臬森林中之啼痕笑靨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剛在德國夏季時間下午三點一刻，一輛汽車開到康比臬森林，車中跳下一個身裁細小的人，這人就是歐洲歷史的改造者——希特勒。

森林中開拓了一片曠場，周圍都是綠油油樹木，除畫眉鳥撲翅聲和啄木鳥啄木聲外一點沒有聲息。這裏是歷史上有名地點——路易士十六在此迎接瑪麗·安泰麗特，拿破侖在此迎接馬麗·路易士，二十二年以前德國代表團在此與福煦上將簽訂停戰條約。希特勒到此還是第一遭。他走過阿爾薩斯、勞蘭紀念碑前，那是一尊雕刻物——利刃插入跛足的德國鷹，下端有幾行字：『法國勇士們爲國家及正義而戰，挽救了阿爾薩斯、勞蘭。』雕刻物上端覆以德國戰旗，下端字跡也用德國卍字旗遮沒了。

希特勒冷冷地看了一眼，他穿了對襟灰色陸軍制服，左胸佩有鐵十字章，跟在他後面的是穿了藍色空軍制服的戈林上將，歪戴着帽子的季德爾將軍，穿了灰色陸軍制服的勃魯企上將，穿了藍色海軍制服的雷德上將，穿了國社黨制服的黨代表赫斯，穿了灰色外交官制服的李本特、洛甫六人。

那裏另有花崗石紀念碑寫着：『十一月十一日德帝國屈服於自由民族之前。』希氏也看上一眼，

大家都不開口，各人臉上的表情也沒有一點改變，翌日這塊碑奉命移去了。

另有一塊標石置於發鏽的軌道中，標記着：『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德國代表團乘火車抵此下車。』那裏停着二四一九號D字餐車一輛，二十二年之前福煦上將在這餐車上接見德國代表團，傲然問道：『先生們，你們來幹嗎？』

代表團領袖歐茲伯格 (Mathias Erzberger) 說：『我們來接受協約國休戰條件。』

福煦說：『我沒有任何條件。』

於是另一代表俄本道夫 (Count Alfred von Oberndorf) 開口說道：『請告訴我們，你們要我們怎辦！我們是來接受停戰條件的。』

福煦說：『你們是不是真要？』

德國代表團說：『是的，一點不錯。』

福煦說：『那麼，請坐，我唸給你們聽。』

現在德國從七十五碼外古物院中把這輛餐車移到這裏來，在同一地點，同一車子裏，希氏坐在從前福煦所坐的椅子上，面對着福煦遺像，他的左右坐着戈林和季德爾，一端是勃魯企資和赫斯，一端是

雷德和李本特洛甫，對面是四張空椅。

整整三點半，阿爾薩斯、勞蘭紀念碑前停下一輛汽車，走出四位法國代表——為陸軍將領亨齊格（Charles Huntziger），為空軍將領培格拉特（Joseph Bergeret），為海軍將領拉克（Luc），為親德派外交家諾爾（Leon Noel）。這四位走上餐車時，德國領袖們非常客氣地站起來，希特勒向他們依次行黨禮，戈林和雷德舉起指揮杖，季德爾和勃魯企資行軍禮，赫斯和李本特洛甫也行着黨禮，法國代表團以軍禮作答。

希特勒坐下來向季德爾點首示意，於是季德爾以莊嚴的德國語調宣讀着：『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這餐車裏德國人開始苦痛生活……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法無故對德宣戰，現在由武器的決定，由德政府宣布休戰條件，我們選定康比臬森林為宣布地點是個公平報復，把法國並不榮耀而德國認為奇恥大辱的事跡一筆勾消……』

三點四十二分希特勒行禮作別，樂聲大奏，只把季德爾一人留在二四一九D餐車上和法國代表談判。

四點二十六分太陽漸漸西斜，法國代表團被導下車走到小帳蓬裏，那裏有四張椅子和洗面檯，並



且有電話線和電報線與波爾多政府磋商一切。季德爾非常知趣，跑到森林中散步，把停戰條件寫成法文三十頁讓法代表一條一條地報告貝當上將。

貝當耐心地等候了二十六小時。當巴黎陷落時萊諾主張把政府遷往北非，於是軍人及右派起而組織非常時期內閣，以著名妥協派賴伐爾為副總理，那時法國如一盤散沙，逃走和恐怖成為全國的傳染病。

當晚法代表團乘車至巴黎之西南五十二哩，下榻於旅館，翌晨回到帳篷中。季德爾攜帶秘書五人走到那裏逐條和他們討論過，略略表示點讓步，他的態度是和藹的但又是極端堅決的。次日下午季德爾派人送信說：『我們不能再等了。』

亨齊格將軍說：『在我宣布我政府命令之前，我們應當宣布，法國必須具備復興機會。』

季德爾將軍說：『我只能答復一句話——勝利者對敗北者是應當尊敬的。』

下午六時五十分（德國夏季時刻）簽字，拉克將軍不停的揩着眼淚。

這四位垂頭喪氣地由康比臬趕到慕尼黑城，一宵無話。次日德國飛機把他們載往羅馬，在郊外十里 Villà Incisa 和齊亞諾外長、巴杜格利奧參謀長、加伐格拉利海軍司令、布利科洛陸軍上將等晤

面，足足經過了二十四小時，到了下午七點一刻（意國夏季時間與德國同）簽了另一停戰協定。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德意夏季時間一點三十五分，法國全部戰事終止。希特勒宣布全國懸旗十日，鳴鐘七日誌慶，法國則以是日爲國恥紀念。

一家歡樂一家愁，正應着『一報還一報』的一句老話。

一九四〇，八，三。

## 不堪回首的法軍戰敗史

五月十日清晨，甘茂林將軍在巴黎郊外溫孫古堡——自開戰以來他把這古堡當作總部，取其接近政府之故，——披閱協約軍向比利時及荷蘭開拔的報告。

於是這位於一九一四年任霞飛將軍的軍事秘書並曾手錄當年馬恩大會戰命令的宿將甘茂林發布命令道：『去年十月間曾經預料到的敵人突擊已於今晨實現了！德軍已向我們作殊死戰，我對法軍及其聯盟國的訓令是勇敢、盡力和信心。』

主守是失敗的主因 這命令第一句就說到『十月間預料』並非虛語。八個月以來這位瘦小鎮靜的法軍上將迷信馬其諾防線固若金湯，放棄了一切主攻的觀念當波蘭危如累卵時他反對派兵進襲德國尚在布署中的西格佛利防線，那時該線德國守軍僅有三至十一師，而法方可調之兵則有三十五師。

本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上旬他拒絕派遣遠征軍往援芬蘭，且勸英國統帥艾倫賽得和戈特子爵，務守此約。同時他竭力反對派兵到荷比。這其中一半原因是最近十五年來法國執政者都反對撥款購買

攻擊戰所不可缺少的機械化軍火，他深覺攻勢殊無把握，他說：『我們唯一可採的是守勢戰，這種戰略將使德國經濟陷於崩潰。』

不久，法政府漸漸懷疑甘茂林的『滿腹經綸』。三月下旬芬蘭敗耗使英法民衆一致責難聯軍長。此按兵不動，且覺法國已有五百五十萬大軍，爲什麼還要徵調公民拋業離家而在省防軍虛擲光陰？這輿論促成了三月二十二日萊諾代達拉第爲內閣總理，達氏是甘茂林的支持者，也正是『以最小消耗收最大戰果』的論者。四月下旬萊諾想罷斥甘茂林苦於無詞可假，五月七日甘氏發布『出爾反爾』的一道命令，萊諾抓住了他的把柄。

五月十一、十二日協約軍開入荷比及盧森堡，沿途爲難民所阻，行軍甚爲滯，但第七軍長季勞得（Girard）已馳抵安特威普及荷蘭西部各據點，皮洛特（Billot）所部已達牟斯河，哥拉卜將軍之一部也開入那穆爾及阿登高地。

當協約軍尙未占領荷比全部據點時，德軍已渡亞爾培運河（德國工程師所造），荷蘭遂一蹶不振，在號稱天險的阿登地帶德軍機械化部隊由沙肅耳（Chasseurs）包抄其後，約八小時，在法軍未開入第二道防線各據點之前德軍已衝過森林區。

五月十四日德軍衝入法境——在法國派往比利時的後援軍尚未到達之前德軍以迅雷暴風之勢進入塞當袋形區，法方沿路所埋地雷竟不及爆炸，坦克車障礙物不及安放，連殿後隊伍都不及開入儲糧及軍火可供半年之用的炮壘裏去。哥拉卜將軍的隊伍伸展在這號稱『小馬其諾防線』的兩端，想填補第一線前進部隊所留下的罅隙，因之兵力分散，易被敵人透過，德軍把他們切斷而加以包圍。那時德軍勢如破竹，來不及收拾俘虜，竟想入非非地佔領法軍總部，從電話中僞傳撤退命令，再將電話線割斷。隔不多時，法軍截為數段，兵士死亡枕藉，他們的輕軍火不能阻擋鐵甲隊的『鋼潮』，他們到死還不明白，事前何以無警報和準備，事後何以被人拋棄。

法國軍官大半為後備官員，自覺經驗不足，當然唯先進領袖之命是從，而所謂先進領袖對於近代戰事前一無準備，臨時倉皇失措。法國官兵們望穿秋水，天空中未見一架聯軍飛機與『羣鷺亂飛』的敵機作戰，側耳細聽，電話中總部命令左等右等都等不來，最後電話等來了，却是敵人僞造的撤退命令。『奸細！』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國內有了奸細，這就是前線孤軍唯一可能的解釋。他們棄甲曳兵雜在難民中逃走，德軍不放棄一鎗，大踏步向前，從這條漏縫中深入法國。其中有三三兩兩誓死不屈的抗戰部隊，結果徒作沙場之鬼，這是哥拉卜部隊的命運。

五月十五日德軍照預定計畫將比法軍與法境法軍切爲兩概，甘茂林瞠目失色，連戰五天，此公竟一籌莫展。

五月十七日邱吉爾飛抵巴黎與萊諾、甘茂林、達拉第等會晤，允派兩師援法，其中一師爲鐵甲師，這是英國最後的一張紙牌。邱吉爾暗暗納悶：『甘茂林屢敗之將，何以尙能安於其位？』當晚甘氏還發令謂：『不勝則死，我們必能取得勝利。』

十八日萊諾內閣改組，延攬貝當爲協理，因覺貝當爲唯一能收拾殘局的人物。達拉第以國防部長調任外長，手辣心敏的孟台爾做了內政部長，萊諾自兼國防部長。十九日以魏剛代甘茂林爲聯軍統帥，從此甘茂林碌碌無聞，在郊外蒔花自遣。

新舊令尹意見不合 一九三五年甘茂林繼魏剛之後任參謀總長，一九四〇年魏剛繼甘茂林之後任聯軍統帥，這兩個從來是對頭冤家。魏剛反對『塹壕戰』，像是神出鬼沒的作戰家，其個性與民主制格格不入。五月二十一日他由敘利亞趕回巴黎，這位七十三歲的老將在危機一髮之情勢下晏然說道：『我姑且考察形勢後再談。』

萊諾告訴他德軍已越安河占領阿拉司、亞眠等地，且前鋒已及海峽，當天無話。但法北部隊仍有一

部份在英勇作戰，塞當至蒙特美的之線德軍被阻不前，這是那天吹來的一陣好音。

當前的問題是：比境協約軍怎能回戈通過阿拉司而加入防守索美河之線？二十一日魏剛乘飛機出發，經德軍前線飛往鄧扣克，換乘驅逐艦至夏堡（Cherbourg），再由火車轉抵巴黎，匆匆謁見萊諾。

他說：『事情比我所想到的更壞。』他在視察途中見過比王利沃波三世，頗覺比王態度不佳。最高總部命令比王放棄比軍總司令的職位，且令比軍移入法境，比王均予以拒絕。比王且表示：『必要時只有屈服之一途。』

聯軍將領離心離德。從五月十六日起，英軍司令部對聯軍總部漸露不滿。當魏剛為統帥之時，艾倫賽得將軍表示：『因局勢之嚴重，我們必須自行設法援救佛蘭德區的英軍脫離險地。』五月二十日德軍鐵甲師五師及摩托化步兵若干師衝過牟斯河時，艾氏由法國回到倫敦與英國軍部熟商之下，決定在索美河舉行一次反攻，法方對此表示同意，允以法軍布蘭卡德（Blanchard）所率摩托化一師為助，且以第一軍之一部在左翼牽制敵軍。

魏剛在視察途中得了另一主意，其範圍非常之大，想把比境聯軍全部救出。為實行這計畫，他必須將全部後備軍抓在手裏聽其調度；當他知道法軍將以一部協助英軍反攻，法方皮洛特將軍贊成其議。

時，他痛斥皮洛特之貽誤戎機，並且通知英方，法軍未便抽調，同時請英方切勿單獨反攻。不幸這通知遲到了一步，英方反攻已開始了，頭一步尙屬順利，後來節節敗退，退出原駐地點。

五月二十三日皮洛特在伊普爾（Ypres）向比王利沃波及英軍總司令戈特陳述魏剛新策略，那就是五月二十六日法軍在北方反攻，同時英軍在南方反攻，兩軍會師於索美河，這雖是行險徼倖，除此別無辦法。那時北方戰事幾全由皮洛特將軍調度，不料五月二十八日因汽車失事而死，而五月二十五日比軍早已由北方退却，據說爲德軍壓迫之所致。英方深恐英法兩軍完全隔斷，馬上派兩師佔領法比邊境的一座比城，這樣才與繼皮洛特之後任的布蘭卡德將軍保持聯絡。布蘭卡德把比軍行將撤退的消息通知戈特，戈特報告了艾倫賽得，艾倫賽得說：『我們只能自顧自了。』

大反攻開始之前數小時，比軍竟以屈膝聞。五月二十八日晨八時萊諾廣播說：『過去比王向英法乞援，現在他竟不通知聯軍而單獨放下武器，把鄧扣克的路線敞開給德人。』那時英軍沿里斯河（Lys）退往俄斯丹及鄧扣克之間的海濱，法軍繼之而退，委棄輜重軍火無算。

德軍不愁後路被攻，便併力於索美河戰事。五月二十九日閣議時魏剛宣稱：『此爲最後之一戰，』他準備把所有人力、物力加上，他向閣員們解釋：『在現代的戰爭中許進不許退，進者追奔逐北，退者



轍亂旗靡，進者速率決非退者所能及；退者不能全師而退，不能保持武器及其聯絡線，現代的撤退是漫無底止的。」

六月一日邱吉爾到巴黎參加聯軍最高會議，魏剛以同樣的話向之陳述，並請多多予以救援。六月四日鄧扣克港陷落，翌晨德軍大舉向索美河進攻。

第一天法軍在沿線誓死抗戰，魏剛頗感滿意，萊諾廣播時曾有「這是轉危為安的徵兆」一語。六月六日法人仍信他們必能取得最後勝利，萊諾開始增強內閣陣容，首先撥斥達拉第而以鮑多英繼任外長，此人五十年來隱身幕後，為政府與商人間之聯繫要角，不沾政治色彩。並以五十歲的特戈爾將軍為國防次長，特氏於十二日前甫授將軍之職，是個機械化部隊及空軍制勝的論者。

相當樂觀的印象直浮到六月九日，那時萊諾還向美國乞援，魏剛還宣布「敵人已遭受相當損失，這是他們最後的一點氣力，但我們也到了最後關頭。」魏剛把所有兵力抽調一空，連防守馬其諾陣線的人也在其內，連亞爾卑士線的人也在其內，而意大利之威脅於不顧。他一共只能調動四十師，而德軍之一面每日源源增加，其延展一百哩的前線集結了百師以上兵力，俄易斯河分配了四十師，斯瓦松（Soissons）對面分配了十師，安河上流及康比泉（Champagne）有四十師，而瑞士邊境及西格佛利

線守軍尙未計算在內。

法軍夜以繼日無休無歇地打下去，而敵方生力軍源源增加。打了幾天，德軍突破阿布維爾之線，那裏僅有蘇格蘭軍一師防守——英國遠征軍留下的唯一部隊。——魏剛一面以最後力量另組新陣線，一面警告政府從巴黎撤退，六月九日夜間政府重要文件用大貨車數千輛搬走，官員及其眷屬有的坐汽車有的坐火車到都爾去，聯軍總部亦南移一百二十哩。

魏剛說什麼都完了。六月十日萊諾和魏剛同往前線視察，兩日後回到羅亞爾河畔布里亞爾（Briare）總部裏。魏剛說：『一切都完了，我們得停止戰事避免更惡的命運。』

六月十一日意大利宣戰，法人淡然置之，因為這早在意料之中。十二日萊諾回到都爾拒絕停止戰事說：『法蘭西之魂仍在。』他和貝當作一度長談想折服這位老而益壯的名將，那知貝當比魏剛更堅決，他說：『我們已無用武之餘地，非立即停戰不可。』

萊諾從長途電話中請邱吉爾飛來參加緊急會議，閣員們人人慌張和失望，德機在都爾亂投炸彈更使他們無心討論軍國大事。萊諾主張不惜任何犧牲繼續戰事，附和者只有特戈爾，特氏建議將政府遷往號稱貧瘠的布勒吞（Breton），他說只有這地方在形勢上是守得住的，而且通海可取得供給，大

家默然無語。海長剛秉基 (Campinchi) 和空長艾拉克 (Eynac) 主張遷往北非殖民地。

貝當慢吞吞站起來說：『這些都是廢話，多延一刻便多損失一刻。德軍繼續前進，其條件將愈苛。倘立刻講和，我們還擁有海軍，一大部完好陸軍和馬其洛防線，還不是無條件屈服的時侯。往後將完全受人宰割。』佛洛沙得和旭丹首先贊成，新閣員鮑多恩和鮑錫里爾也表同意。

恰恰邱吉爾趕到，聽了這消息非常着急，請再苦鬥四十八小時，允於當晚送來轟炸機一千架及盡力所及的軍隊和軍火。

那晚另一會議由總統勒潘倫主席，召魏剛前往參加。閣員們沿着黑暗無光和車輛及難民填塞的路上緩緩前進，由都爾到夏特·蘭格 (Chateau de Langeais) 即總統暫駐的地方。會議開始了，魏剛劈頭便說：『敗軍之將不足言勇，舍停戰外別無辦法。』大家面面相覷，佛洛沙得不禁為之啜泣，各人眼中都噙着一包眼淚。

當晚決議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理由是保衛巴黎不管毀滅巴黎，至多不過阻擋一兩天罷了。那時都爾亦感威脅，政府決定再遷往波爾多。同日（六月十四）德軍進占巴黎。

波爾多事前毫無容納政府機關的準備，該城已擁塞難民二百萬，後至者方源源而來，車輛縱橫阻

道，因為逃難者無可棲止，權以車輛為家。軍政要人和議員們跟着政府跑，均覺末日已至，銀行家、工商界、鉅子及文學家扶老攜幼而逃，茫茫然不如何往，老百姓交頭接耳，謠言一日數起，外交界和避難王孫們相顧失色。

在千鈞一髮的當口，還有閣員們眼巴巴等候羅斯福的好音，有的主張政府遷往北非或英國，貝當則力持和議，附和者漸漸加多。他穿了上將制服以斷然語調說：『諸位，你們不能拋棄法國而任其漂流，要留在神聖領土上保衛我們的國民，我們這時言和將來還有復興的機會。』

凡爾登、美茲、塞當、厄比納爾、比爾福、特爾瓦、說蒙、奧爾良相繼淪陷後，總部搬到維希。魏剛親自起來說：『完了完了，馬其諾防線被突破了，……阿爾卑士之線也完了，我們只剩下一些互不聯屬的孤島。』

萊諾還咬緊牙關要抵抗到底：『我們不要忘記海軍，我們還有財富，我們不能犧牲國家尊榮。』他從長途電話中還邀邱吉爾再作最後之一面，邱吉爾明知起來無益，只報以『英法合組聯邦』建議，孟台爾首先贊成，特戈爾不斷喝采，但有人以為如此則法國將成英人之附庸，期期以為不可，而主和份子漸漸加多了。嚴格說起來，他們在理論上深以萊諾之主張為然，可是事實上第一線飛機只剩五百架，前線兵敗如山倒，他們又不能不向貝當和魏剛低頭。最後連總統也同意於貝當主張，萊諾只好下台，貝當

繼任總揆。

貝當請西班牙大使傳遞停戰請求。六月十八日希特勒、慕沙里尼一面商妥了停戰條件，一面仍揮軍前進，特戈爾見機獨早，悄悄溜到倫敦去了。達拉第、剛秉基、台爾波司、孟台爾等乘馬西尼亞號輪逃往北非卡沙布蘭加，卒之被解回國，做了階下之囚。

十九日德國允許停戰，當晚法政府派亨齊格等為全權議和代表，直至二十二日仍無具體消息，法政府匆忙中又準備遷往阿爾日內亞。二十三日亨齊格接通了電話陳述一切條件，翌日法意停戰條件亦已簽字，戰爭遂於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時三十五分正式停止。法國陷淪區占其領土三分之二，自宣戰之日起凡二百九十七日，正式交戰僅四十七天。

## 從荷比之戰說到法軍放下武器

德軍於五月十日向荷比進攻，二十四小時之內即已越過列日以北比利時堅強的 Eden Emael 砲台防線，進而突破阿登區，與法國第九軍長科拉普所部相遇於牟斯河畔之色當城而擊潰之。五月十四日德軍渡過牟斯河，至此協約國援助低流國的一切計畫都成畫餅，北上援比的兩支法軍和一支英軍的全部交通給養線已受威脅。五月十四日荷蘭總司令見大事已去，即宣布放下武器。

五月二十一日協約軍全部退出佛蘭德斯時，德國裝甲部隊已繞道抵阿布維爾向波洛業及加萊斯前進，將北方協約軍的給養線切斷。魏剛於五月十九日代甘茂林為帥，欲援救北方被圍部隊，終無效果。五月二十八日比王亦向德軍屈膝。六月三日協約軍在鄧扣克港完成了撤退工作，德軍獲有四軍軍械及俘虜無算。

六月五日法北大戰開始，德軍沿索美河及安河向南推進，六月十日距巴黎僅三十五哩，以鉗式由東西兩面夾擊，而巴黎遂告陷落。德軍一面轉向海岸，一面向馬其諾防線肅清殘敵。

烏鴉般飛機，猛獸般坦克車和裝甲車，潮水般德軍緊緊隨在法軍頭上和後面，使他們在死亡線上

掙扎。巴黎陷落之日，哈佛爾港同告失守，馬其諾防線北端蒙特美地及號稱堅不可摧的凡爾登均被德軍從西方攻入，且德國生力軍衝過里姆斯進抵沙龍，分向狄仲、旭蒙、比爾佛德、牟爾浩斯包抄馬其諾全線的後路。

法軍守馬其諾防線者五十萬。當法北前線崩潰時，魏剛擬放棄馬其諾防線，至少可使該線守兵、食糧、軍火不至同歸於盡，假使他把這部份人力物力移至狄仲附近，尙可在羅亞爾流域成立一道新防線。不過事實上這道新防線一無所用，而且那時德軍已由薩爾區裂縫中湧入，在 Neuf-Brisach 渡過萊因河，法軍雖炸毀運河堤岸，亦不能阻其前進。

法軍只有由塞納河退往海岸的一路並未潰散。英國踐約把一批新遠征軍由查爾堡、布勒斯特港、聖那昂爾等地開入法境，其中有自挪威及鄧扣克港撤退的老兵，登陸後立即向諾滿台半島和波亞圖前進抵禦德軍。但當英軍趕到時，法軍防線已告崩潰，魏剛命令已不能傳達了。

當法國屈服之前，曾向英美作最後呼籲，邱百爾回答是：英國將以留以自衛的每一架飛機、每一輛坦克車、大炮、機關鎗、來福鎗、炸彈、炮彈、子彈、手榴彈和人力立即應援法國，換言之，英國將以整個力量耗費在法國戰場上。羅斯福的回答是：除國會外總統無宣戰之權，除遠征軍外美國將竭其所有援助法國。

但遠水難救近火，杯水難救車薪，法國已無支持最後一分鐘的能力了，於是萊諾宣布辭職，貝當出而組織軍人內閣。

貝當請他的高足——佛蘭哥為居間人，把要求停戰的意思轉達希特勒。六月十八日是拿破崙滑鐵盧戰敗一百二十五年紀念日，希特勒於是日邀慕沙里尼會於慕尼黑，接受法國停戰要求，但以無條件屈服為限。

一九一四年德國大炮在巴黎郊外十七哩開放時，法國老虎總理克里滿沙宣誓說道：『我將在巴黎之前，巴黎之內，巴黎之後死戰不休。』這次法政府發言人也曾宣佈過：『我們每一塊石頭，每一寸土，每一根電桿，每一座房子都要抵抗到底。』然當最後之一刹那，巴黎宣布為『不設防城市』，德軍不血刃而下。

一八七〇年巴黎被圍一百三十二日，市民餓斃者纍纍，他們把動物園的野獸都宰食了，一隻老鼠售洋四角。這次法政府原是主張堅守巴黎的，郊外障礙物業已布置好，後來德機散布傳單，只有不抵抗才能保全巴黎，法政府（那時逃至都爾）幾經考慮，鑒於兵無鬥志，乃訓令巴黎城防司令道茲（Henri Fernand Dauts）請美大使布立特轉達德軍，巴黎防軍撤退，僅留憲兵、警察及救火隊員以待德軍之



至。

當德軍開入時，沒有一個走過凱旋門下面的，因為這個要留給希特勒光榮地先走過。

**鄧扣克港之役** 協約軍自佛蘭德斯退出後，歸路已被截斷，只有由鄧扣克港渡海退往英倫之一

途。英國派出軍艦千艘，上以飛機為掩護，從虎口中救出聯軍三十三萬五千人，這無疑地是德國空前大勝利。據德軍總部宣布，英、法、荷、比聯軍死亡、失蹤及被俘者共達一百二十萬，武器、軍用品被奪及被毀者可供七十五師人之用，擊毀敵機三千五百架，擊沉敵艦二十四艘及運輸艦六十六艘，擊傷敵艦五十九艘及運輸艦一百十七艘。自五月一日至六月十日德國官兵僅死亡一萬〇二百五十五人，傷者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三人，失蹤者八千六百四十三人，飛機損失四百三十二架。進攻波蘭之役德軍官兵陣亡者一萬〇五百七十二人，而這次與西歐四國聯軍作戰，死亡者反少了三百十七人。

不過事實上聯軍已成甕中之餚，德軍大炮向鄧扣克港不停轟襲，飛機向英倫海峽不停投彈，而聯軍仍能於絕大危險中撤退，物質損失多而人的損失少（據邱吉爾宣布，英軍死傷及失蹤者共僅三萬餘人）可見英國海上權威依然存在，這一點英國人認為『雖敗猶榮』。

英國通信員的報告，德軍運用時極有效率，他們在戰場上看見聯軍死屍堆積如山，而德軍死屍甚

少，這或者因為德軍死亡後必於二十四小時之內掩埋的緣故。鄧扣克港尙未陷落時，大量德軍已向南方『新前線』衝去，即安河至索美河之線，聯軍所委軍用車及軍用品（如電池、車胎、煥發機、汽油等）都被德軍像一條長蛇般拉了回去。

關於德國空軍的技巧，據美國通信說，飛行師轟炸敵軍時以路旁為目標，而不投彈於路面。他們都知道，彈片的威力與炸彈相等，若把路面炸成大洞，那麼反足以阻礙德軍追擊部隊了。

當他們向城市投彈時採取同一原則，以馬路旁房屋為目標，而馬路完整如故。至於鄉間田地不久即將收割，那是德軍口中的食糧，所以決不投彈或以炮火轟射，和保護自己的倉庫一樣。

魏剛防線之突破 德軍自占領鄧扣克港後，歐洲西海岸自挪威至索美河以北打成一片，他們不停片刻，繼續南攻『魏剛防線』這是一道長約一百六十哩臨時布成的防線，自阿布維爾至勒特爾（Rethel）止（里姆斯之東北）。

德軍開始攻擊時就派了步兵四十師，每師有一萬五千人，另有鐵甲師七師，每師有坦克車四百五十輛，輔以機械化步兵、炮隊、機器腳踏車隊等。經過四天的猛烈攻擊後，又派步兵四十師及坦克車數千輛增援而來，德軍計畫是不讓法軍有稍蘇喘息的機會。

勒特爾之東原僅有炮隊進攻，到六月中旬又加派大批步兵攻入阿貢泉（Argonne）森林，而西線鐵甲車則攻入盧昂（Rouen）之南塞拉河（Seine）下游，並且渡過了這道河流。一面降傘隊向香賓（Champagne）平原紛紛降下（盧昂之南），這是法國歷史上最可怕的一場惡戰。

魏剛將軍命法軍且戰且却。他說：『敵人已精疲力竭，我們只要忍受須臾即可轉敗為勝了。』不過德軍之精疲力竭是事實，而法軍則已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以雙方兵力論，該線德軍一百五十萬，聯軍僅有一百萬人（法軍六十師、英軍二師、波蘭軍二或三師、比利時軍一師），無論人數和器械都不是德軍的敵手，魏剛不敢抽調馬其諾防軍，同時又不敢抽調法國南部用以防禦意大利的十師部隊。他估計德軍將採取延長戰線及擇弱進攻的策略，其戰線將展長至瑞士邊境，所以他不敢集中兵力於一點，但德軍却集中一點向塞拉河及馬恩河長驅而入，這證明守勢比攻勢難。

所謂『魏剛陣線』是在索美河下游阿布維爾、亞眠、柏龍（Peronne）一帶以塔形防線阻止德國機械化部隊之長驅直入，這防線之前僅用以阻止或擊毀機器腳踏車隊、鐵甲車及軍用車等，越到後面兵力越厚，讓敵人的重坦克車衝入防線末端，那裏置有攻擊坦克車的炮隊和重機關鎗等分布於河流下游及公路附近。

打了四天，亞眠及柏龍一帶法軍陣線內擊毀德國坦克車無數，法軍僅有最前線被迫退却數哩。不料德軍以加倍鐵甲車隊猛擊阿布維爾的英軍防區，那裏英軍人數甚少，所以德軍能渡過索美河口的三角洲而抵布勒色爾河（Bresle），於是福格斯勒司、俄克司（Forges-les-Eaux）係盧昂以東之小鑛泉遂告陷落。德軍計畫是切斷巴黎通海之路，並迫令魏剛沿東南方退却，則巴黎不攻自下。

這時巴黎已開始撤退工作，同時德軍在俄易斯河之那雲（Noyon）及安河（Aisne）之斯瓦松（Soissons）着着進逼。俄易斯河是德軍到巴黎的一條捷徑，為控制這道河流起見，必須奪取該河與安河之間一道運河的Chemins Des Darnes大橋，再在安河之南取得立足點向香賓平原進攻，這是第五天晚上的戰事。

這場惡戰直使天地為之震驚，河嶽為之失色。德國以大炮替步兵衝開一條血路，法炮亦在不停地吼着，天空鐵鳥捉對兒廝打，德軍在無情炮火下一個拉着一個的皮帶攀登高地，他們一隊一隊地作了沙場之鬼，一隊一隊地踏着尸首和血跡，口唱「開進法國之歌」如潮水般前進不已。希特勒把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用在這次戰役上。據法國官方估計，自星期二至星期日德軍死亡四十萬，但德軍終於完成了兩面包圍巴黎的計劃，一面經過亞眠區域，另一面由巴黎西之塞拉河逆流而上，這時法政府已從

## 巴黎撤退。

自此以後，法軍即已喪失其再接再厲的勇氣，而具當政府上台開始向德軍覓取所謂『光榮之和平』了。

**英法聯邦計畫** 萊諾政府將退出巴黎時，曾向英政府暗示，倘至『迫不得已』時請求英國解除法國聯盟責任，讓法國單獨與德國媾和。這消息使意志堅強的邱吉爾大吃一驚，他左思右想，於飛往巴黎與萊諾會商之後馬上以七十二小時之久和他的閣僚草擬『英法聯邦』的共同宣言稿。

宣言稿大意說：『在此生死關頭，英法宣布其不可分離的聯合：從此法國與英國之名不復存在，只有一個法英聯邦……這聯邦設立國防及經濟的聯合組織。每個法國公民立即享有英國公民權，每個英國公民亦立即成爲法國公民……兩國一切給養及整理戰區工作將不分畛域。兩國只有一個戰時內閣，一切武力均歸指揮，且統治兩國任何區域。』

早就有人高唱着『英法美民主大同盟』的論調，假使英法聯邦成爲事實，不啻『民主大同盟』實現的初步。邱吉爾把宣言稿奏知英王，英王喬治六世亦已爲之首肯，不幸這底稿尚未傳到法國而萊諾內閣已告解體，於是這公文無疾而終，納入溫德莎宮檔案之內。

這公文的動議者還不是邱吉爾，是萊諾政府的國防次長特戈爾將軍（Charles de Gaulle）這  
位清瘦而粗莽的人物現年五十三歲，當法軍潰敗時，兩條腿不停地在倫敦跑來跑去，希望挽救法國的  
頹運。他是『以攻爲守』的戰論家，常謂甘茂林將軍倘採取主動戰略而不用嚴陣以待的戰略，法軍不  
難集中坦克車力量擊敗德國。

他那有進無退的精神深得英國閣員們的信仰，所以英政府允以全力與法國合作，即一切物質的  
合併，人力與國力的合併，造成法國人的英國和英國人的法國。

萊諾雖優柔寡斷，對『聯邦計畫』在原則上却表示同意。當最後之一刹那，英法海底電線與電話  
線突然不通，於是特戈爾自告奮勇於六月十六日薄暮乘高速度轟炸機飛往波爾多，他攜帶着英相邱  
吉爾機密信件以待萊諾政府之批准。

英帝國各屬地政府都贊成這個偉大的聯合計畫，大家都浮着一道幻想，英法兩大帝國的聯合力  
量可使歐洲黑暗時期不至降臨。

當特戈爾飛抵波爾多附近飛機場時，正值德機空襲，想把主戰派萊諾政府各要員一網打盡。特戈  
爾終於設法降落，匆往救護受傷和奄奄垂斃的萊諾隨員。當他知道萊諾將讓位於八四老翁貝當上將

以便向德國求和時，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空襲警報解除後，『凡爾登的保衛者』貝當政府開始與希特勒接觸。特戈爾敗興而歸，邱吉爾暗  
暗納悶。

英政府早就於三星期前獲知法國鬥志已失及希特勒以魔術催眠法國諸領袖的消息，邱吉爾內閣開始作英國獨力作戰的估計。後來意大利正式參戰，英國閣員們並不喪氣，因意大利的假面具揭穿，英國封鎖計劃反可放手做去，而使希特勒分開自己的給養去接濟意大利。但法國則因此陷於腹背受敵的險境，並不如此樂觀。

當英國勸法軍馬上進攻意大利時，他們遲疑不決，當英國宣稱決心繼續作戰時，法國政治家主戰和聚訟紛紜，結果英法以好友變成仇敵，特戈爾以愛國者變為貝當政府的『背叛者』。這決非任何人所能預想得到的。

## 英法箕豆相煎之一幕

邱吉爾流着眼淚向下院報告說：『這是人間最可悲之一幕。』

早兩月之前若有人說英法海軍會互相火併起來，別人至少罵他是瘋子，然而瘋子的話靈了，而自命不瘋者失敗了。

七月二日晚，英格蘭和蘇格蘭各海口英國官兵們機敏地登了法國各軍艦，這些法艦大半停泊於樸資茅斯和普利茅斯和英國艦隊停泊在一處，其中有兩艘較舊的主力艦巴黎號和古拔號，兩艘新巡洋艦，八艘驅逐艦、數艘潛水艇。同一時期，約有二百艘掃雷艇、潛艇驅逐艇和其它小型艦的法國官員們接到通知，謂已被監視，不許自由行動。當英國官兵躍登世界最大潛艇塞柯夫號（Sircoat）的時候，必需經過另一艘法國巨艦的艙面，塞柯夫號值班員聽得鄰船騷亂之聲，趕忙發出警報，於是引起了一場混戰，法軍官及英兵各死一人。

英法在三十六年前以書面簽訂的抗德同盟及先後兩次在佛蘭德斯以血踐誓的舉動至此一筆勾消，却讓希特勒在旁鼓掌稱快，慕沙里尼暗中把肚子都笑痛了。



法國水兵有最後選擇之權，或在英國旗幟下繼續供職，由英國發餉（每日約合美金三角八分），或遣散回國。立刻有數千人簽名留職，其中有些人願入籍為英國公民。

另一角落裏演着同一悲劇：埃及亞力山大港泊有法國主力艦羅蘭號、重巡洋艦圖爾維爾號及丟康號、兩艘巡洋艦和若干小艇。各艦司令們接到一張通知，不許開回法國，不許服從貝當政府，否則大炮與魚雷決不留情。他們正在面面相覷，真再巧沒有，意大利轟炸機冉冉而至，法艦毫不遲疑地和英艦一同放着高射炮，證明了『自家人還是自家人』。過後由法國水兵自行投票決定與英國合作，英國應允他們留在亞力山大港，毋庸助戰。

英國海軍當局下此辣手，說辣也不辣，足足猶豫了兩個星期，幹呢着實難為情，不幹呢又怕他們投入軸心國的懷抱，想來想去，才決定『先下手者為強』。假使法艦與德意海軍聯合，那麼將壓倒英國海軍，而英國以海洋為其生命線，所以不得不來一套『揮淚斬馬謖』的手段。

英國決心最難下，這次下得這麼快，據說有一內幕：當法國海軍上將達朗加入貝當內閣之翌日，還悄悄發密電分給各路司令，他說：『我已失却自由，這是最後命令，切勿舉艦降敵！』隨後他發表正式命令，着各艦一律開回本國海港。法國海軍司令們對於達朗上將的『治命』『亂命』倒不感興趣，

他們最關心的是——謠傳倘不服從新政府命令，他們的妻女將被投入德國的集中營。再則貝當政府逐漸更調不服從命令的官員，英國才漸漸着急，『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

以上兩處還算『不血刃而解決』，悲劇的緊湊場面是在直布羅陀以東二百英里的奧朗灣(Bay of Oran)——在法屬阿爾日利亞的海軍根據地 Mers-el-kebir 陸地炮火及山上炮台掩護之下，是法國海軍主力及前鋒所在地，泊有主力艦四艘，即新完成的巡洋戰艦二萬六千五百噸的鄧扣克號及斯特萊薩堡號，速率每小時三一·五海里，各裝有十三吋口徑大炮八門，原為對付德國袖珍艦之用；另兩艘是改建後的二萬噸戰艦布勒塔尼號及普洛文斯號。除開四艦之外尚有一萬噸航空母艦泰斯特司令號及輕巡洋艦若干，驅逐艦潛水艇無算。

英政府派索謀維爾少將(James Fownes Somerville)負責處理。此公是魚雷專家，矮小而瘦削，不久以前與法國海軍少將阿布利爾(Jean Abrial)並肩合作，完成了歷史上奇跡『鄧扣克港之撤退』。以斯人而當斯任，昨為友而今為敵，他是怎樣的憤惻於懷呵。

一九一五至一六年索謀維爾少將服務於韃靼尼爾海峽兩年，一九三六至三八任地中海驅逐艦隊司令三年，這次是由北海調來，率有主力艦三艘（最堅強的伍得號在內），航空母艦皇家俄克號、巡

洋艦三艘、驅逐艦若干。

索謀維爾所乘旗艦之前相距約兩小時海程，有一艘驅逐艦將最後通牒送與奧朗港法國海軍司令甘索爾（Marcel Bruno Gensoul）。通牒上寫着：『我們不能讓貴國精良艦隊落入敵人之手。我們莊嚴地宣布，誓當恢復法國國土，職此之故，我們絕對不能讓法船被敵人用以攻擊我們。請你們在下列辦法中採一施行：第一，隨我們作戰至最後勝利而後已；第二，減少員兵，在我們控制下駛往英國口岸；第三，倘接受任一辦法，我們於戰後將各艦奉還法國，並承認賠償一切損失；第四，倘你們因受停戰條約的拘束，不能用以反抗德意，那麼請你們減少員兵，隨着我們開往西印度法國海口；第五，倘拒絕以上各款，我們以萬分遺憾要求你們在六小時內全部擊沉；……倘全被拒絕，我們奉有命令，必要時以武力阻止你們的船為德意所有。』

七月三日，遞送通牒的英國驅逐艦艦長荷南（Holland）要求面見法國司令甘索爾，甘索爾拒而不見，荷南下書而退。甘索爾立刻呈報貝當政府，貝當令其抵抗。六小時限期既過，索謀維爾下令皇家俄克號所載飛機在奧朗港外散布磁性水雷，那時法艦加足蒸汽，到下午六時起錨圖遁，索謀維爾下令向之進攻。

伍得號主力艦的十五吋口徑大炮及其姊妹艦向岸上發炮時，岸上法軍開炮還擊，但是法艦因蒸汽力太低，不能旋轉它們最重的炮塔，竟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一會兒鄧扣克號中彈着火，且又擱淺，普洛文斯號和布勒塔尼號圖逃時一艘中彈，一艘被水雷所毀，泰斯特司令號被擊沉，該隊旗艦摩加多爾號及驅逐艦數艘亦被海洋吞噬了。

海上一片火光，還有烟幕是逃走的驅逐艦放出來的。在烈燄濃烟中斯特萊薩堡號鼓足馬力向茫茫巨浸中駛去，皇家俄克號上的飛機流星般追在她的後面，結果她大概帶傷（被魚雷擊中）和巡洋艦五艘及驅逐艦若干艘逃回法國土倫港去了。

這次法國官兵死傷及失蹤者千餘人，英方公布僅死水兵一人，官員傷者一人，飛機駕駛員失蹤者一人。但據西班牙方面消息，英方死傷之數決不止此。總之自一八〇六年英法海軍在西印度羣島多明谷附近發生激戰以來，這是百餘年來僅有的手足自殘之一幕；事後德意報紙斥邱吉爾為『萬惡不赦的暴徒』，英報則稱之為『有決心負責任的賢明領袖』。

貝當政府的忿怒是不可掩飾的，他馬上宣布和英國斷絕外交關係，並遣法機轟炸直布羅陀。三天後英國轟炸機又出現於奧朗港，帶傷的鄧扣克號又中了六枚炸彈，把她完全擊毀了，貝當政府更氣得

幾乎想和英國拚命。

法國是世界第四大海軍國（除英美日之外），經此一役之後，主力艦損失百分之八十四，巡洋艦百分之四十八，航空母艦百分之百，驅逐艦至少百分之十六，潛水艇百分之十四，潛艇驅逐艇及其它小艇百分之十五。

一九四〇，八，二十五。

## 近東與地中海之爭

紅海介於非洲東北角與亞洲西南隅，長約一千五百英哩，寬約二百五十英哩。這個通往地中海的『熱浪』有兩扇門戶，一爲內門即塞得港（Port Said），在昔卽爲英國的軍事重鎮，一爲外門即丕林島（Perin）位於亞丁灣之入口處。上次大戰時，英國的敵人土耳其軍由亞洲西進，復從北方經蘇彝士河而入阿刺伯、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第二次大戰於意大利參戰後，這區域的戰場改換了一個方向，英國的敵人在門戶的另一面向西及向南進攻。

上次大戰時英國利用亞力山大港與塞浦路斯島爲其海軍根據地，保持其東地中海霸權，並以保持其往東方的一條捷徑。這次大戰後這條捷徑的西部——地中海中部——却被意大利截斷，所以英國艦隊除保護蘇彝士運河外尚有另一任務，即威脅及攻擊意大利的地中海交通線，切斷意本部與東非意軍的聯絡線，自然阿比西尼亞的意軍也在其內。

你切斷我，我切斷你，看來異常混亂，那支被英國切斷的東非意軍同樣可切斷英國的路線，除地中海航路被他們搗亂外，英軍給養線由塞得港經紅海而達亞丁灣之丕林島的亦將發生危險。

這一扇外門因海峽太寬，不易加以封鎖。丕林島乃不毛之地，過去是海盜樂園，現在雖捏在英國人手裏，却不比附近各港之可攻可守。紅海南岸即東非沿岸有意屬之阿薩比 (Assab)、馬蘇華 (Massawa)、自法國跳出圈子後，亞丁灣之吉布底港亦非英國所能利用，現在英國根據地就只海灣對面的亞丁港。

這一對仇人各執紅海入口之一端，就像彼此互攔着敵人喉管，誰先得手誰能使對方噤氣。當然，意大利在紅海南岸的勢力較之英國在北岸的勢力不如遠甚，其在東非的艦隊只能攻擊商輪而不能與英艦爭一日之短長。但英國必需掃除意大利勢力才能安枕，換言之，必需向該區域意屬各港或阿比西尼亞進攻。

上次大戰時，近東發生變化就因為阿刺伯人對土耳其舉起叛旗，世界馳名的勞倫司上校——一個詭計多端的威爾士人煽動阿刺伯人革命，使土耳其成了土崩瓦解之局，才造成了後來英法共同控制近東的局勢。現在英國人師其故智，請出號稱「朱達之獅」的阿比西尼亞前王海利塞拉西來拆意大利人的台。

英國還有勞倫司第二，就是阿刺伯人呼之為「下巴爸爸」的格魯伯少校 (John Bagot Glubb)

他在一九二四年率領伊拉克及培杜土人抵抗沙的阿刺伯人的侵略，以此獲得土人信仰。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他指揮外約旦的阿刺伯獨立隊。他是個沉默、好學、清瘦、和藹的人，一口阿刺伯話比從前的勞倫司更爲流利，其潛勢力比勞倫司有過無不及。

自上次大戰後，大部阿刺伯人的土地已入英國之掌握，所以現在英國對他們採取懷柔主義。他們對英國雖不滿意（因上次大戰後英人食言而肥），對意大利人更不懷好感。阿刺伯人在紅海及地中海南岸分布於埃及、蘇丹、利比亞等處說着各種不同的方言，其複雜情形與在亞洲的同族相等，他們是沙漠中鬥士，英國願引爲良友。因爲利比亞和蘇丹缺少道路與鐵路，其主要路線迂迴於沙漠地帶，過去以駱駝爲交通工具，其比較開化的地方只有尼羅河兩岸草原。

意大利自參戰後，即循阿比西尼亞河道（即藍尼羅河與阿特巴拉河的支流）繞塔拉湖向蘇丹前進，對埃及和蘇丹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威脅。

自勞倫司在阿刺伯大顯身手後，沙漠戰術已有變遷：從前是舊式戰具，現在沙漠中布滿了飛機場。英意在利比亞、埃及及各港（連亞力山大港）互相轟炸，而飛機之偵察使過去勞倫司的突擊戰術難於適用。沙漠中主要工具不是駱駝了，代之以坦克車與鐵甲隊，回憶五十年前英國所組的駱駝隊已成歷



## 史上陳跡。

當意大利參戰時，英國在中東的防軍仍與二十二年以前相同：英軍八萬人，澳洲兵一萬五千人，紐西蘭兵一萬人，印度兵數千人，主要兵力集中在巴勒斯坦與埃及兩處，此外尚有地方分遣隊，亞丁港駐有印軍一千與英軍若干，這區域飛機共約有一千三百架。

利比亞意軍由格拉齊亞尼將軍率領（繼巴爾波之後），倘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交通未被截斷，尚可增派後備兵前來。利比亞行軍最大困難是缺乏水源。意大利倘欲增援東非，只有空中一條路線（因英軍在放棄蘇彝士運河前必將河道阻塞），東非意軍僅有薩伏亞師一師共二一三九一人，土著軍七隊共五萬人，白種農工混合後備軍七萬人，第一線飛機二百十五架，後備機二百架，必要時可由本國增援。英國海軍在亞力山大的有主力艦三艘，巡洋艦及驅逐艦均感不足。意大利海軍單是主力艦就有六艘，還有兩艘新艦即將開到。英國所能自慰的，意艦裝甲太薄，不足當英國十五吋大炮之一擊。

意大利倘攻入埃及與蘇彝士運河，英艦尚可逃走，運河尚可封鎖，只有埃及將坐以待斃。另一危機在巴勒斯坦，當地阿剌伯人因英人未踐一九一五年諾言，必乘機起而叛變，而海伐與黎波利的輸油管將落入意人之手。

英法對近東的警備力 二月下旬，在開羅以南希利俄波利斯（Helipolis）舉行閱兵典禮，那時英國軍樂隊奏着法國國歌，沙漠中的坦克車、裝甲車、大炮和運輸車排成一線，參加者有英印和埃及軍。魏剛將軍做過法國總司令，是甘茂林將軍的前任。近東方面除這個矮小的法國名將外還有英國近東司令韋發爾中將（Sir 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和駐埃及軍領袖威爾孫中將（Henry Maitland Wilson）。

埃及軍的最高統帥是年方二十歲的法魯克王。他悄然雜立於觀衆中，把這一天的尊榮讓給聯軍最高指揮官。

近東方面協約國未來的敵人至今還是個啞謎，蘇俄、德、意都說不定。魏剛與韋發爾對蘇俄都有經驗，選這兩位擔任近東軍事是值得注意的。魏剛嘗被法國左翼斥之爲『反民主者』，不過他並無做政治家的野心，他是愛馬者、虔誠的天主教徒，不喜與人辯論。一九二〇年紅軍進犯華沙時，他在福煦上將手下擔任波蘭防務，由於他的計畫擊敗紅軍而使波蘭得救。

韋發爾是蘇格蘭人，上次大戰時失去一目，現在戴着一個單眼鏡，是個頭腦新穎的軍人，嘗謂『每一軍人應有一番冒險舉動』。他會說俄國話，帝俄時和俄國革命後他都到過俄國，上次大戰時曾在高

加索服務，與尼古拉斯大公共同向土耳其人作戰。三年之前，以軍事關係奉派赴蘇，盛稱紅軍在精神與技術方面都有莫大的進步。英國派他擔任現職，是因為他洞悉「敵」情而不至估價過低。

協約國在近東方面，西至土耳其、埃及，東至伊朗、阿富汗有着全盤軍事計畫，倘德蘇聯合進攻，這些國家可以聯合抵禦，西方為土耳其陸軍，土耳其現為「非交戰國」，但與英法聯盟。埃及軍於四年前開始抬頭，現已達到很高標準了。除這兩支軍隊之外，巴勒斯坦有英軍，敘利亞有法軍。

伊拉克和阿刺伯都有英國空軍的根據地，還有亞丁是英國要塞。伊拉克與埃及相同，未向德國宣戰，但已斷絕了外交關係。較小的阿刺伯國家均守中立。向東一點，中立的伊朗和阿富汗雖不能指為傾向何方，倘紅軍欲假道進攻印度，她們必起而反抗。

由於沙打巴得協定，伊朗、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是近東聯盟國。伊朗王呂查汗不滿英國，最近還收容由伊拉克逃出來的國社黨人，但他不願讓紅軍假道，必要時將起而捍衛國家。阿富汗是一片山地，其北部對蘇未設防，但有英軍駐防於開伯爾山隘（Khyber Pass），必要時可供調遣。

英國參謀部為增援近東起見，特在澳洲與新西蘭抽調了一批遠征軍，現已向指定地點集中。澳洲軍在布萊美中將（Sir Thomas Albert Blamey）統率下，紐西蘭軍司令是佛利伯將軍（Bernard

阿人復國運動 意大利在東非發動戰事其目的在囊括法屬殖民地、奪取埃及和蘇彝士運河、擊破英埃蘇丹、英屬索馬利蘭及法尼亞等地。利比亞意軍在格拉齊亞尼上將指揮下集中兩師（三萬人）以備進攻亞力山大港。英方準備由利比亞邊境 El Sollum 作戰路上之撤退，退往水源充足及較易防守的 Mersa Matruh 炮台，此地即古代埃及及女王 Cleopatra 出浴之所。同時英國空軍輔以流動炮隊及機鎗巡邏隊將出而困擾利比亞意軍的配備及其前哨。

意大利目的在將其東非屬地與北非屬地打成一片，並將阿比西尼亞的邊界擴大起來。意屬東非總督為皇室幹員阿斯泰大公（Aosta），他是意王的堂弟，年甫四十二歲，曾盡瘁於殖民地事業，參與的黎波力、薩哈拉、阿比西尼亞各役，且曾徵行至比屬剛果。他身裁瘦小，是炮隊宿將和駱駝隊健者，兼為空軍將領。英國為對付這支兵馬起見，採取內部搗亂策略，請阿比西尼亞前王塞拉西以復國為號召。

塞拉西的大將是拉司比魯（Ras Birru），前陸軍部長拉司穆魯哈達（Ras Mulugheta）的驍將，曾與意軍苦戰不屈，他現在號召了從前逃入法尼亞、蘇丹及附近一帶山地的阿國武裝民衆，將起而與意軍作游擊戰。但該國駙馬拉司格莎（Ras Gugsa，塞拉西的女婿）則早已變節，現在管轄着北方的

## 狄格勒區域 (Tigrat)

阿國回教徒占該國總人口五分之一，其勢力集中於哈拉爾，這一城市與法屬及英屬索馬利蘭相距不遠，他們是意大利人的勁敵。已死回教領袖雅宿 (Lij Yasu) 之子逃至法屬吉布底，曾策動回教徒起而抗意，現以法國中途屈服，他們當然受了很大的打擊，但雅宿信徒遍於國中，已足使意人防不勝防了。北部山地中還有一隻別動隊由阿拉基 (Abebe Arragia) 統率，亦阿王宿將，曾在法國聖西爾陸軍學校留學，善操法意兩國方言，對游擊戰與現代戰同樣精通。

自阿國淪亡後，阿拉基明知抵抗無益，就勸他的朋友拉司卡沙 (Ras Kassa) 的兩個兒子相約投降，不料意人處兩子以死刑，阿拉基不禁大怒，化裝逃出首都，囉聚數千人在山區出沒無定，襲取意軍糧食及軍火，意軍恨之刺骨，曾懸賞約五萬美元購取其頭，一面派兵六千並攜有大炮二十四尊前往搜捕。一天，在距首都七十哩的 Anasc 河畔，阿拉基被意軍生擒，當晚他逃走了，據聞他現在予英國皇家駱駝隊不少幫助，在索馬利蘭附近截斷往來於吉吉加、哈拉爾一帶意軍運食糧與軍火的車輛。

巴爾波之死 在這次戰爭中德意各折損了一員上將：德國是前任陸軍總司令佛利區將軍，意大利是利比亞總督巴爾波上將。這兩人都死得非常神祕。

巴爾波爲一九二二年法西司黨進軍時四大柱石之一，一九二六年任航空部次長，一九三三年以水上飛機橫渡大西洋飛抵支加哥，使他大得名望。不久被任爲利比亞總督兼當地軍事領袖。

他的地位是自下而上的，由一個膽大妄爲的暴徒，幫助愛國詩人鄧南遮占領阜姆，幫助慕沙里尼進軍羅馬爲該黨軍事領袖。他發明用草麻油對待反對派，因爲反對派當中有些重要人物未便加以暗殺，所以他發明這個新奇可怕的刑罰。當他任航空部次長時，實際上他就是部長，奠立了以空軍發揚國威的政策，提倡結隊飛行。自橫渡大洋飛行成功之後，慕氏任之爲意大利唯一的空軍上將。

他死時年僅四十四歲。他是黨中極孚衆望的要角，一般人都說他是慕氏地位的繼承者。自齊亞諾抬頭後，頗傳慕氏不傳賢而將傳塔，巴爾波之外放也許帶有調虎離山的意味。

據報，巴爾波於六月下旬乘一架重轟炸機飛至托布魯克（利比亞與埃及靠近的意大利海岸）偕行者有特利波力總領事、巴爾波之姪及其妹倩等，忽遇英機襲擊，機身着火下墜，機中人無一倖免。

翌日英國航空部鄭重聲明：「那天英國飛機絕對沒有飛過托布魯克上空，亦絕無擊落意機事。」德政府予佛利區將軍以陸軍國葬禮，慕沙里尼因巴爾波之死亦令全國服喪兩日，全意殖民地均下半旗誌哀。

一九四〇，八，十三。

## 慕沙里尼握有幾張好牌

有人說希特勒是『偷雞聖手』但是他確實握有幾張好牌——強大空軍、陸軍、降傘隊、潛水艇等等，只有慕沙里尼手中常常拿不到好牌而他賭運極佳。當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是採取能勝而不能敗的步驟，德國勝利同時他也取得勝利，德國失敗他並不跟着失敗。

讓我們看看慕氏手中的牌，他的好牌有：人口較法國有過無不及，新工業發達，處於戰略上優越地位，可以控制地中海中部，空軍甚強，海軍量小而質精等等。同時他的壞牌有：工業區靠近法國邊境易受襲擊，重要原料缺少，海岸線過長，地中海兩扇門——蘇彝士與直布羅陀封鎖後，阿比西尼亞與意本國之間將被阻斷等等。

意大利食糧與原料全恃入口，所以慕氏對『速戰速決』較之希特勒更為迫切。自希氏在西歐發動大規模攻勢以來，慕氏不能長此袖手，否則不僅引起德國的忿懣，且將不能分嘗勝利之果。同時慕氏把自己內部做查一下，教廷與王室反戰固不待說，人民對德國時存戒懼之念，自阿比西尼亞、西班牙、阿爾巴尼亞諸役後，人民更有厭戰的普遍趨勢。不過羅馬帝國的理想也在鼓勵着他們。

慕氏認北非爲意大利『天然願望』且視地中海爲『羅馬湖』英國海軍握住地中海門戶絕非慕氏所能容忍。另一方面必須取得新殖民地爲其市場及原料供給地。當上次大戰時意大利加入協約軍，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倫敦祕密條約允以德屬非洲殖民地及亞得里亞海東岸奧匈帝國領土之一部讓與該國，不料和會中吝而不予，後來意阿戰爭時英國又倡議制裁意國。慕氏想，倘英法取得勝利，將來對待意大利必較前次和會時更爲苛刻，反之若與德國合作因而取得最後勝利，容有新危機之發現，至少在現階段之內可完成其建立大帝國的特殊工作。

意大利參戰目的，一爲取得在歐洲的保障，一爲取得在非洲的新地盤。她要控制地中海及其門戶，把英國地中海根據地一脚踢倒，她的任務是集中空海軍在地中海一隅作戰。

意大利西境爲法國，里昂及馬賽爲意空軍最好最近的目標，但從陸地進攻則受地形之限制，因爲亞爾卑士山湊集於意境，法軍可集中一路進攻意國，而意軍則須分兵數路才可進攻法國。總之，意軍僅能牽制法國使之留有相當兵力防守法意邊境，這是援助德國的一種間接方法。

意大利東境爲南斯拉夫，意南久已不睦，意大利不僅想控制亞得里亞海東岸，且欲將南斯拉夫淪爲該國政治及經濟之附庸。她所征服的阿爾巴尼亞有一部領土突出南斯拉夫之西境，她所卵翼的匈



牙利虎視南斯拉夫之北境。數月來意軍源源向阿爾巴尼亞增防，大規模勞工及殖民團體絡繹而往，不獨南斯拉夫，即希臘亦在惴惴危懼中。

除土耳其外，巴爾幹半島最大陸軍國爲南斯拉夫，其常備軍雖僅有三十五萬，後備軍則有百萬之多。塞爾維亞族是歐洲好勇鬥狠的民族，意大利參戰後不東進而西征，除開外交關係，這也是一個重大原因。

假定意大利對南作戰，可調大軍百萬或增至一百五十萬，一面以艦隊封鎖亞得里亞海，在寬僅六十海哩的俄特蘭陀海峽敷設水雷，同時以空海軍猛攻南斯拉夫的達爾馬西亞海岸線，而陸軍則由山路崎嶇的阿爾巴尼亞向北推進。

意大利進攻的第一目標爲杜布洛夫利克海軍港（Dubrovnik），該港之南尚有近代化海軍根據地加泰洛港（Cattaro）。南斯拉夫海軍僅有輕巡洋艦一艘、舊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三艘、魚雷艇八艘、潛水艇四艘和幾隻布雷艇，海軍航空隊僅有陳舊不堪的水上飛機六十架。

意大利海軍無正確之統計，一年以前傳說慕沙里尼能調動主力艦四艘、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二十三艘、驅逐艦一百一十一艘、潛水艇一百零一艘及魚雷艇五十八艘，這裏表示意海軍有攻佔南海岸之

可能。但南軍可退入海岸後山岳地帶，這地帶山脈蜿蜒，差不多與海岸線齊長，除非德國同時由奧國進攻之外，南軍西面陣線是不易攻破的。

在北方，意大利還可用陸軍進攻，由的利雅斯德和阜姆向薩格勒布（克羅地首邑）進攻，該線不及一百哩，由該地薩河（Sava R.）順流而下可至伯爾格勒（南斯拉夫首都）。克羅地民族對統治階級（塞爾維亞族）平日確有不滿，一旦外患侵入，將促成民族之團結而使意軍疲於奔命。

不過西北方為日耳曼少數民族約五十萬人，假如攻勢由德國發動的話，這支人馬可作有力的內應。

阿爾巴尼亞駐有意軍七萬，這軍隊僅能協助海軍奪取加泰洛港，此外恐不能使用。阿爾巴尼亞之北與東有一片廣大的高原，居民是沉毅不屈的農人，他們將放下農具來執戈衛國。

意軍駐防阿爾巴尼亞者將留作後備隊，用以防禦希臘或協約國遠征軍由薩朗尼加沿瓦答爾河（Vardar R.）擾亂阿爾巴尼亞的側面，這是較近情理的推測。

伯爾格勒距意大利北境三百五十哩，飛機兩小時可到，這當然是南斯拉夫莫大威脅，但他們有肥沃後路可供避難。總之，南斯拉夫不像阿比西尼亞，更不像阿爾巴尼亞，而意大利又不像德國，除德意聯

合進攻外，他對付意大利的單獨進攻是不會胆怯的。

除南斯拉夫外，慕氏另一目標為希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希臘獨裁者梅達克薩司曾預言未來歐洲將陷於窮困，而希臘却不怕窮困，因為希臘備嘗憂患，任何情況不能使希臘人比現在更窮了。的確，安貧樂命是希臘人不可動搖的本領。

梅氏樹立獨裁制於一貧如洗的民衆上，他的勃興由於政敵相繼死亡，國會一盤散沙，但是希臘人愛好民主是他最大障礙。過去希臘人受土耳其壓迫，養成了他們這種特性，他們每個人的確都是民主信徒，因此梅氏不得不因勢利導，使政治與民情不至過於齟齬。愛琴海炎熱的氣候使希臘人習於偷懶，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時期人民喜睡午覺，農人睡在田裏，漁人睡在船上，中產階級倒在長凳上，這對於梅氏雷厲風行的命令頗有扞格難行之處，不過希臘人得過且過，對於不妨事的政令尚能安然接受。

獨裁政治的外表似乎比維尼齊格司及查爾達利斯（均前任首相）時代好看得多：警察晨起刺鬚（從前在晚間下班時），首都交通警戴上鋼盔像古代希臘戰士一樣，公共房屋髹漆一新，樹木次第種植，人行道亦不像過去之高低不平了，火車由總站開出時也有揚聲器報告了。

不過人民之愛好民主制毫無變更，某一著名市民說：「千萬希臘人都願公開援助協約國，這並非

我們同情於協約方面，因為協約國勝利後梅達克薩司的獨裁制將被推翻。」

意軍集中於阿爾巴尼亞邊境及亞得里亞海沿岸，希臘人深抱不安。另一希臘人說：「爲什麼英軍不在薩朗尼加港登陸呢？我們固不敢招之使來，但他們來了將不遇任何抵抗。」不過梅氏無論同情於那方面，他的最大目的是保持中立。

希臘已有限制麵包及食肉的規定，石油減少了，稅率增加了，不過當二次大戰爆發後數月，希臘物價僅增加百分之七·五，同一時期羅馬尼亞增加百分之十七·九，英國增加百分之十九·八。這種有利情況一半由於減少入口物之所致。一九三九年希臘產穀僅足供其百分之七十四的需要，工廠出口僅足供其百分之八一·六五的需要，想要自足自給還須相當努力。

入口貨銳減時正值出口貨因希幣貶值而劇增，尤以輸美橄欖油與烟草爲最著。總之，希臘人一方同情英國，一方欲避免捲入戰爭漩渦，所以他們在推行中立的獨裁政治下尙能相安無事。

倘慕氏占領希臘之薩朗尼加港，可阻止英國在該處建立陸軍根據地，同時可作爲觀觀達旦尼爾海峽的立足點。這海峽是地中海第三扇門，也是意大利所欲得之的，倘取得這個戰略上要點，慕氏即可圍禁蘇聯艦隊及商輪於黑海中。

意大利另一目的地爲近東區。數年來慕氏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等處將意僑組織爲東地中海之「前驅」，並欲煽起阿剌伯國家主義者掃除英法的統治權力。

地中海之西端爲直布羅陀海峽，意大利宣傳者都說英國在該地的防禦工事陳舊而不適用，將被意大利空軍一掃而空。由羅馬至直布羅陀有一一六六空哩，由薩丁尼亞至直布羅陀有八五〇空哩。不過，空軍能襲擊該地而不能占有之，唯一占有的方法是靠西班牙的幫助。

西西里之南約五十餘哩爲馬爾泰島，該島僅有一百二十二方哩，人口二十五萬，經濟上一無價值，但在戰略上是無價之寶，乃直布羅陀與蘇彝士之間的一個海軍根據地。意機從西西里起飛俯拾即得，英國海軍在馬爾泰很難立足。

馬爾泰之西約一百三十哩即西西里與法屬突尼斯之間的意屬班泰利亞島，經濟上亦不值一顧，但可建立爲空軍根據地，控制西西里與突尼斯的水路，這是慕氏的一張好牌。

現在要講到慕氏開疆拓土的計畫，這計畫自然從突尼斯入手，該地距西西里僅一百空哩，不但爲食物及原料之源泉，且爲意大利宣洩人口的佳壤。現在許多意大利人飄流到天涯海角而爲他國所同化，倘移民於突尼斯而能保持其國籍，於意國徵兵時有莫大效用。

追溯一八八一年俾士麥鼓勵法國占取突尼斯時，即爲法意兩國在北非留下仇恨的種子，他有先見之明，料法國占領突尼斯將引起地中海鄰邦（意大利）的妒忌，造成了德國的漁翁地位。

意大利最大殖民地爲利比亞，其西爲法屬突尼斯及阿爾日利亞，其東爲埃及及蘇丹，這或者是北非的新戰場。

法國屈服是慕氏意想不到的好賭運，從此他不但減少了一位強有力的敵人，並且可利用一個敵人攻擊另一個敵人。

一九四〇，七，九。

按法國屈服後意軍即大舉向希臘進攻，不料連戰皆敗，駭駭乎有退出阿爾巴尼亞之勢。一九四一年一月希相兼希軍總司令梅達克薩斯將軍以疾逝世，誠爲希方莫大損失，但意方兵無鬥志，迄今仍未挽回其頹勢。

### 巴黎淪陷日記 漢生活雜誌記者曼根紀事

六月十三日 這是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大半居民已往南逃難，我們留下來的靜靜地只等德軍到來。我現在是這所有六百間寫字間大廈中唯一照常工作者，也是我所住大公寓裏唯一居留者。巴黎鬧市都已變成了罕見行人的廢墟。本日下午屈指計算，走過 *Champs-Élysées* 大道的汽車只有八輛，行人只有二十個，昨早經過 *Royal* 路與 *Maxim* 一帶摩登商業區的只有一羣牛。

我們盡力忍受，電話尙能旋轉自如，但其它一切則非仰仗『飛毛腿』不可。寂寥的街市中發現許多奇異景色，一位老人兀自兜售國家獎券，而這時國家本身就不可捉摸的獎券一樣。幾家餐館雖照常營業，幾乎門可羅雀，偶有一二老饕坐在整齊清潔的餐桌之間，堂倌早已失蹤，大半由店主自行招待客人。

除了一處有官方告白之外，全城報紙已停，只有勇敢的霍金絲先生獨手印出最後一份的巴黎『使者講壇報』，只出一張，只印一面。

居留的人聽得官方『不防守巴黎』的報告，心下爲之一寬。今天氣候晴朗，『使者講壇報』亦停，

只有無線電傳布消息，但說得模糊不清，使人摸不着頭腦。

六月十四日 昨晚十時我默默地想，全世界不知巴黎命運如何，正如巴黎本身不知有何遭遇一樣。極端沉悶的氛圍中巴黎四周都被縷縷黑烟籠罩着，這是焚毀貯存的汽油。當晚我曾駕車巡視附近的冒烟處，那是蘭腦汽車行在 Issy-les-Moulineaux 的鍊油廠，那裏除我們之外沒半個人影，沉寂得像在夢中一般。歸途經過 Bas-Meudon 看見一支最後撤退的法軍摩洛哥隊，他們污穢、疲乏而懊喪，如足球隊之鑽羽歸來。

半夜二時巴黎全部靜寂如死，只有東城居民尚能聆取無線電消息，據說激戰還在郊外二十基羅米達之外，但今晨市民剛出門就看見德國機器腳踏車隊和換旗隊蜂湧而來，都不禁大吃一驚，許多人趕忙退回家中，未退回的亦未遇到任何困難。

到了九點一刻，Place de la Concorde 擠滿了德國攝影記者、訪員和無線電工作人員，等到首批德軍經過時，只聽得一片照相機拍拍聲和無線電人員向德國人民的報告聲。

九點十八分德軍出現，由 Royal 路經過攝影記者和無線電人員攢聚的地方，折入 Port de la Concorde 往南追擊法軍而去。當德軍未到之前，巴黎充滿着恐怖心理，德軍機械化部隊踏着血跡



前進，巴黎人滿以為他們所看見的是一隊隊灰色和菜色面孔，却萬萬不料現於眼簾的是面色紅潤的巴伐利亞和奧大利青年農民隊騎在肥馬上，他們或騎馬或乘車都因疲勞過度而昏昏入睡，經過 Place de la Concorde 時一個軍官把他們喚醒。

德軍進佔之神速出人意表。傍晚，全城旅館客滿，據旅館中人說，每個德國軍官在衝過荷蘭邊境前即已分派誰住在巴黎某一旅館某一房間內。各妓院亦照軍官階級一一分配。

下午，飛機在屋頂上低飛，巴黎人一種奇異心理看見機翼上的黑十字比之看見三色圈更為安心。他們預料巴黎將步華沙後塵，而現在那些青年軍官紀律甚佳，態度亦甚大方。在和風暖日之下，他們有禮貌的微笑把巴黎人的恐怖心都驅走了。

三五成羣的市民圍着善操法語的兵士們談話，到處可以看見那些不諳法文的也在細心學習，帶着德法會話辭典，伊伊啞啞的聲調逗得巴黎美女們忍俊不禁。

這些都是外表，實際上巴黎踏入了漫漫黑夜，其一切自由已告終止。

六月十七日 星期日平平無足稱述。河上交通停止，塞拉河波平如鏡，反映着巴黎一切景物。城外 Boulevard des Invalides 即過去甘茂林將軍總部所在地只有司關老人兀自站在門首，望着甘茂

林乘着灰色汽車絕塵馳去。

Champs-Élysées 比平常熱鬧，幾家開門的咖啡店擠滿了閒人，但有錢有勢者早已隨政府撤退，這些都是比較貧苦和低級的人。其中有德國男女秘密警察混跡在內，他們穿英國人或法國人衣服，能說道地的法國話，常喜與人攀談關於戰爭之可怖與巴黎之不潔等等，但是巴黎人望望然避之。

巴黎人向有充分的自由，現在一切都完了，不過表面上他們可得任何工作，可到任何地點，除開晚九時後（德國鐘點）禁絕行人之外。倘法人稍有敵對行爲，德人就用「懲一警百」的手段。一個婦人推着小兒車在 Avenue d'Orléans 走，穿過一排開得極快的德國軍官的車輛，那些汽車只好突然停止。那婦人正待轉彎時一個德國軍官向她開了一鎗，當衆宣布這婦人的「敵對行爲」，婦人腿部受傷，却喜後來治愈了。

巴黎人對侵略者的觀感各有不同，那些有親屬在前線作戰者暗中都在流淚或忿怒，其餘則無所謂。德國反英宣傳收着相當的效果，巴黎人大半恨英國人，詛咒英國得着法國同樣痛苦。

星期一晨有 Le Matin 報出現，其中並無戰訊，都是些「人事指導」如何處取得工作，何處售賣鮮牛奶及食物，尋訪失散的家人，教員、官吏發薪的招領布告，命令麵包店與餐館照常營業，禁止家長

任小兒外出等等。

六月二十四日 巴黎學校今年將不放暑假。上星期五日德當局命令公立學校上課，以免小兒在街頭流浪，公私立學校都得遵照德當局所指示的教材，這教材開始是『德國陸軍非常強大……德國元首爲至尊者……上帝懲罰英國。』

六月二十六日 食物價格飛漲一倍，仍在繼續上漲。德當局爲使兵士取得滋養料及便於購買起見，令小車載運香蕉及橘子在市上發賣。

日子一天天過去，許多商店、咖啡店、飯店紛紛復業。昨天德國高級將領興高采烈地搬入 *Rue Royale* 的 *Maxim* 和 *Larne* 兩大旅館，在 *Rond Point* 的 *Champs-Élysées* 和公園中都有音樂隊供平民欣賞。不過到半夜一切交通停頓，房屋空無人居，由高台上俯瞰浸在月色下的巴黎就像考古家所發現的一座古城，不但萬籟俱寂，連路上的油燈都熄滅了，只有一陣陣花樹的芬馥氣息流散在濛濛夜景中。

六月二十七日 全城都是貧苦的家庭。一個母親帶着六個將餓斃的孩子住在搖搖欲倒的屋子裏，她說：『我最後的積蓄都在撤退時用光了。別人告訴我巴黎可得工作時我回到巴黎，天天等候工作，

所得回答和盈千盈萬的戰後災黎一樣——慢慢再看機會。我們靠着振糧度日，每天數千人磨集着，要等上好幾個鐘頭。」

食物與飲料開始受限制，而且比前更嚴。商店及飯店奉「令」開門，因物品之缺少馬上關門。一位鞋店老闆說：『我有什麼鞋子可賣？所存的都是小尺寸鞋子，沒有進貨的機會。此外，包裝東西的紙頭、盒子、繩索都沒有，銀行裏不能取款付與店員。』洗衣作無煤不能工作，飯店無米為炊，皮匠缺少皮革。

淪陷『蜜月』一瞥即過，青年和藹的圖林根農兵——常常被巴黎人包圍向之攀談或聆取新聞的都被調往前方繼續作戰，代之者為年長兵士和殘惡人物，巴黎人漸漸露着不信任的眼光。

德國把地方行政交還法國市長、議會及其他官吏，附以若干禁律：企圖擾亂者，阻害軍隊者，戒嚴時停留在外者，結隊集於街市者，印發傳單者，工人不作工者，雇主不與工人以工作者，散發不利德國的消息者，在公共場所聆取外國無線電報告者；自然，私藏鎗械者處死。

七月二十日 六月上旬巴黎各報隨政府撤退，一星期之久巴黎人無報可看。後來產生了四種報，都是法西司、反猶與親德報紙，其新聞來源為D. N. B.（德國官方機關）。哈瓦斯在巴黎無辦公處，有些外國通信員留在巴黎，當德國記者昂然而入時，他們只好退避三舍。

巴黎四郊都是些富庶農村，主要肉食供給地諾曼第也距巴黎不遠，但以戰爭之破壞性，農田荒蕪與運輸梗阻，所以巴黎在淪陷後第一星期只能靠城內貯藏物供給飲食。郊外首先恢復的是塞拉河與俄易斯河兩流間區域，所以在缺乏洋山芋的短短時期後便有三輪腳踏車、小車、農人馬車和舊式車輛運來新鮮菜蔬，但因一月來無人過問，菜蔬都長得大而老。

不久各物漸感缺乏，六月下旬鮮肉存貨漸罄，七月上半月冷藏室亦為之一空。那時鮮肉來源極少而食物限制愈嚴，只有最高等飯店有魚可吃。雜貨店罐頭食物全部出清（法人性喜嘗新，平日對冷藏物與罐頭不感興趣），連地下室存貨亦只留得半數，而且和美國多年的陳葡萄酒同等珍視了。

牛乳製成品尤為罕有之物，若干乳牛被德人宰殺，把牛肉裝入罐頭以供德人之用。所以牛乳為珍品，不許製牛油及乳酪，要留供一歲半以下嬰孩、產婦及老人不時之需。奶油除某某區域限購八分之一磅外，簡直無從取得。雞蛋因難民沿途宰食母雞，亦成為稀少之物。

有錢人尙且感到吃的恐慌，普通巴黎人更不待說。若干婦孺向德國兵士喃喃乞食，勞工階級中因收入少而娼妓大增。

六月廿六日止，淪陷區已有失業者一百八十萬，此後未見減少。當局逐日宣布「一切恢復原狀」

——各商店均須開業，人民聽了只覺更頭痛而已。

八月二日 顧客差不多都是德人，看見什麼東西都要買，尤其是絲襪和香料寄給家中的女人。他們所用是軍用馬克，形式上與尋常馬克無異，只缺少沿邊的白線條，並無兌現字樣。有人問「何處兌現？」一個德國軍官在咖啡店帶着笑臉說：「到英倫銀行。」

爲求生活之正常化，當局獎勵戲院及電影業恢復營業，所映影片多半爲法商製片公司在德人指導下的製品，惟以德軍新聞片最受歡迎，其攝製之佳爲英、美、法以前各軍事新聞片所未有。據聞德國軍事攝影記者因工作致死者達三十人，似非過甚其詞。此外游藝會與女子表演均許營業，上座亦佳。德人在歌劇院外石級上和 Tuileries 花園中奏演德國陸軍軍樂，報載導演者爲音樂博士史密特教授，巴黎人趨之若鶩。

(以下爲曼根描寫本人被逐出境情形，從略。八月十五日曼根在葡萄牙 Coimbra 城補紀一段如下：)

八月十五日 巴黎 難民雖逐漸歸來，還是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工業尙未復興，一切機構停滯，人民生活像在夢中一樣。總之要等到英國 戰事結束後再說。

巴黎市民冷眼看着成千成萬的德人尤其是女人逐日湧入市區，報紙在德人控制下竭力聲辯這些人並非軍官眷屬或為來自萊茵、魯爾區的難民，讀者只報以會心的微笑。六星期以來，毫無作用的英僑常被德人捕去，巴黎人暗中對之深寄同情。同時還有法國婦人或排站在戰線辦公處探詢被俘、死亡、受傷或失蹤者的消息。

巴黎最大變遷為運輸狀況：除德國軍用汽車及運糧卡車外，人人都是步行，或乘腳踏車，或鑽入空氣悶塞而異常擁擠的地下車，沒有公共汽車、出租汽車及私人汽車，最有趣的是馬車復活，Royale 路上蹄聲得得為多年未有景象。

預料的流行病並未實現，自殺事件甚少，但食物銷耗量甚大而限制日嚴，除富有者外，失業工人長排佇立於施粥廠外。他們恨希特勒，恨萊諾，甚至連賴伐爾和特戈爾無所不恨，不過他們敢怒而不敢言。

## 希特勒的攻心戰術

德國除閃電戰外還有一套『攻心戰術』，旨在消滅敵人鬥志因而造成摧枯拉朽的戰跡。戰場上要使敵人震於德軍之不可抗，把一切擴大恐怖方法都施展出來。例如轟炸機裝有銳聲汽笛，低飛擲彈時以揚聲器擴大嗚嗚可怖的怪聲，其法雖幼稚却未嘗不使人聞而心悸。當進攻法國時，爲使人相信德國空軍之絕對優越，命航空練習生把陳舊飛機掃數飛出助陣，同時把所有後備坦克車及供練習之用的一齊馳騁戰場，使其數量對法爲十與一之比。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曾向老許林博士（Hermann Rauschning）說：『我們目的是使敵人自行潰滅，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來征服他們——神經錯亂、思想矛盾、猶夷不決、感覺苦悶等等都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當法國傾覆後，德國魔術家開始預定擊潰英國日期，一處無線電台假冒英國電台於演唱『上帝保佑吾王』之前公然勸倫敦市民立即攜帶細軟離家避難；一位德國外交官在馬得里東邀美國記者於十月一日到倫敦斯特蘭區（Strand）辛卜蓀飯店共進午餐；德國『美國——漢堡』輪船公司在



美國若干城大登廣告謂該公司各輪將於本年秋季恢復紐約航線，附以航行日期表；在南美各國，德人以大批鎗炮及軍用品原料出售，定於秋季交貨，且以大宗股票爲押品，以充到期不能交貨的罰款。

德國深知用刻版方式終有被戳穿之一日，所以他們隨時予以變幻，使對方莫測高深。試舉一『欲擒故縱』的策略：當法北慶戰時，德國間諜網忽在法境內散布德軍失利消息，那時德軍已處絕對優勢，這消息一旦證實不確，那麼以後法政府公布勝利消息將無人相信，而使法人陷於消極與失望之一途。這政策在法政府遷出巴黎時同樣用過，那時訛傳法軍已渡萊茵河，在德軍未抵巴黎之前，法軍當先攻陷維也納云。

多數與德人有接觸的中立國人民常於無意中變成德國布謠工具。德人暗示『空中電雷』、『新發明威力最大炸藥』、『神經瓦斯』、『神祕武器』等等，聽者信以爲真，因之一人傳十人，百人傳百，這種間接恫嚇策略比之德政府公開恫嚇方法更爲可怕而有效。

當荷蘭、比利時傾覆之前，兩國久爲『神經戰』所苦，德軍集中及邊境衝突謠言不斷傳出，本年一月有兩名德國軍官乘飛機故意在比境『被迫』降落，挾有參謀部進攻比利時計劃。同時德國間諜將反面有卍字的比利時國旗悄悄發給比國兵士，附以說明書謂德軍入境時示以此旗即可平安無事。

『攻心戰術』最成功之一次是侵入挪威之前夕。挪威德使館大宴嘉賓，放映電影以助餘興，片名『火洗華沙』觀者都不禁呆若木雞。該片在巴爾幹各國、荷蘭及比利時也曾放映過。最奇的意大利外交家也看過這片子，德國用意是使意人決心與之攜手作戰而不敢稍存二心。

炸毀鹿特丹市影片是由降落傘隊攝製的，該片證明全市已成一片瓦礫。實際上德人並未毀滅該市，因為那是無必要而且也太浪費了，不過國社黨選定該市之一部份炸毀房屋以供攝製恐怖影片之用。同樣法國埃夫勒 (Evreux) 菩末 (Beauvais) 兩城亦被夷為平地，在軍事上無重大作用，亦為『攻心戰術』之一種，使法人相顧失色而不敢稍擾德軍之鋒。

德軍進攻法國之前一方用恫嚇政策，一方對英法兩國極挑撥離間之能事。英機在德境散發傳單是攻擊國社黨的理論，而德機在法境發傳單則用簡單粗暴的文字：『當大兵壓境時行見如秋風之掃落葉！』『你們快快預備棺材吧！』

德國宣傳品不斷指斥英國以犧牲法人為唯一目的。一張漫畫畫着一個英國人，另一法國兵將跳入游泳池，池內寫着『血浴』兩個字，法兵跳了進去，英國人啣着烟斗走開了。果然有許多法國人深怨法政府不應讓英國牽入戰爭漩渦。

德法開仗後巴黎的德國間諜們造假信給前線法兵說他們的妻子被英國軍官拐逃了。同時德國無線電台廣播着使法軍自相猜疑的消息，兵士們疑將領通敵，將領們疑兵士不肯力戰。當某某將領巡視前線時德方電台能舉出其姓名及其巡視路線，當某一部隊到達目的地之一瞬間德方電台能舉出該隊番號、長官姓名及由何方開來，一面又從電話中假傳法軍司令部的『撤退命令』。

這套戰術在英國未見成功，一由於海峽之隔，二則英人鑒於歐陸國家之相繼傾覆於第五縱隊，苦的經驗使他們意志堅定而戒備嚴密，不為外物所動搖，不授人以可乘之隙，所以德人對英國除加緊轟炸外至今想不出一個『得心應手』的方法來。

## 德國對英作戰的新武器

德軍大舉攻英之前，已把他們較大的炮架在法國北部海峽邊，欲由此控制窄狹的英國海峽，轟擊對岸各港，甚至連倫敦在內。

德國現有大炮其射程達五十英里以上，除了這些，她至少還鑄成了一尊射程一百五十五英里的大炮，倘以這尊其大無比的大炮置於加萊斯海港，其炮彈可落於英國十七區城市內，普恩馬斯、牛津、諾桑普頓、畢特堡、哈威支都在其內。

這尊大炮開始命名為大愛美 (Big Emmy)，這是鑄匠的名字。可是，戈林的老太太也叫愛美，她不高興把她叫做大炮，所以這名稱還需改過。

上次大戰時德國最著名的大炮名曰大白沙 (Big Bertha)，這正是軍火大王克虜伯家一位夫人的名字。自然，大愛美比大白沙更大，大白沙價值四百萬英鎊，在隆城 (Laon) 附近森林架起施放時擊斃巴黎人二百五十六人，傷者六百二十人。

它的第一彈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魁特塞 (Quai de Seine) 落下的，未傷一人，隔了二

十分鐘後第二彈發出擊死二十一人。嗣後每十五分即發一彈，法國茫茫然不解所以，以為巨彈自空而降。是德國發明了目不能睹的飛機，或者法軍防線後某某大炮為德國間諜所奪，掉轉方向來向巴黎轟擊。那時法國官方根據這兩點加以追索。

第一彈爆炸三小時之後，有一彈並未開花，擊穿一所房屋的牆壁和地板，從這兩個洞可以推測炮位方向及下降角度。數分鐘後法軍司令已約略辨明巨炮的所在地，再展開地圖一看，知道它的射程可達七十五英里，必然用火車載來的，他們在地圖上發現一條支線伸入可疑的森林，於是在敵方轟擊三十小時之後，法國也架好兩尊火車巨炮開始向之反攻，反攻的炮彈雖未直接命中，却也擊斃了軍官一名，擊傷炮兵六名。

大白沙是克虜伯廠董事勞孫保格 (Rausenburger) 窮兩年之力造成的，其長度竟達十層巨廈的屋頂。它架在高二十英尺的鋼架上，當發射那重達二百六十五磅的巨彈之前必須精密計算，費時甚久，連地球的旋轉度也須計算在內。

巨彈從炮口脫出後每秒鐘升一英里，升入空間二十四英里後速度降低，但當達到目的地下降時速度又復增高。

這次德軍進攻鄧扣克港時曾用另一尊巨炮，其震動力猛烈異常，第一次發炮時有旁觀者一百人，軍樂隊從旁奏樂，這些人全體受震斃命，後來置於隱蔽處用電流施放。

一九二五年英法特務機關已發現德國巨炮秘密之大部份，不過有一點至今未明白，就是大白沙和它的姊妹炮用的什麼火藥，怎能受得起這大的高壓力？這種火藥除德國外全世界無人知曉。

德國今天也許把大愛美搬出來對付英國藉以削弱英國士氣。不過這種炮的實際軍事價值是大有可疑的，因為它發彈五十次後炮管必被震壞，要費一筆巨款換上一個新的，而轟炸機則能於更少時間及更少代價予敵方以更大破壞。

大愛美倘置於法國海岸，無疑地是英國皇家空軍最好的目標。

德國的另一武器是『直降轟炸機』。英法空軍將領從前認為這只是小小玩意兒，而戈林則加工製造，孜孜不懈，事實證明戈林的見解是高人一等。

德國閃電戰之第二期，已有一千架容克（Junkers）八十七式直降轟炸機進攻法軍陣線，同時保護自己的左右翼。這類飛機以長練式陣容高飛，藉西班牙內戰機會練習純熟，下降時如巨錘落地，用以轟炸公路、鐵路、橋梁、司令部及軍隊等。

機中有一巧妙爲德國所獨有的就是在兩翼之下裝有空氣停煞器，駕駛員利用此物於下降時將每小時四百三十五英里的速率減至二百四十八英里。

下降時減低速率可使空中戰鬥員敢於更接近目標，從容投彈而去。倘下降太速，他們必需在更高的距離翻身而下，否則有與地面相觸的危險，且下降太速，駕駛員和鎗手上升時將以體力不支而暈厥。炸彈投出後其爆炸力與下降速率毫無關係，速率減低的優點是容易瞄準。駕駛員下降時把前額靠在皮墊上，從前面瞄準器中看清了目的物，然後把下端兩輪間所攜一千一百磅的炸彈投下，如此可免空氣的旋轉力。機的兩翼下還帶有一百十磅的小炸彈四枚。

容克八十七式飛機是速率最高的飛機，平面飛行時最高速率每小時僅二百四十二英里，但構造上却堅固無比。上月英德空戰有數十架這種飛機，其機翼、推進機和油箱中彈累累仍能飛返根據地，且修理甚爲簡便，四十分鐘後又是一部嶄新的飛機。

## 元首學校

希特勒曾經說過：『將來的統治階級是一羣受過戰爭洗禮及融冶各種訓練的人物，其次為後知後覺，最下為屬境內的異邦人，我們可以毫不客氣地稱之為新奴隸階級。』

一九三四年德國創設了第一個『訓練領袖』的學校，現已增至三十二個，每個學校有學生四千人，他們都是『領袖的候補者。』一九三七年這些學校的名稱都改為『阿道爾夫希特勒』第一個學校以創辦人羅姆之名為名的亦已改用希特勒之名了。

這些學校是初級教育，挑選十二歲優秀兒童為學生，經過六年嚴格而規律的生活，一律棧色制服，注重語言、歷史及領袖性格之養成，廢除考試制，以品行為主要基礎。畢業後他們須受『七年實際生活之訓練』即勞工與軍事服務，並須學習一種技能或職業，學成後派往若干黨部機關從事政治工作，然後再由每班中挑選四分之一升入國社黨『禁衛學校』受訓。

『禁衛學校』共有三所：一所在波美拉尼亞之克洛孫西，一所在萊因區之布格伏格爾孫，一所在巴伐利亞之孫索芬，這裏專修主義及『領袖理論學』。學生在每一所學校輪流受訓一年，畢業後其成



績最優而有最高領袖性格者升入巴伐利亞之「元首學校」受精神訓練及領袖必需條件，這些人就是希特勒的繼承者。

希特勒本身並未進過許多學校，他是「生而知之」，不僅懂得政治外交，而且軍事也是他的「拿手」。他的總理府寫字檯上置有一部「一九一四至一八年英德大會戰各戰場紀錄」，他是「舒利芬計畫的實行者」。

舒利芬計畫是先擊破法國軍隊然後稱雄於世界，其「鐮刀式」用兵路線是由德國邊境突破荷比而繞至巴黎之西側，壓迫法軍離開海岸使之膠著於萊因河畔，然後德軍前後夾擊以收一鼓聚殲之效。

上次德皇威廉二世的將帥們操之過急，不展足西進而趨巴黎之東側，希特勒悉心研究之結果，認為一九一四年摩爾基將軍巴黎郊外之一戰，不啻鑄成大錯，卒之馬恩一役巴黎轉危為安，假使當時德軍兼程西進，也許舒利芬計畫早已完成了。

這次希特勒採取「新式舒利芬計畫」，德軍突攻荷比是引誘英國遠征軍由法國向北開去，然後他的鐮刀乘機插入，以安特威普為中心，轉向直趨法北達到海岸各埠，因而切斷了英國遠征軍與法國

## 大軍的聯絡。

孤懸北方的英軍因鄧扣克港之「奇跡」才免於全軍覆沒。當英國重組遠征軍參加魏剛防線之前，德軍以怒馬奔潮之勢由索美河與安河兩流域兼程而進，使協約軍措手不及。

魏剛所採用的還是二十二年以前福煦上將用以阻拒德軍的策略。魏剛陣線由海岸直達馬其諾防線，其間有若干弱點急待兵力之補充。希特勒同樣也學着法國軍事天才家一九一八年所發明的突擊戰術，即不斷地造出新戰場藉以牽制法國後備軍，使之不能充實魏剛防線。

事實上希特勒已經用盡了最後的一套本錢，如舊式飛機及用以訓練士兵的粗製坦克車均已加入前線，而且德國俘虜中常有訓練未久及膽小如鼠之人。

無論怎樣，希特勒現在是歐陸「新時代的拿破侖」，將來也許有他的戰術和戰略這一類名詞出現。

一九四〇，八，十一。

## 蘇聯外交政策

數年以前，蘇聯一位工人名叫施克伐謝夫的（Alexander Shkvarsev）拼命學習德文，他現在做到了蘇聯駐德大使。去年冬天，他和德外長李本特洛甫在柏林看過好幾次影戲，彼此互談兩國新產生的友好關係。

本年五月，李氏頻頻埋怨蘇大使，蘇聯未將去年二月德蘇商約所允許的東西送到。他說：『因蘇聯不能按約供給，德國只好向巴爾幹各國購進油、棉花與食糧，而以機器為交換品，因之德國不能把蘇聯所定的機器送往蘇聯。』李氏埋怨蘇聯報紙對於德軍占領荷比及在法國之大捷並未極口讚揚。他又質問『英國駐蘇大使克里浦司（Sir Richard Stafford Cripps）在莫斯科搗些什麼鬼，是否收買蘇聯對英友誼？』總之，德蘇在歐洲應劃分勢力範圍，彼此通力合作才好。

莫洛托夫聽了這些話，便想到歷史上往例在提爾西特（Tilsit）拿破侖曾向俄皇亞力山大一世提議瓜分歐洲，俄皇倘贊成，則法俄戰爭可免。不過史太林想起來，拿翁由於莫斯科之敗北而一蹶不振。史太林很了解德國，你有幾分力量她就給你幾分顏色，所以將軍經武是對付德國的不二法門。

於六星期之中蘇聯兼併波羅的海三小國，向羅馬尼亞取得比薩拉比亞及北布柯維那。現在她致力於三點：(一)從羅馬尼亞取得普魯斯河(R. Pruth)各橋梁及多瑙河之勒尼島(Reni)；多瑙河口之斯萊克島(Snake)，如此則蘇聯可控制中歐主要河流；(二)援助保加利亞向羅馬尼亞取得南多布魯甲；(三)從土耳其取得韃靼尼爾海峽管理權，至少兩國共管，因為這屬黑海門戶，帝俄與土耳其帝國過去曾引起八次戰爭。

這些都是希特勒所不願的。保加利亞若取得多布魯甲全部，將與蘇聯接壤，則該國將置於蘇聯控制下，而蘇聯南可展足於韃靼尼爾海峽進而問津於愛琴海以與意大利爭雄，西可假道南斯拉夫進窺阿爾巴尼亞及亞得里亞海。倘蘇聯如願以償，第一步阻過了軸心國東進之路，第二步可將巴爾幹變成蘇聯的行省。

希特勒對蘇聯的動作甚為注意，因無暇東顧，特請意大利外長來商討巴爾幹問題，那時羅馬尼亞掉轉頭來乞援於德國，德意兩國的決策是叫匈牙利切勿以武力占領特蘭夕爾文尼亞，有話大家商量，莫讓蘇聯乘機漁利。

蘇聯報紙堅稱這些行動是對付英國的，與德國毫不相干。這是兩面光的政策，德國若戰勝英國，蘇

德仍可保持友誼，而蘇聯之聲勢日厚，德國不敢以正眼相覷，若英德相持不下，德國對蘇聯不容不作更大的讓步。即以目前而論，蘇聯舉足輕重，希特勒或將讓蘇聯控制韃靼尼爾海峽而以維持巴爾幹現狀爲其交換條件。

蘇聯外交政策使人莫測高深，但仔細研究起來，手段常有變換，目的始終如一。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一九三九年德蘇不侵犯條約成立，看起來似極矛盾，實則蘇聯只有技術上之變更而已。自一九一七年革命起至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止，蘇德關係較之英法友好得多，起初英法欲推翻共產政府，一九二二年日內瓦會議時英法允以金錢供給俄國，只以恢復資本主義爲條件，一九二五年蘇聯被逐出洛迦諾會議，一九二七年情勢更劣，倫敦搜索蘇聯阿科（Arco）商業公司，後來英蘇斷絕了外交關係。

那時蘇德異常親善，自一九二一至二九年兩國間簽訂了重要條約八項，希特勒得勢後友好關係未變。一九三四年希氏向國會演說：『不論兩國間生活上如何歧異，德國必須與蘇聯維持友好關係。』但在同年下半年，希氏拒絕與蘇聯成立不侵條約，而且意態間大有變動，法國趁此機會拉攏蘇聯，一面拉入國聯，一面和她成立互助條約，蘇聯欣然同意。

這是李維諾夫的全盛時代，他盡力推行集體安全制，主張解除軍備。後來漸漸看出集體安全制之

處處碰壁：一九三五年制裁意大利問題因禁油案未實施而有名無實，一九三六年英國提議不干涉西班牙內亂而德意干涉如故，一九三七年中日問題發生國聯竟一籌莫展，一九三八年蘇聯提議英法蘇共同援助捷克結果來了一次慕尼黑會議，一九三九年德國兼併捷克後蘇聯提議六強聯合阻止以後之侵略而英國認為時機太早，於是李維諾夫以辭職聞。

李氏之失敗即是集體安全制之破產。莫洛托夫上了台，他是集體農場制的勝利者，接着就有八月二十三日蘇德不侵犯條約之成立，這條約的意義就是讓蘇聯有充分時間充實國防。

外交部檔案保管人是年方四十歲的伐西爾張科 (Alexei Vassilchenko)，莫洛托夫最重要的助手。檔案中最重要的一件標着『比薩拉比亞和海峽』。蘇聯外交部目標中把比薩拉比亞、韃靼尼爾海峽和波斯破魯斯海峽看得同等重要。

七月德國發表白皮書把土耳其牽涉在協約國轟炸巴庫油井陰謀之內，蘇聯似乎相信這回事，土耳其深感不安。尤使土耳其焦慮的是德國似已默許將韃靼尼爾海峽劃為蘇聯勢力範圍。

一九四〇，九，二。

## 蘇聯不需要戰爭

蘇聯在歐洲行動尤其併吞波羅的海沿岸諸小國，美國認爲侵略行爲，但蘇聯在亞洲所扮角色也許尙未促起美國之注意。她是日本進展政策之敵，與美國同立於援華路線，對太平洋均勢也感相當興趣。

日本在亞洲大陸之進展足以危及蘇聯安全，蘇聯援華即所以自助。總之，蘇聯外交政策繫於內部安全者多，繫於向外發展者少。蘇聯於歐亞戰爭雖表示中立，這兩大戰爭對她的內部生活有着很大的影響。

爲求明瞭蘇聯怎樣應付戰爭，先得考察其經濟機構。蘇聯經濟之擴展其目的爲完成工業獨立國，過去十年間全部力量用之於建設大規模鍊鋼廠、鐵廠、電力廠、汽車廠及製造火車頭等——當然，獨立的工業經濟只能生存於重工業基礎上。蘇聯與美國相同，國境內有必需原料之大部份，所以十年來發展工業其目的爲開發本國原料而不外求。

最近數年蘇聯有一新傾向，礦區與工廠距離縮短了。例如庫斯內茲克（Kuznetsk）煤區的大鍊

鋼廠現能在二百五十哩內取得鐵苗、英岩、錳、火黏土等，而過去火黏土取之於七百哩外，鐵苗取之於二千哩外之烏拉爾，錳取之於三千五百哩外之高加索。事實上建立重工業不僅應以國家為根據，同時尤應以一區域為根據。

庫斯內茲克產煤過去經過西北利亞運至馬利泰姆省 (Maritime) 儲存，現則留於遠東，當地將設鍊鋼廠以當地所產鐵苗供給太平洋沿岸造船及其它工業之用。北冰洋船隻已準備運輸貨物至西北利亞之東北角及科利馬 (Kolyma) 金礦區、利那河 (Lena) 等處，過去貨物由西北利亞長線運至海參威，再取道白林海峽運往西方，而現則由茂滿斯克 (Murmansk) 直接經北冰洋航線運出，使西北利亞鐵路——蘇聯到遠東領域的生命線——減輕不少負擔。這種工業分立計畫之一部就是建立數千個中小企業區，各區係半獨立姿態，一旦被敵人攻入，鐵路破壞或土地淪陷時，其害亦可減輕。

蘇聯一切準備其目的不僅謀工業之擴展，尤注意於增加防禦工業之生產，軍火、海軍與空軍之建設等。當一九四〇年一月與芬蘭血戰方酣時，蘇聯發表防禦工業之增加率，一九三九年較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

當然，軍事工業奪去了若干和平建設，其它工業資本頓形短絀，因之延誤工業進步及日用必需品



之生產；至少去今兩年冬季日用品非常缺乏，莫斯科冬季購貨者排成一串，即食物亦難充分購得。

商店前排成一串，表現物資之缺乏與現貨之供不應求。謠傳某店有大量鐘錶與布疋出售，購者趨之若鶩，自新聞紙以至汽油都得排隊去買，這些證明出產與分配之缺少，而非購買力之缺少。

不僅日用品如此，住屋亦然，莫斯科尤甚。外人常見新屋林林營營，舊屋紛紛修葺，莫斯科路旁拆去大批破屋，但房屋之建造不能與市民之增加成一正比例。莫斯科人口已增至四百萬以上，一九二八與三九年間幾乎增加一倍。每一房屋都住滿了人，一室分棲數家為常有之事，一戶人家能有兩三個房間已是極其奢侈而幸運的人。新屋甫落成，即有住戶遷入，有些人等着好幾年才能搬進相當合式的房屋。衣食、住與日用品為蘇聯人民現在的切膚問題。現在普通人不能錦衣玉食，孜孜工作的代價只是一點點工資，戰爭對他們毫無好處。在這經濟制度下假使再增加若干用途，蘇聯人民將遭受更大痛苦，和平使他們努力工作，追求着燦爛的前途，他們大部份都不需要戰爭。

蘇聯生活程度低於現在的美國，他們雖無比較，但信美國為工業先進國，值得與之角逐。他們遷入新廈象徵着生活程度之向上，但為國家未來幸運，大家情願犧牲。一九三三年春季烏拉爾陷於飢饉，當地糧食尚須運往外國換取其機器，人民甘之如飴。那時建立了一所大機器製造廠，巍巍高廈在營造中，

工人以拉緊褲帶爲榮。過去十年間他們目睹新工業之蒸蒸日上，都在幻想着美滿的將來。

倘以生產不足爲工業落後之表徵，這不但不會使他們心灰意懶，反爲工業躍進的興奮劑，只要當地有着相當雄厚的購買力。蘇聯經濟現有一好現象，即本國尙有大市場待充實，大原料待開發。蘇聯工業不需要外國市場，本國購買力有擴大的趨勢，該國工業僅憑本國需要尙可漫無止境的擴充下去。以建造房屋論，尙須數年勞力始能竣事。現在蘇聯有幾種貨物仍爲外國的市場，似爲美國所造，美國爲生產過剩之國，蘇聯則爲生產不足之國。蘇聯外交政策的骨髓是物物互換的商業關係。

烏克蘭麥田是蘇聯食糧的主要產地，其百分之九十五強爲集體制農人所種，本年收穫或將超過一九三八大有的年。去年大雪，今天溶解後滋潤了下層泥土，但因缺少燃料以供農田機器之用，所以本年遲至春末才開始播種，可是那時正值昇平，正合着『不奪農時』的一句古話。蘇聯整個區域播種過多，單是烏克蘭已超過預定計畫百分之七。

中亞細亞種棉農人奉命開發帕米爾以北數萬畝荒地，這是一九三九年秋季二次大戰爆發後蘇聯完成大灌溉計畫的成績。先是蘇聯召集十六萬烏茲伯克人、塔基克人、吉爾吉斯人（種棉與瓜果的農人）開掘斐干拉運河（Fergana）以供灌溉，該河長一百八十哩，在烈日下工作者孜孜不輟，這河

流經過不毛及無水的山谷，其工程之艱險可知。河工完成後，印度北部諸山及喜馬拉亞山積潦奔流而下，把中亞不毛之地變成了膏腴之場。

蘇聯多方面需要和平，其最重要者為保持內部開發程序，民衆對此具有熱忱，而戰爭則將使此程序蕩然盡解其紐。今日蘇聯並未處於捲入戰爭之情勢下，擴大工業既無需開闢海外市場，過剩資本又可投供本國開發原料之用。

蘇聯雖未興侵略之師，其歐洲國界之擴展已達過去沙皇在波羅的海與巴爾幹的領域。紅軍開入波蘭及比薩拉比亞是恢復前在俄國統治及殖民政策下而現仍為同一語言的地方，他們未遇堅強抵抗，蘇聯後方民衆認為這是「解放同族」之舉。紅軍開入芬蘭亦為帝俄前所統治之區，芬蘭抵抗顯然出於他們意外，直至他們認為列甯格勒不受威脅時才肯罷兵。整個說起來，蘇聯在歐洲戰略地位用以抵抗由西方來攻者已大見改善。

倘蘇聯政策含有侵略意義，則為政治關係而非經濟必要。蘇德攜手可解除蘇聯西顧之憂，但時間久暫未可知。自二次大戰爆發以來，蘇聯動作乃用以爭取其在歐洲固有地盤，緊隨德國足跡而進。當德軍在波蘭已操勝算後即進軍東波蘭，當德軍席捲挪威、低流國及法國後即進軍比薩拉比亞，且將波羅

的海諸小國改建爲蘇維埃共和邦，與芬蘭簽訂一年償付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商約。她把國境西移，與柏林距離縮短，而戰時前線距烏克蘭及列甯格勒則更遠。蘇聯對德並非無復猜忌，當法國傾覆時蘇報以大字登載盈千的紅軍、海軍、空軍各高級軍官任用名單，且工業陣線又恢復了迅速生產制，其法即加長每日工作時間至八小時，每星期工作七日以代原有之六日，而每年可獲五十日的額外工作，這些都爲着國際局勢動盪不甯的緣故。

蘇聯一切行動官方均指爲防禦行爲，人民亦養成此種心理，所以人民願爲防禦戰而不願爲侵略戰。他們仍未忘却資本主義國包圍蘇聯的印象，報紙逐日載有各種題材使民衆深信即今仍受有某某等國包圍，雖非立時爆發，至少亦有相機侵入的計畫。侵入者大約爲德國、土耳其及日本，這些國家在地理上終是蘇聯的敵人。蘇聯對德土均訂有互不侵犯條約，對日本則否，因日本以東亞主人自居，蘇聯對之殊無好感。

在歐洲與德對立，在亞洲與日對立，而第一次大戰後協約國干涉西比利亞事件至今仍未忘懷，但一九一九年美國遠征軍強迫日人撤退使遠東政府得以成立，所以對美人不無相當好感。蘇聯援華即間接以美爲友，美蘇在太平洋有天然合作之可能。

一九四〇，十二，一。

## 法國戰敗後之驕子

英法盟約產生於一九〇四年，那時英王愛德華七世在位。締盟目的最初僅為兩國間互謀諒解，尤着重於北非洲殖民地問題，至一九〇七年演進為英法俄三國同盟用以對抗德國及奧匈帝國。一九一九年以後二十年來英法同床各夢，英國對德軍重占萊茵區採取放任態度，保守黨政府且與德國成立海軍協定，一九三九年春季英國不接受法國進行『英法蘇三國同盟』的提議，卒之法國背盟與德國單獨媾和，三十六年來同巢共命之局於以瓦解。

於奧朗一役後，法外長鮑多因宣布法國已不受英法同盟之拘束，並謂：『法國從英國控制下解放出來，此後可以自由意志行使獨立政策。』法政府取得德意同意，將以海空軍抵抗任何侵略，英艦及船舶倘開至法海岸十二哩之內，法岸炮台將施以攻擊。

貝當政府譴責英國：(一)英國不以全力援法，志在自固英倫三島，所以應負戰爭失敗之責；(二)法國動員三百萬人，而英國僅動員二十萬；(三)英國堅請法軍離開壕塹而向牟斯河進擊，鑄成軍略上之大錯；(四)魏剛將軍請求英軍在南部有所行動藉以堵塞阿托易斯(Artois)之裂縫，但英軍於趁起兩

日後忽棄去阿拉斯 (Arras) 而北進至海峽各港口；(五) 鄧扣克之役英軍生還者五分之四，而法軍折損一半；(六) 在索美河與安河，魏剛請英國遠征軍及空軍爲助，而遠征軍不見隻影，當地空軍四十隊中英國僅占五隊。

英法友誼與法國憲法一同走入墓道。法國憲法產生於一八七五年普法戰後，內容蕪雜而欠和諧，司法與財政各條款均付缺如，甚至公民權利亦無正確之界說。保皇黨與共和黨所能同意之點即以特種法律保障國家不使產生獨裁政治，這由於拿破崙三世的專制餘毒深嵌在法人心坎中，所以憲法給予衆議院以控制政府之大權。

舊憲法行之六十五年，現在貝當元首命副總理賴伐爾起草新憲法，將廢去『自由、平等、博愛』舊觀念而代之以獨裁國相似的『勞工、家庭、國家』等名詞。維希傳出消息，法國將組織聯合政府，以貝當爲名義上之元首，實則爲副總理賴伐爾、國防部長魏剛、內政部長馬奎特的三頭政治，其性質與佛蘭哥統制下之西班牙相同。

從前的顯要現在都變成了失意者：前總理萊諾以『汽車失事』頭部受傷甚重，現居神祕『醫院』中；前總理達拉第及前閣員孟台爾、台爾波司乘輪失蹤，現已解回法國待審。只有賴伐爾是天之驕子。

其次爲馬奎特，此公曾任波爾多市長，一九三三年脫離社會黨而另組『新社會主義黨』，完全仿照着希特勒的排場。

『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則亦堯而已矣。』此公不僅組織借鏡德國，而且蓄着希特勒式的鬍子，甚至服裝及思想皆同。他相信他不久將成爲法國獨一無二的要角。他曾經說過：『我研究過拿破崙、列寧、慕沙里尼和希特勒的相法，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貌。我比他們更身高，至少高過四吋。』

還有大名鼎鼎的杜里奧 (Jacques Doriot)，過去由共產黨變做國社黨信徒——法國『人民黨』領袖。他是魁梧奇偉和雄辯滔滔的煽動家，在著名左傾的聖但尼市當選爲市長決非偶然。

他是鐵匠之子，組織『人民黨』反對人民陣線。一九三六年六月勃倫政府解散右傾組織時，右派紛集於杜里奧旗幟之下。杜氏公然宣稱欲組織『法、德、意、聯盟』以代法蘇聯盟，他說只有和德國合作才能挽救法國。一九三七年市長被免職，一九三八年他做了佛蘭哥的聲援者，他在比爾波侃然說道：『你們（指西班牙人）作開路先鋒，我們將尾隨於其後。』他現在時來運轉，創辦一報名曰『國家之生命』，主張從政治與道德方面建立新法國。

巴黎反猶報紙『正在工作中之法國』（報名）提及前火十字團洛克大佐 (Rogue) 的大名，此

人爲退職參戰軍人，反對共產黨、猶太人和財閥，主張將二百萬參戰軍人組成一個親德團體，是法國法西司運動的一位急先鋒。

另一法西司信徒是前總理佛蘭丁(Pierre Etienne Flandin)，當賴伐爾與慕沙里尼談判時，他一直躲在幕後和郭培爾勾勾搭搭。

在貝當政府之下賴伐爾是天下第一號要角，此公拿出越王事夫差的精神來，想從希特勒虎口中挽救法國。當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將吞併奧國時，慕沙里尼出而阻止，所以一九三五年賴伐爾擔任法國外長，即運用『聯意制德』政策與英意成立所謂斯特萊薩陣線。齊巧這政策與英國意志相反，英政府欲聯德以制意，不到兩個月英國與希特勒簽訂海軍協約而三國陣線爲之瓦解。當意阿戰爭發生後，有名的賴伐爾、賀爾建議案便是賴伐爾的錦囊計，不料英國輿論大譁，外相賀爾去職，而賴伐爾亦隨以下野，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成立。

賴伐爾及右派均認爲法國之衰弱應由人民陣線負責，該陣線努力於內政之改革而使建軍、禦侮等工作因之停頓，以軍火接濟西班牙政府軍而使本國軍火匱乏，其外交政策則將意大利推入德國之懷抱。



賴伐爾是厭戰派和反共健將。老實說，法國人無不厭戰，當局和人民泄沓因循的結果，使德國軍備扶搖直上而戰爭終於無可避免。塞當一役失敗後，總理萊諾召見聯軍主帥魏剛，魏剛說『一切都完了，』外長鮑多因建議求教於貝當上將，貝當所怕者不是德國而是共產黨，以爲繼續抗戰的結果，共產黨必將乘機而起，這意見正和賴伐爾暗暗相合，所以賴伐爾做了貝當的智多星。

法國民主制之傾覆正值巴斯蒂爾一百五十一周年紀念之前四日，美國人聞之無不潸然淚下。美國宣布獨立雖早於法國革命十三年，這兩國畢竟志同道合，以自由與幸福爲依歸。一百二十五年以來，法美二國眼見民主制普及全世界，不禁以手加額。而最近數年間法西斯狂飈驟至，民主制逐漸沒落，最近連共和先進之國也陷於泥淖了，美國人焉得而不爲之驚痛。

在維希，賴伐爾出席衆議院時宣布：『謀真正和平，你們必須把貝當上將所要的東西送給他。』貝當所要的就是兩院投票自行解散，以修改憲法之全權給予政府。那天衆院只投了三張反對票，翌日兩院聯席會議通過了這個議案，反對者八十名，勒布侖總統因之下台，而八十四歲的貝當做了元首，五十七歲的賴伐爾做了他的繼承者。

## 兩位鬥士

一、德國婦人 七月上旬，倫敦中央法庭審訊一件德國間諜案，被告人殷格蘭夫人原係德產（現年四十二歲），德國科隆城火車站脚夫的女兒。上次大戰後英軍曾駐防其地，青年軍人殷格蘭與之相識，一九二二年他們結了婚，不久她隨同丈夫到英國。一九二六年殷格蘭奉派在海軍服務，四年前他妻子才搬到樸資茅斯海軍區域來。

別人忘記了他是德國人，就是知道的也都認為她已變成英國人而對祖國無所留戀了，她丈夫正抱着同一感想。這次戰事爆發時她丈夫改任空軍軍曹，兒子也加入了海軍，她做了家庭女僕。

可是她非常留意擇主而事，曾在兩位海軍司令的家庭中工作，最後改投一位海軍少校，她的新主人正是敷設水雷最秘密部份的設計者。她工作異常勤勉，看上去完全是個溫和、愉快、機敏的婦人。

一天下午，她和油漆匠拉許李閒談，從希特勒談到英國聯合會（法西司黨）會長馬士烈。拉許李聽得津津有味，於是她開口說：『現在是法西司風靡一時的時代，將來希特勒得了天下，馬士烈就是英國元首，你何妨加入該會為會員。』拉許李雖未答應，並沒有反對的意思。她請她的朋友斯威斯特——

一五十七歲在樸資茅斯船塢中的副工頭再去勸導他。

拉許李頗有接受的表示，於是斯威斯特勸他加入地方防禦志願隊，俟德國傘兵降落時起而響應。不料拉許李報告當地警察，股格蘭夫人、斯威夫斯特及其同黨均被捕。警察在她家中（南海馬密翁路）搜到大批國社黨宣傳小冊和希特勒照相，她招認在樸資茅斯有英國聯合會支部，她和該黨黨員聯合，叫他們響應德軍以便乘機取得英國政權。她的計畫是在地方防禦志願隊中組織法西細胞（英政府擬發給他們的鎗枝，用以搜捕德國傘兵）藉以響應德軍，她一共招致了六十四個同黨。

丈夫兒子雖親，不如祖國親，一個離國將近二十年的德國婦人，一個苦力的女兒還替祖國擔任着這樣艱危的工作，正是德國民族性的優點。法庭處以十年苦役，斯威斯特十四年苦役。判決前她傲然說，「莫說十年苦役，就是二十年也不打緊。到七月底我可以恢復自由，希特勒大兵就殺到英倫了。」

二、英國海軍少校 法國新主力艦利什盧號（Richelieu）三萬五千噸，裝有十五吋口徑大炮八門，泊於非洲達卡爾海岸，周圍有小艦若干保護着，且在附近布置了一道障礙網。該艦明知英國空海軍將加以襲擊，因為艦長拒絕了英艦司令「限期合作」的通告。

一隻雙引擎的小汽艇悄悄向達卡爾海岸駛來，通過鋼網開到利什盧號的船尾，倏地投下一枚深

水炸彈炸燬了利什盧號的推進器和船舵，其爆炸力之猛烈竟將小汽艇的馬達都被震停了。法兵大呼有奸細，探海燈像魔舌般射着，高射炮吼聲如雷，一隻法國巡艇發現了在海水中旋轉着的小汽艇，該艇看看已陷於絕境了。說時遲那時快，艇上一具引擎忽然靈活起來，他們才急急向港外駛去，小汽艇伶俐地衝出障礙網，可是追兵却被自己的障礙網所阻而折回。

天方破曉，英艦赫姆斯號（Hermes）派出五架飛機來打死虎——動彈不得的利什盧號。魚雷爆發後海水矗立如山，利什盧號尾部逐漸下沉，英國海軍解除了一大威脅，紀錄上却增加了一位視死如歸的英雄——小汽艇指揮布里斯托威（Robert H. Bristowe）。

布氏身長六呎三吋，從小是海員，五年前辭職為倫敦市的一個經紀人，現又投効為海軍少校。

法國主力艦共有八艘，現在僅餘未落成的珍巴特號（Jean Bart），大概該艦與法國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若干泊於卡薩布蘭加一帶。此外西印度羣島、馬丁尼加島泊有法國航空母艦柏恩號（Bearn）及布雷巡洋艦愛美爾·柏丹號（Emile Bertain），還有輕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四艘、小巡艇一隻，再北一點，法屬瓜得鹿島泊有練習巡洋艦一艘，英艦已將該地封鎖，想要一網打盡。

一九四〇，九，十七。

## 巴爾幹戰爭與黨禍之分析

意大利進攻希臘，事前當未取得希特勒同意，即或不然，當爲事實上不得已之同意。希特勒之意若曰：『巴爾幹者德國人之巴爾幹也，歐洲者亦德國人之歐洲也。』而慕沙里尼則視巴爾幹爲其禁樹，希特勒既染指於羅馬尼亞，慕沙里尼怎能不着急，怎能再讓希臘被德國席捲以去，他向希臘發動所謂閃電戰是與德國爭肥，而美其名曰與德國合作。

巴爾幹久爲歐洲之火藥庫，二次大戰爆發後，全歐蠭蟻鼎沸，獨此莽亂之一隅得免兵禍，乃由利害錯綜之故，除德意暗中角逐外，尚有蘇聯關係。希特勒早見及此，不願在此生吞活剝以招軸心國之內訌，更不敢操之太急，以啓蘇聯之戒心，但盟友自告奮勇，自不便報以一個『否』字，所以希意間兵戈相接，而德希間外交關係未斷，甚至還有覓機調停的傾向。

慕沙里尼以爲『希臘無足道，意軍朝發而夕下耳，』初不料一戰不利，再戰而柯里柴失，三戰而阿京危。截至今日止，希軍勢如破竹，前途之變化雖不可知，至少在一般心理上已起莫大變化，這變化大不利於趾高氣揚的軸心國，大有助於艱苦作戰的英國。過去德國之戰無不勝，誠恃其兵甲堅利，而由於心

理作用——各小國畏首畏尾，各大國離心離德——者亦半。比利時王放下武器，「以免無謂之犧牲」，魏剛等所謂「再打下去命運更壞」這些卑怯心理已由希臘戰士之血搯拭殆盡。

倘無希意之戰，聽由希特勒在巴爾幹半島發動所謂外交攻勢，則希臘首相米達薩斯對法西主義傾心已久，南斯拉夫談虎色變，保加利亞見獵心喜，軸心國不折一矢未嘗不可置巴爾幹半島於其控制下，蘇聯雖有所不願，將不能與德國為正面之衝突。但以慕沙里尼「急功好利」之一念把希臘趕入民主陣線，堅定了各小國抗戰求存的信念，使蘇聯頓感軸心國勢力之煎迫而不得不改弦更張以求自固，這足以證明慕沙里尼之失敗亦即希特勒之失敗。

保加利亞突然中止加入「軸心國公約」由於蘇聯暗中授意，蘇德關係雖無顯著之變化，至少已不如前此之相需甚殷了。自莫洛托夫報聘柏林以來，蘇德關係未增進，相反地美蘇邦交漸好轉，這不是說蘇聯將折轉方向與英美合作，不過軸心國東進步驟引起蘇聯的戒心，而意軍之不耐戰引起蘇聯的輕視，那是有其必然性的。

因意軍戰敗引起的不利於軸心國的局勢，除意大利自身挽救外，德國殆鮮補弊救偏之可能。倘假道以援意，蘇聯不能坐視一也，保加利亞能否任其通過二也，土耳其、南斯拉夫兩國將起而反抗三也，大

足損害意大利威信也。意大利不甘以二等強國自居，倘因德援挽回其軍事頹勢，則希臘非其所有，從此無問巴爾幹之可能，且今後將不能復躋於強國之林，只能與匈牙利、羅馬尼亞同仰德國之鼻息耳。

另一方面，希意戰事不但穩定了英國東地中海的戰略地位，且為轉移戰場爭取有利形勢的一大關鍵。現在英國戰略對德國取守勢，對意國則取攻勢，利用希意戰事削弱意國陸海空軍實力。倘阿爾巴尼亞盡入希軍掌握，不獨地中海非復意國之湖沼，即亞得里亞海亦幾幾成為意國之弱水了。英國在這方面的努力至少已獲局部成功，今後倘續有進展，一方剪除德國羽翼，消耗德國資源，煽動德國統治下各民族的分離運動，一方在非洲及近東一帶誘導法國人參加特戈爾『自由法國』運動，那麼英國將不難去荆棘而趨坦途了。

東方民族對巴爾幹戰事雖非痛癢不關，究係置身局外，但另一強國陷於泥淖，足以長自衛者之志氣，滅侵略國之威風，聞變而驚，聆捷而喜，自為人類應有之本性。尤以希臘官報不誇大戰果，諄諄以『戰局擴大勿遽樂觀』誥誡其國人，與中國當局『聞勝勿驕，聞敗不餒』訓言暗暗相合。當希臘決心抗敵之初，以該國經濟脆弱，軍備不充及領導人物米達薩斯將軍之未能盡孚人望，一般人未料有此；而意軍士氣頹喪，甯被俘而不願力戰，尤出人意表之外。由此得一論斷，當存亡絕續之交，衆志成城，不待文王而

興，倘得賢明者爲之領導，則勝券可操，更不必以一隅之得失而鯁鯁過慮了。

緊接意軍戰敗之後，軸心國在巴爾幹另一失敗爲羅馬尼亞鐵衛團暴動之一幕。該團前領袖哥特勒亞努舉行遷葬禮，德國要員參加主持，其時鐵衛團員突有軌外行動，屠殺前王要人達六十餘員之多，正與一九三四年奧國社黨員攻殺總理陶爾斐斯如出一轍。大抵鐵衛團在其主人策動下以報復手段爲奪取政權之初步，不料激起全體陸軍之總辭職，德國乃不得不以彈壓鐵衛團爲補苴手段。軸心國在巴爾幹所採攻勢，一爲政治的失敗，一爲軍事的失敗，而另一伴侶在東方則兼有這兩項失敗，這些是一九四〇——四一歲尾年頭極可注意的問題。

一九四〇，十一，七。



## 軸心國不利的趨勢

意軍在巴爾幹、北非一再戰敗，英德戰事相持不下，貝當政府突將內閣協理賴伐爾免職予以看管，這些事顯然都是不利軸心國的新趨勢。茲就最近各方局勢分析於下：

第一，蘇德關係之減退。當莫洛托夫報聘柏林時，一般人均料蘇德關係將愈見增進，良以蘇德不侵條約成立爲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奏曲，無論兩國終非好相識，至少德國勝利無把握之前蘇聯必以支持德國俾能繼續掃除英國勢力爲有利。不料莫氏匆匆返國，接着蘇聯阻止保加利亞加入軸心公約，而德軍假道攻希計劃頓成泡影。蓋蘇聯雖利於英德之火併，倘德國囊括巴爾幹半島則將爲蘇聯國防上莫大隱憂，所以她毅然加以阻止，使希戰火不致蔓延蘇聯邊境。當然，在掃除英國勢力的共同目標下蘇聯不會馬上轉變到棄德助英，不過蘇聯對德政策消極的轉變，正使希特勒有前路茫茫之感。

第二，德意關係之毒化。意軍攻希非希特勒所喜，而意軍戰敗反招希軍深入阿爾巴尼亞則使希氏啼笑皆非。日前賴伐爾屢赴巴黎與德國進行談判，德國曾提出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勞蘭及於戰事未結束以前許德國在法境沿海區駐兵兩條件，而願以交還淪陷區及不支持意大利對法要求爲其報酬。德

國意之所在，不外犧牲意大利利益藉以減輕其對法壓力，甯失歡於意藉以避免法國重投英國懷抱。昨日續有電傳，大批德軍集中西南部及奧國邊境有倏然進占意大利北部工業區計劃，倘所傳非虛，則慕沙里尼未受『打夥求財』之利，反蒙『引狼入室』之禍。

意國工業及軍備均非利於作戰之國。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之一幕，慕沙里尼斡旋最力，張伯倫、漢德森輩頌其挽救危機之功。去年德波走廊之爭，慕氏調停無效，大戰卒難倖免，意大利初以『非交戰國』自居，倘迄今不變，不獨希特勒不敢稍拂其意，即英國亦不敢動其毫髮。無論最後勝利誰屬，她必能分嘗杯羹，至少保持其『一言九鼎』地位。乃於德軍攻陷巴黎後，慕氏深信法國既一蹶不振，英國亦如危巢將傾，不惜變作『打死虎』的英雄，更以用兵希臘再變為『無能勇士』。將來英德戰事結束，倘勝利屬於英方，意國固有助紂為虐之愆，倘希特勒大功告成，其軸心伴侶亦只能仰其鼻息，莫敢與之爭肥。（德人至今尚以上次意國背盟加入協約國為憾。）倘英德覓取和平，意國或且有『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慘禍。慕氏固一世之雄，徒以一念之貪不惜自毀其歷史，馴至曳國家於泥淖，此足為實力未充工於投機者的炯戒。

第三，德西關係之渾沌。西班牙亦為『非交戰國』之一，迄今尚未參戰，且置身軸心公約之外，僅乘

機收回丹吉爾而已。過去佛蘭哥假外援而爲內戰之勝利者，其行詣殊無足取，自二次大戰爆發後，外而軸心國咄咄逼人，內而醉心法西主義之急進份子（如外長蘇拉等）推波助浪，佛蘭哥獨能處以鎮靜，其智竟在慕沙里尼之上。

第四，德法關係之動搖。這次法內閣改組，以佛蘭亭代賴伐爾爲外長，佛、賴雖係一邱之貉，不能視爲法國對德關係之轉變，但賴氏去職乃法國輿情所促成，此點則不容忽視。賴伐爾天生媚骨，假希特勒戰勝法國之威爲其再起之機，以外長而兼國務協理，以手無寸柄之文人而爲貝當元首之繼承者，此不獨法國之罪人，實爲人類之蝥賊。此次貝當假口『內政關係』罷免其職，並以書面通知希特勒，希氏爲鎮撫法人起見，自不能袒一人而動法國公憤。佛蘭亭亦爲親德要角，去年慕尼黑黑會議後曾電祝希特勒外交勝利，與賴堪稱難兄難弟，不過佛氏僅任外長，（內閣協理一職已予廢除，且無貝當繼承人之規定）其權勢迥非賴伐爾可比。這足證明貝當政府以戰敗國關係雖不能擺脫德國勢力，至少亦不容『內奸』誇張爲幻，而法人反德情緒之高漲，尤不難窺見一斑。

第五，德日關係之虛渺。希特勒所求於日本者爲日本南進牽制英美勢力，日本之所欲者爲利用德意戰勝從中漁利。自日本加入軸心公約以來，意軍在希臘及北非戰敗，因之日本南進濡滯不前，這是希

特勒對日本的失望，同時亦是日本對德意兩盟友的失望。就中日問題論，日本公布所謂『南京協定』而中德外交關係保持如故，亦正如意希喋血鏖兵而德希外交關係未斷，兩者都是軸心伴侶貌合神離的鐵證。

總之，希特勒只能靠着他自己，『有人錦上添花，無人雪中送炭。』當法國戰敗屈膝之後，德國對英攻勢頓挫，他只想兩個盟友一個在地中海興風作浪，一個在太平洋倒海翻江，替他出一把氣力；事實上這兩個盟友給他的只有失望和虛渺。德國以攻勢見長，軍事攻勢無論矣，即外交攻勢亦屢現奇跡，而現在不獨軍事攻勢受頓挫，即外交攻勢亦有途窮道孤之嘆。一般人推論歐洲局勢，有謂德國資源缺乏不耐久戰的，有謂德國形勢今非昔比不畏英國之封鎖政策的，不論怎樣，倘德國不能打破軍事及外交僵局，則戰事延長一天，德國即陷於孤立一步，而且心理上打擊比之戰場上打擊還要厲害，這是德國當前的一大難關。

一九四〇，十一，十七。

## 歲暮中之歐洲變態

最近歐洲動態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爲德軍援意設意方並不否認，且解釋爲「兩國同盟交換人力物力之實踐」；二爲德國以德軍假道援意，使用法國地中海沿岸港口，法政府遷回巴黎，起用賴伐爾等條件壓迫維希政府接受，貝當仍在竭力撐拒中，且謂倘德國壓迫過甚，本人甯辭職以示決心；三爲美國以李希海軍上將爲駐法大使，並令駐意大使斐利浦復回羅馬。

意大利乘人之危，於巴黎陷落後參戰，已招致道德上不可抵償的失敗，還以爲法既解體，英亦垂危，不難與德國平分歐陸春色，且使地中海成爲「意大利湖沼」，乃不幸侵希之師既潰，北非利比亞邊境駐軍復遭敗挫，造成軍事上不可挽救的失敗。意軍勝於德國未必有利，而敗則予軸心國威望以莫大損害，希特勒處此關頭，坐視不救呢，將使英國在歐陸得一「擇弱進攻」的基點，出兵援意呢，又將促動意大利人民仇德情緒及法西司政體之動搖，何去何從，尙難下一斷語。所能逆料的，無論歐戰結局如何，意大利必難避免更惡命運，或淪爲德國附庸，或負戰敗國之責任，兩者必居一於是。

其次，法國問題爲今後歐局重要關鍵，倘法國根據萊諾、特戈爾主張，於巴黎淪陷後遷往北非繼續

與英人駢肩作戰，以法國屬地人力物力之充沛及空海軍之未受嚴重損失，則局勢演進至今，軸心國弱點暴露，協約國當已穩握良機。當賴伐爾勞堪炙手之時，外長鮑多恩不安於位，國防部長魏剛奉命往北非視察防務，一般人幾疑貝當上將係一『名義上之元首』。後來發現魏剛出國明為遷就賴伐爾主張，（賴氏僅憚魏剛一人，魏氏既去，賴氏為唯一的元首繼承者）實係貝當的一着好棋，即用以為抵制德國的最後武器，倘德國壓迫過甚，法政府仍可重彈『遷往北非』的老調，縱然貝當不能脫籠飛去，則犧牲其衰朽之軀藉以激發全國敵愾亦為計之得者。

貝當等內心雖如是，究以強敵扼其吭臆，只得任聽賴伐爾一再赴巴黎做盡諸般醜態，這時人人知有賴伐爾而幾不知有貝當了；乃德國竟有違約迫使法國交出海軍及誘令法國加入軸心國之意，賴伐爾奉命唯謹，大為海軍派達朗上將等所反對，蓋法國既跳出戰線，其不願棄甲就乙乃勢所必然，無待為之分析。乃事有湊巧，正當賴伐爾假外力以自重，法國有不待歐戰告終即將淪為附庸國的時候，意軍敗耗頻傳，頓使法國維護國權派如飲一副興奮劑，貝當毅然罷免賴伐爾本兼各職，全世界對法觀感為之一變。希特勒處此關頭，倘對法續施重大壓力則有為涸轍魚之嫌，倘放棄壓力則在攻英與援意之軍事上又難取得便利，這是希特勒的第二難題。觀於維希方面最近行動，如對美國新任大使發表熱烈歡迎

之詞，如貝當於聖誕節特赦特戈爾部屬等，其不甘爲亡國大夫之心理灼然可見。

再次，美國派海軍上將李希爲駐法大使，並令駐意大使返任，顯然是對軸心國的外交攻勢。華盛頓方面最初欲以潘興將軍爲駐法大使，潘以年老辭，乃以李希承其乏。潘、李均爲貝當老友，這種作風曾見之於貝當出任駐西大使，那時西班牙處德意勢力下，法政府爲保持均勢計，起用佛蘭哥之師貝當爲駐西大使，英國亦派曾任外相之賀爾爲駐西大使，繼起仿行者有日本野村，英國哈力法克司之使美等。

無疑地美國欲誘致法意擺脫納粹勢力，或重投民主國之懷抱。歐戰到現階段，德不敢攻英，英亦不能攻德，倘長此相持，歐洲人民痛苦日深，美國保持其準戰時狀態，既非世界之福，亦非美國之利。爲打破僵局計，莫善於歐洲國家積極的肩起抗德工作，至少消極的不助德或不被德國利用，而戰禍可望縮短。人謂『美國迄今未參戰，』實則除出兵外，無論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美國早非置身局外的國家了。

一般估計，明年春夏之交，歐局便見分曉，這也許言之過早，但希特勒不願曠日持久，明春再發動一次『閃電戰』則爲題中應有之義。所以民主國爭取主動地位，由英、希在地中海發動軍事攻勢，與美國在歐洲發動外交攻勢兩相配合，兩者都是德國所應提防的事。

## 漢德森使德回憶錄

前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著有「一件不討好的差事」一文，述德國掌故及希特勒個性甚詳，爲這次大戰中重要文獻之一，茲爲節譯於後。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任英國駐阿根廷大使已有一年多了，那時我接奉外相艾登（鮑爾溫首相時代）的電報調我任駐德大使，繼斐浦士之後（Sir Eric Phips），斐浦士於四月間調往巴黎。

三月下旬我回到騷桑卜頓，在倫敦度過一個月繁複光陰，不斷延見或訪問別人，同時準備赴任手續。我最重要的訪問是張伯倫先生，他那時是財相，但首相鮑爾溫已宣布於皇帝加冕即五月十二日後將告老還鄉，張伯倫是預定的候補首相。我最先往謁鮑、張兩公，他們都贊成我應當盡力與希特勒及國社黨——即德國現政府謀妥協。在民主制度下的英國，對於剝奪個人自由、歧視宗教、排斥猶太人及工會的國社黨自有格格不入之處，但他們是一國政府，無論這一個政府是人民所愛戴或是暴力所造成，做大使的人不是派往外國批評這一國政情之得失的。我的職責是以全副精神謀與德國國社黨政府合作，猶之各國駐英大使一樣，他們只能與當權的保守黨政府合作，不管他們的內心也許有同情於反



對政府的自由黨或工黨的。

張伯倫把他對德國的政策說了個梗概，老實說，直到最後之一刹那我始終恪守着他的辦法，他的意見正合着我的私人抱負。我曾經探詢張伯倫先生，假使他做了首相，對於我初到柏林時我做了我認為無可避免的一些稍稍失檢的動作，他能否予以諒解？他說他對於一種有計畫的『有心之失』認為有時在外交上頗有效用，並且他自己近來曾親身體驗過。

我並未稍失良機去向德國人剖明我自己將要採取的立場。我離開倫敦時倫敦『英德聯誼會』開會歡送，到柏林一月後柏林『德英協會』設宴歡迎，與宴者有大批國社黨領袖，我因事前取得張伯倫的同意，所以演說時故意來一點失檢的地方，這却引起了英國某一部份人士的批評，有幾家英國報紙呼我為『親德派英國駐德大使』。我自覺那次演說問心無愧，可是也許因此造成了國人對我的種種成見，我的一切報告都被認為是親德的。不過那時每個人都掛上『親甲』『親乙』的招牌，誰也不能避免而立於超然地位。

英國人有時忘記世界上還有『不如他們』的地方（意謂富者不知貧者苦）同時不曾意識到獨裁制在某一點或某一時期內亦自有其需要，而且有時深合某一國之國情。所謂『某一點』古代羅

馬就是首次以獨裁制處理亂世的創造者，但他們比現在的『繼起者』聰明多多，因為他們深知限制獨裁者之權力只許有數月之實現。英國內亂後克朗威爾的鐵腕政治，公正的歷史學者不能否認其價值，那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世界大變亂之後獨裁者蜂擁而起亦可作同一解釋了。我們引以為奇的希特勒本身就是個讀史家，自握政權後涉獵更廣，牛頓特男爵（前德國外交部長）曾向我說，元首的歷史學問比他更深，有一時期他專心研究克朗威爾，可是到現在，他早已把歷史擱諸腦後了。

獨裁政治即使是長期的，並非都在可譴責之列。凱末爾將軍把一個老朽的土耳其改造為新土耳其，其他排斥希臘人，世人對之淡焉若忘，且能予以原諒。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使希特勒一步一趨，以為德國也應當排斥猶太人。平心而論，我們對獨裁者不應抹煞一切，慕沙里尼對意大利有偉大之成就不容否認，推而言之，更不容否認希特勒是個偉大的德國人，假使他曉得在何時何地應當適可而止的話。例如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博士（現任內閣總理）自己限制自己，絕不超越這個限度，他確是上次大戰後頂頂聰明的政治家。總之，獨裁者並非人人都是惡魔，我們或可咒詛這主義，但不能斥責整個國家或者整個制度，因為這中間只有若干部份是壞的。

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在『德英協會』歡宴席上的演說詞全部刊登於德國各報，只刪棄了最後

一段，那一段我籲請德國婦女擁護和平。我曾經引用一首詩，這首詩於一九一六年美國非戰主義的威爾遜總統當選時為傳誦一時之名作，其文如下：

我撫養我的孩子那裏是叫他去當兵，

撫養他為着我自己的尊榮和愉快。

誰敢把短鎗擱在他的肩頭，

叫他去殺那些同樣有父母的好孩。

後來有人告訴我，德政府非刪除這一段不可，否則德國母親們真會感到她們的孩子不是生下來給希特勒和德國做炮灰的。

我的演詞最使英國左派及一部份人士攻擊的就是這些話：我說假使英國人姑置德國獨裁政治於不論，單單注意德國進展中的社會事業則所得結論必佳；我說英國人誠能如此，可以得到些有益的教訓，不過我引為惋惜的就是他們只把眼光集中在幾株樹上，而忽視了全部森林的美景。

初次聽希特勒演說 我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到柏林，次日德國舉行勞動節，有許多名人演說可聽。我想第一次親聆希特勒的談吐，那時我尚未呈遞國書，所以先以私人資格到德國大劇院和辣

司加登(Lustgarten)

在劇院中我的座位和各大使們分開。希特勒雖也在座，發表演說的却是郭培爾，題目是『藝術與文學』。我承認我那時被他演說的自然姿式及其和諧聲調所迷惑，再則這題目與政治無關，所以他絕無平日對外宣傳時之惡毒、狡辯和扯謊。在萊司加登，萊博士(Lay)先致短短介紹詞，希特勒起而演說，他的演詞包含着對日薄崦嵫的民主國的抨擊，特別是英國，當時德國報紙有反英情調，不過其主要處是直接攻擊俄國中的猶太人勢力。

我當時興趣不在演詞之一字一句而在於希特勒個人及聽衆之心理。我過去任英國駐南斯拉夫公使時曾於無線電中聆取希特勒演說，覺得他的聲音粗暴而不易獲致同情。現在呢，才知道他具有演說家煽動天才，使聽者爲之神往。不過，那天氣很好，也許聽衆們願到別處逢場取樂而不願像沙丁魚般排成一串去聽那些聽過多次的老調，聽完了還得大呼『擁護』或『萬歲』。

希特勒的偉大在那裏？他用什麼方法做到一大國無與抗衡的領袖？靠什麼背景能使他的黨徒和國人奉命唯謹？這些都是使人難於解答的問題。事實上，他僅係地球上一代又一代不可捉摸的若干領袖之一，他是生存者之一例而已。這些領袖們身繫一民族之安危，或者以意外暴力和強權以求征服全

世界總之，希特勒是『非常之人』，德國自一九一八年之後也正是『非常之國』。

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革命。希特勒除了煽動家的天才外還有一套特長使他穩坐着頭把交椅，位居一切革命同志之上的這就是他的忠實——忠實於國家之使命，忠實於自身之偉大，他具有忠實和毅力。一次我看見他檢閱黑衫隊及褐衫隊，隊伍牽絲不斷地走了四小時，他自始至終伸起右臂來行着國社黨敬禮。事後我問他怎能如此，他說這就是毅力。我想有若干毅力是矯揉造作的。他沒有慕沙里尼的政治天才——我很疑惑他自己也許不知道在他名義下正在推進着的那部機器的全盤情況，但是他只要指出一條路線，全部機器就得依據他的計畫進或止。我到德國之第一年，常問希特勒的左右們，你們元首的特性是什麼？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元首的特性是『指端銳覺』。這是說他善於抓住時機，運用清晰頭腦及其趨赴目的的決心。一九三六年重占萊茵區就是決心之一大表現，那時他拒絕了參謀部和左右智囊們的警告。

他不相信外交團。一件事使我引為惋惜，我從未遇到研究希特勒私生活的機會。私生活往往可以體驗一個人的正常狀態，可以『人』對『人』談話而不受『一國大使』對『一個元首』談話時的一切拘束。除了極少時期我們偶然談上幾句話之外，我們大半是公式會晤或者因『不愉快事件』

而作懇談。他從來不赴那些有外交團參加的非正式宴會，我們同道中人有時特爲安排這種宴會而他絕足不至。過去有一時期他與外國人頗爲接近，後來逐漸減少了，不願與外交團人員有所謂私交，他無分彼此對外交界一律不表示信任。他是煽動家，但厭惡一切社交，他高興和心腹們在一塊兒放言無忌。當他接見外交界時他有自知之明，以寡言藏拙爲佳。他每年招待外交界三次：一次新年歡宴，一次是每年一度的例宴專請外交團領袖，還有一次是九月紐倫堡大會時的茶會。

首次見面異常客氣。吾王加冕之前一日，我接到希特勒的通知定於是日爲呈遞國書之期。這時不久之前德國發生「興登堡號飛船」不幸事件，外間謠啄紛紜，希特勒正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我真不湊巧，會見他時總在他爲了這事那事感情衝動之時。我們寒暄了數語，開始他表情冷淡，直到我慰問飛船失事及人命損害時，他才稍稍有了點活氣。他請我到另一室坐下，他說興登堡號未起飛之前他接到許多警告並且曾在船頭船尾細密檢查了一遍。他待我非常客氣。我辭別出來時暗暗納悶，這人有什麼祕訣手操德國之大權？

許多德國人尤其是女人常常向我誇耀着他們元首外貌及眼光之奕奕有神，當我接觸他的眼睛時總是滿蓄熱力而露忿怒之表情。這或者是我的不湊巧，見面時總在公式集會；但是我得承認，除了他

的事業誰也得贊他一聲『偉大』之外，我始終找不到他的偉大之處。他好像有一道靈符控制着他的人民。不錯，假使他需要，他吸引羣衆的魔力非常之大，這是他的本領之一，我有好幾次看到他的吸引力的效能，不過這種魔力他始終未施展到我的頭上，所以我不曾親身體驗過。在他正常狀態中我常常被他的坦白與合理的雄辯所折服，當他感情激發時——這正是他最能影響德國民族的時候，我唯一的對付就是請他『稍安勿躁』。他具有天然嚴肅和永恆不變的禮貌，但是我所大惑不解的，他怎能爬到這個地位？怎能保持其在德國的權威？關於後者，我想（一）德國人樂於接受專政者的統治，（二）國社黨既已產生了一位領袖，爲避免黨的毀滅，不能把這位領袖輕輕棄掉。

**到紐倫堡** 前已說過，我開始純粹以私人資格努力與國社黨領袖們增進關係是在五月英協會歡宴席上的一篇演說，第二次的個人努力是九月赴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過去從沒有英、法、美大使們到過紐倫堡，因爲這是黨的大會，非正式集會可比。一九三七年我和法國大使龐賽、美國代辦吉爾伯特各自取得本國政府的允許參加這個黨會，這還是第一次，政府僅許我們留在那裏兩天。

這次希特勒對我比平日特別和善。他當然很高興，這是第一次有英、法、美三大國代表參加黨的大會，他知道是由於我的推動。那天進膳時我和郭培爾有一長談的機會，談話主題爲消除英德報紙的成

見。這問題我和希特勒曾經談過，這次談話並無新的發展，未能覓取適當解決方法，不過郭培爾的態度是友好而英明的。單就腦力說，他是國社黨領袖中最聰明之一人，語言簡括而明確，辯才無礙，他在私人談話中不是無理性的，我最喜和他作私人談話。在外表和性格上他是個典型的愛爾蘭人，事實上他也許是克爾特族（Celtic）之裔。他生於萊因區，在天主教學校肄業，體格瘦小，微有殘疾。當他在柏林抨擊共產黨時勇氣百倍，他替希特勒和黨建立過不少功勞，當他向羣衆演說或提筆在手時膽大無比，從來不覺得謊語說得過份。

這時我和戈林也有一次長談。提及德奧合併問題，七月間我曾請求他以書面陳述（一）德國對英國包圍政策的實際不平之點，（二）德國最後目的。他一直以希特勒之意志爲意志，未以書面置答。十月間首一星期他提及往事，聲稱將與希特勒詳商後或可提出答覆，並且邀我同往普魯士羅明吞地方行獵，我欣然接受了。

戈林是開門見山的一流人物。我們交談若干次，雙方雖極坦白，從未越出朋友酬酢範圍之外。他個人不像希特勒或李本特洛甫之易動肝火，直到現在止我還得承認他是愛好和平的，是願與英國爲友的。在紐倫堡時他鄭重述及此意，不過他補了一句：倘英國拒絕與德國合作，那麼德國只能盡其力打倒



## 大不列顛帝國。

在國社黨領袖中我最同情於戈林，一九三三年國會縱火案他或者應負責任，一九三四年清黨時希特勒完全把柏林方面的責任交給他，他是希特勒推心置腹之一人。處任何危機中如戰時一樣，他的手段非常毒辣。一次向我說，他實實在在佩服的英國人是海盜德勒克（Francis Drake），他怪英國人太不毒辣了，從前的毒辣都退化了。的確，他像鹵莽滅裂的海盜，不過他具有某種優良性格，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在個人方面有點歡喜他。

關於戈林的神話 關於戈林的故事，大家譏笑他愛佩勳章，彙彙然遮滿了他的闊胸。德國有兩段笑話：一段說希特勒有一天朝謁上帝，上帝說：『我很歡迎你，不過你切莫把戈林那傢伙帶到這裏來，他來一次就得摘去一顆星。』另一段說：『某一黑夜，一個汽車夫與戈林所乘汽車相撞，以過失罪被控，他聲辯說這不是他的過失，因為戈林大帥沒有扔掉胸前的勳章，勳章撩亂了眼光使他無從趨避，於是他宣告無罪。』

一九三八年柏林流行着一段笑話是指戈林的空軍，他們說：『英國飛機有多少，天可以被牠們遮得看不見，法國飛機有多少，太陽會被牠們遮得無影無蹤，可是戈林把電機一按，空中的鳥無處可飛，只

能在地下步行。」人人說德國人不夠幽默，至少柏林人不是這樣。

我記憶所及，一九三八年戈林絕對是主和派，一九三九年他的德行不像身體一般結實，所以他不能堅持到底。他是運動家和賢明東道主，我和他有過多次的友誼爭論。

在羅明吞獵鹿 我在羅明吞所受招待飄飄然有雲裏霧裏之感。那是一所小獵莊，上端覆以稻草，內有各種新式設備，屋子裏全是女僕人，只有男僕一名，賓客們完全不拘禮節。除了我，外國人只有戈林內弟瑞典羅孫公爵（戈林前妻為瑞典人），此外還有施平（Scherping）、孟斯（Menthe）和青年飛行家勃魯企，即現任德軍總司令之子。

在歐洲濃密森林中獵取牡鹿與在蘇格蘭獵鹿迥乎不同。蘇格蘭的鹿深匿不出，只有鳴春季節才能尋其聲而跡其所在，在歐洲大陸，一個鳴春的牡鹿吐着有節奏的音調，在牠附近一定可以發現幾隻牝鹿。每值殘暉西墜，牠踱出窟穴來嬉游於林中廣闊之地，那兒有甜蜜的青草誘惑着牠。獵人最好的方法是在相當的距離等候着，有些獵人在曠地旁建立二十至三十呎高台，躲在台上約一小時就可以發現風流野鹿帶着牠的眷屬出來嚼草。

我到得很早，下午四時一切已預備好。出發之前戈林向我說，英國人不論怎樣善使獵鎗，總不會施

放來復鎗，他說一星期之前曾請一位英國獵人會獵一次，三發均未命中。我聽了怪不高興，誓為英倫三島爭回已失光榮。後來我發現施平和和孟斯都是獵鹿能手，他倆陪着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那兩位對於英國『屈死』外交家頗露『羞與噲伍』之色。我們爬上高台等候約一小時，果然發現牡鹿偕其妻妾施施然自遠而至，但距我們尚有半哩之遙，我陡然想起蘇格蘭的行獵法——在地下爬行而進，達到一個小圓丘距鹿羣僅約百碼，那畜生一點不在意，側面向着我，我一鎗透進了牠的心臟。從那時起英國人『獵人榮譽』賴以保全。戈林見我一擊而中頗為高興，當那兩位告訴他我匍伏而進的姿態時（德國森林中少有這種怪狀，）他不禁大笑，他說外交家在外交事件上正該如此做法。次晨我又打了一隻鹿也是一擊而中，並且也是匍伏而進的姿態，於是我取得德國獵狩會會員的資格了。

在羅明吞的兩天我快樂得簡直無以復加，運動家無國界，無階級之別，尤其在大自然之中人人都是平等的。

**哈立法克司**出面 一九三六年戈林以獵物保管員及運動家資格籌備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在柏林舉行獵物展覽會。當我於五月接任時我發現歐洲各國無不參加該會，只有英國是例外。打獵在各項競技中最不致引起國與國間猜忌和交惡，英國既居於世界運動界之主要地位，自不宜避不參

加，所以我向外相提議英政府爲該會募款以表贊助之意。後來果然有物質及金錢的捐助，英政府並且派華勒司先生（Frank Wallace）到德國來組織該會中之英國部份。華勒司僅費四五月光陰搜集了若干非洲、北美、亞洲熱帶的動物，連英王、英后、格羅塞斯特大公的獵物都在其內，最稀有的是一隻大紅熊貓。該會最後評判，波蘭獲得歐洲部份的頭獎，英國獲得海外搜集的頭獎。

德國一切組織都是很有條理的，這次展覽會成績甚佳，各國運動家都來參觀。法政府送到一批獵狐犬、獵人，附帶還有號角和紅色獵衣。該會中之德國部份，德國人未忘戰後所失的殖民地，特以地圖爲標記。至於希特勒，他或許不高興這個調調兒，他厭惡一切運動，並且在原則上他不忍戕害野獸生命，不過他也來參觀了一遍。我想英國之參加，戈林當引爲快慰。

英國參加這次展覽會却替哈立法克司製造了一個訪問柏林的機會。那時哈氏是樞密院大臣，根據外交上習慣，爲避免外間種種揣測，一位要人訪問外國時往往委爲私人行動，哈氏到柏林是以「一羣獵狐犬的主人」的資格。可是事實上張伯倫早想派一位英國政界要人親身與國社黨領袖們接洽，一般人推想希特勒同樣尋覓着這個機會，英政府尤望由於這次接洽產生兩國間進一步諒解，假使希特勒有誠意的話，那麼這次訪問是何等有意義的動作啊。

張伯倫果願努力嗎？哈氏雖誠摯動人，希特勒却不爲所動（但我聽得他亦略有感動）。德國人都把哈氏此行當作英國向德表示善意而額手相慶，官方則採靜觀態度。哈氏訪問柏林後，戈林向我說：「英首相果願努力嗎？他能把他個人意志強置於英國那些以國社黨爲無一是處的人羣之中嗎？他能扔棄那些濫調——國聯、法國包圍政策、集體安全制及以蘇聯牽制德國的政策嗎？」這些都是當時自命爲公正的德國人對英國之觀察。

希特勒雖在其職責上欲與英國修好，他不欲求之過急，他很狡猾，想先取得奧國及其它然後再與英國握手。他決不因欲修好英國而放棄其對中歐的野心。英國倘欲博得德國的好感，那麼只能默許希特勒在中歐的自由行動。

我到柏林的任務像演戲，一九三七年序幕開始，戰時曲（Wagnerian）的歌調，就是軍人有規律的踏步。比前更嘹亮，更繁複；機輪札札聲鼓鑄着大炮，更大的大炮；坦克車，更厲害的坦克車；炸彈，更凶猛的炸彈。這是以後四幕慘劇的前奏。

一個不貞之女 這絕非言過其實，德國國內發生一事成爲慘劇之第一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德國報紙宣布國防部長白倫堡上將於先一日與格魯茵女士結婚（Fraulein Eva Grubn），希特

勸與戈林前往觀禮。這事發生之前夕我到宣傳部晚餐，東家是該部次長芬克即現任德國經濟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客人約有六十位，內有閣員、陸軍將領、國社黨官吏和外交團人員，那時宣布了白倫堡行將結婚的事，聽者不約而同地都感到詫異，人人爭問格魯茵女士是誰，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底細。他們一再研究着，最後警察長希姆萊在『警更備忘錄』上翻出她的名字，下面註着她是一個美婦人，不貞之女。我懷疑這件事是那個陰險狠的祕密警察長擺下來的龍門陣，至少希特勒和戈林事前毫無所聞而他是早已知道了的，他和德國急進派都主張排斥白倫堡上將。

這事外洩使希特勒個人情感及威望上受了嚴重的打擊，白倫堡是他所最信任的，同時又是他的知己朋友，不料知己朋友欺騙了他。當他發現這個祕密時其第一步驟是苦勸白倫堡解除婚約，藉口受人愚弄，白倫堡不聽，這樣使希特勒大大動搖了對於部屬效忠他本人及效忠國家的信念。

還有更不幸的事在後。白倫堡總攬軍政雖甚得一般國社黨黨員之歡心而不得陸軍將領之愛戴，同時國社黨急進派恨之刺骨，因為他不是黨員，他反對他們干預軍事。不待希特勒發作，陸軍總司令佛利區將軍受各將領及上次大戰後碩果僅存的麥金孫元帥的慫恿悻悻然謁見希特勒，宣稱陸軍鐵的紀律斷不容許官至極品的國防部長與一個穢德彰聞的女子結婚。希特勒一則不肯接受別人的壓力，

再則爲顧全老友，起初拒絕撤免白倫堡之職，不料佛利區不僅以軍紀問題進言，而且批評希特勒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奧政策，這豈是希特勒所能容忍的事！事後約一月之久，戈林向我說：『假使你們的陸軍將領向張伯倫說：除陸軍事件外連外交事件我們都不贊成你的政策，那麼張伯倫將如之何？我曉得，張伯倫一定說：謝謝你，再會，革了他們的職如同希特勒對佛利區將軍一樣。』

### 佛利區將軍被免職

佛利區將軍與白倫堡上將都離職而去。希特勒那時想着，這兩位大員的更

動怎樣才做得於己有利，至少保持威信。三星期後即二月四日希特勒赫然震怒之後，這兩位大員的更動就連同陸海空軍及外交界人事大調動之下正式公布了，但外交政策並無重大影響。這兩位大員的更動對以後數月一切事態之變化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受了影響。希特勒自爲德軍主帥而成爲一個最高的戰神，季特爾將軍是幹練軍人，繼起執行白倫堡以後的行政工作，直接受元首之監督，不過監督是有名無實的；勃魯金將軍是才高望重的軍人，繼佛利區而爲陸軍總司令；戈林將軍升任大帥變成德國唯一炙手可熱的人物。大體上，希特勒以敏捷手腕突破難關，其成功自非偶然，他抓住『肅軍』良機掃除陸軍中專制及保守份子，再把黨的領袖安插在上面，把黨員滲入部隊之中，黨員希望對陸軍採取進一步行動。陸軍雖自知這遭失敗，仍相信慘敗的時期尚未蒞臨，惟軍與黨打成一片的種子業已散

播，且在逐漸滋長之中，自慕尼黑會議後更有高度進展，不過將來德國是在黨或軍的統治下還需這次戰事決定。

現在再提到白倫堡結婚事件，這事在精神上和事實上都發生重大影響。希特勒從那時起對內投了一顆巨彈，並且改變了他對於整個生命前途的展望。他變成更不近人情、更易暴怒，不論真怒假怒，態幾乎變成了他的常態，他對僚屬們不再信任了，而且也更易與之接近了。

希特勒到底聽誰的話？我一再研究，其答案總是『並無其人』。從白倫堡事件開始把他身邊最溫和而受人崇敬的兩個要角——白倫堡和牛賴特男爵都打入冷宮，把李本特洛甫接充牛賴特的位置（外交部長），那簡直是歐洲的災害。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奉召回國述職，同時奉令覓取機會與希特勒見面商討英德間調整關係的具體方案。根據德國報所載並參考希特勒偶然向英國客人露出的口風，英德間有兩個障礙物，一是我們在歐洲採取反德政策，二是我們拒絕退還從德國手中『奪來』的殖民地。我奉令向希特勒陳述英帝國政府在原則上準備討論一切懸案。

二月四日我回到柏林，那裏充滿着白倫堡事件發生後補苴乏術的不和諧的空氣，因之我謁見希



特勒的日期延至三月三日。這時艾登先生退出內閣，哈立法克司助爵繼任外相。不幸之至，這好像造化小兒每次在我會見希特勒的時候總得搗點麻煩，這次我又選定了一個「諸事不宜」的壞日子，奧國總理許士尼甲博士於二月十二日被召到貝許特加登鎮來，奧國命運陷於沸鼎中，希特勒正在勃然大怒，並且毫不加以掩藏。

總理府中的談話 我到德國舊總理府，坐在朝向窗戶的大沙發上，左邊小凳上坐着擔任紀錄的施密特博士，靠着他左手拐角希特勒坐在一張有靠手的椅子上，希特勒之側面向着我的正是李本特洛甫。我開始述明這次請見之意，我說我並非爭斤論兩或是來質問德國報不應在我們屢欲建立友好基礎的時候來打攪我們，我接着說英政府並未將當前困難估價過低，為克服一切困難，雙方應以互讓為根據並以最高理由為原則，使用武力的方法必需拋開。英政府承認有改變現狀之可能，但只能以最大理為據點，英政府曾研究英德間最大問題為縮減軍備、限制轟炸，這一點英政府希望廢除轟炸機；還有捷克、奧國及殖民地問題都有和平談判之必要。我探詢德方意見，並準備以任何方式維護歐洲和平與安全。

我叨叨絮絮地說了一大陣，足足有十分鐘以上，他面現彘蹙和猶豫之色，我却沉着而以極端友好

態度對付他，語句間並無疊床架屋之弊。他聽着，一直聽完了才開口，他說除非英國輿論對他停止攻擊之後，他簡直無從着手，這句話他是屢說而從未放棄過一次的。他決不容許第三國干涉中歐事件，他說數百萬德國人正在遭受着不公平待遇，自決與自治權必須付予德國人如付予其他民族一樣。他說奧國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民擁護許士尼甲政府，倘英國反對這種公平合理的解決，德國只有訴之於武力，倘那裏的德國人受壓迫，他一定起而干涉，他起而干涉時一定採取閃電般動作，奧國問題必需取決於公民投票。在捷克的日耳曼民族必需取得文化自主及地方自治權。

這擺得明明白白，希特勒對殖民地並不感覺興趣。他滔滔不絕地提及英國報紙之惡意謾罵，英國主教干預德國教堂的事，他不能容忍英國之干涉一切，而這些事在他看起來是與英國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的。接着談到忠於國社主義的奧國與捷克的日耳曼人遭受種種虐待之後，他的談鋒突然轉到裁軍問題上，並且指斥法蘇協定與法捷協定是對德國的威脅，他說：『所以德國必需擁有大量軍備，所以任何限制軍備的建議必以蘇聯為討論核心。』他繼續說到事之棘手者莫如『無論與蘇聯簽訂任何條約，你不能置以信任，猶之你不能叫野蠻民族了解數學公式一樣。與蘇聯作任何妥協毫無價值，我們不能讓她踏進歐洲一步。』他還說即以限制使用毒瓦斯而論，你能信任蘇聯嗎？

殖民地問題他好像滿不在乎，他作了一個結論，殖民地問題可以等四年六年八年甚至十年再說，這一點他應允以書面提供保證，可是直到我一年半以後離開柏林時他的書面並未送到。

希特勒欣然簽名。我們有時談到地球，希特勒無論在何地他的房間裏總有一架地球儀，我以為這是政治家及外交家必備之物。希特勒有時也退去了悻悻之色，甚至面帶微笑，但是李本特洛甫拿起幾份英國報紙尋瑕覓疵來打攪我們，我大不謂然，並且奇怪這個曾經僑居加拿大且一度任駐英大使的人對英國人的性情習慣何以如此隔膜。希特勒對於我討厭他的外交部長似乎並不在意，那時李氏的勢力還遠不及後來之盛。我和希特勒足足談了兩小時以上，我在袋中取出一張精巧的希特勒畫像，這是新西蘭一位女士寄給我的，請我便中取得畫中人的親筆簽名，希特勒欣然簽字於其上。他在這些事情上從來是極有禮貌的，無論我們這次晤談未獲滿意，至少已給一個青年女子的滿意，並且博得他許多次的微笑。

三月十一日晚戈林在佛利格大廈 (Haus Der Flieger) 舉行大宴會，來賓達數千人，餐後有『國家歌舞團』表演助興。夜十時宴會開始，我到時早已電火輝煌，但主人尚未到，據說參加閣議去了。那時各人都注意無線電中關於許士尼甲與殷嘉德的消息，每個與會的人都不知道前途有若何演變。當

招待員克爾克巴特利克 (Kirkpatrick) 手持電報請我立刻和牛賴特男爵談話時，大廳裏立刻靜寂得落針都可聽見，我拆看電報時人人眼光都釘在我的身上。一會兒戈林到了，和幾位來賓握手後自居中席，於是音樂齊奏，接着就是足尖舞。可是，每個外交家和德國人都覺得這是一次淒涼的奏演，再隔一會，奧國就從此在地圖上消逝了。我和戈林握手時短促而情意落漠，他顯然很興奮，很踴躍，我們坐定後他立刻撕下半張秩序單用鉛筆寫着：『等音樂奏完，我願和你一談，並且解釋一切。』他把這字條經過美國大使夫人的面前遞過來，在最後一句上還加了三條線（如中國人之打連圈。）事實上，奏演剛告一段落時他匆匆走到外面，我略略停頓了一下也跟着出去。

戈林所作解釋不啻一篇激烈演說，力斥士尼甲之缺少信心，並謂除現行辦法外別無他途。我們的私談是在大廈中的戈林私室，兩人話不投機，但已知德軍及飛機越過邊境，除西歐列強以戰事重建奧國外實已無法挽救，倘訴之戰事，奧國大多數青年却會站在德國陣線上。

併奧後 我替士尼甲苦苦支持，最後向戈林說：『即使奧國總理太不智，亦不能作為德國進兵的借口。』同時我苦勸戈林當盡其所能勿仇視反國社黨的奧國人，因為他們愛國是無罪的。倘戈林能在奧國便宜行事，我相信他會踐行一切，但是奧國在希姆萊的祕密警察和暴風隊勢力支配下，戈林於

占領奧國後只短短在維也納盤桓些時，他亦無能為力。我在回到大廳之前請戈林注意一點，假使他不讓希特勒知道英國國民衆對他的舉動的反感，最好請他在兩星期以內設法使希特勒看不到英國報。

三月十三日德國舉行歐戰陣亡將士追悼會，照例各國大使都參加，我為抗議伊奧事件決定裹足不往，並且我特地去拜訪奧國駐德大使，把一面英國大旗插在車頭上以示『取瑟而歌』之意。不料同一時期奧大使却穿了整套大禮服親往參加追悼會，後來我聽說他在會場上還大行其國社黨敬禮，大呼其希特勒萬歲。

當伊奧事件後已可隱窺捷克蘇台德區問題之將擴大，三月十八日希特勒在國會演說提及一千萬未歸祖國的日耳曼人（奧國僅有六百五十萬）他已隱示着德國第二目標。

張伯倫到『塵巢』張伯倫先飛到貝許特斯加登鎮，後來再到哥德斯堡和慕尼黑，其為功為罪且待歷史家去評判，不過那時我們若拒絕了蘇台德區自決權的要求，一來在道義立場上說不過去，二來我們武力的後盾也太薄弱。一般人都說一九三八年九月是希特勒的『虛聲恫嚇』並且以為對付獨裁者別無多話，只有一個『否』字，那是完全不對也不够的。我那時已經說過『對付希特勒的恫嚇，我們先得充分準備好，』那時莫說英國，就是法國也夠不上說『已有準備。』

處此環境下，張伯倫決定採取他和希特勒『面對面』的計畫。我回柏林不久奉命籌備這事，經由李本特洛甫取得希特勒的同意。希特勒那時間接表示為避免年高德劭的張伯倫先生的長途跋涉，最好讓他（希特勒）親到倫敦去，或在半途相晤藉以減少張伯倫的行程；另一表示是請張伯倫夫人陪着同來。不過那時絕無猶豫之餘地，十五日上午八時半張伯倫就離開倫敦，四小時後飛抵慕尼黑。

前一夕我由柏林乘火車，次晨早餐時到了慕尼黑，與當地英國總領卡佛爾（Carvell）籌備恭迎，不料只隔數分鐘首相飛機即已到達。張伯倫和他的隨員威爾遜（Horace Wilson）從前都未乘過飛機，我着實替他們耽心，不過張伯倫跳下飛機時精神却異常健旺。我略致慰問後他回答着說：『我是瘦而結實的人。』不錯，他確實瘦而結實，他當晚十一時才落寢，落寢之前他在汽車、火車和飛機上旅行約有十小時，和李本特洛甫及許多人談了許多話，和希特勒有一次長談，還得做報告到倫敦把一切經過告訴他的閣僚，共計工作十六小時，其中休息時間絕少，這對任何人都是艱鉅工作，而那時張伯倫已有六十九歲了。

下午四時後我們到了貝許特斯加登鎮，先乘汽車到旅館中『打尖』，休息半小時繼續坐汽車上山，約二十分鐘到達貝荷夫（Berghof 即鷹巢），希特勒降階相迎，旁立季德爾將軍及其他要人。秩序

單上第一節目爲茶點，在半圓形接應室中壁爐前舉行，這壁爐在室中大窗的對面，從窗口可俯瞰薩爾斯堡大山全景。我們左一搭右一搭地談了二十分鐘，希特勒就請張伯倫開始談話，於是他倆和忠實譯員施密特博士走進希特勒的書房。

這是我的意見，希張二人談話最好不叫李本特洛甫在場，假使我和威爾遜陪着張伯倫進去，那麼李本特洛甫少不得也要陪着進去。那次譯員記錄是由李氏管理，他違反常例未給張伯倫看過，使張氏增加許多困難，並且後來談判時大感不便。我忘不了一件事：凡有李氏的份兒總辦不出一件好事來，此人可謂『壞事有餘成事不足』。以後談話時威爾遜都在場，有時我也在場，克爾克巴特利克擔任英語翻譯及談話紀錄。

第一次談話歷三小時，希氏說他唯一同意的和平條件是以日耳曼人自決權爲基礎，張伯倫表示本人願先接受這原則，將與英內閣商討求其通過，同時努力取得法捷兩政府的同意。希特勒之一面則準備進行以後詳細辦法的談判，並且約期與張伯倫再晤。

次晨張伯倫飛返倫敦，任錫曼爵士（英國派往捷克的非正式調停專使）由捷克奉召返國，九月十八日法總理達拉第及外長龐萊亦被邀到倫敦。張伯倫忠實踐守諾言，甚至做工過火，英法兩政府同

意於勸請捷政府爲維持和平及保全捷克主要利益起見，不僅承認蘇台德區的自決權，且無需公民投票手續即將這塊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日耳曼居民的區域割歸德國。

張伯倫到哥尼斯堡 張伯倫到貝鎮是『突如其來』而第二次到哥尼斯堡則係事前約定，德方有一星期的充分準備，所以招待嘉賓的手續異常週到，一隊衛兵在科崙（Cologne）飛機場鵠候，音樂隊奏『上帝佑吾王』之歌。張伯倫下機後與李氏一同乘車到哥尼斯堡之比特斯堡旅館，哥尼斯堡位於萊因河畔洛勒里（Lorelei）與德勒欽福爾司（Drachenfels）之間，風景美麗如畫，比特斯堡旅館是德國有名的旅館，建於小山之上，三面展開一片廣大的村景，一面爲萊因河。次晨我和首相在洋台散步（洋台與旅館有同等長度，靠近洋台的一排房子完全給我們使用），妙啊，秋色妍潔得可愛，正應着『各處景物都是悅耳的，只有人兒討厭』的一句老話。那個旅館寬大而舒適，每間附有浴室，店主人以科崙名產如香水、肥皂、浴鹽、整容具置於我們浴室和臥房中。

張伯倫着了道兒 希特勒住在河對岸一家他常到的旅館裏，店主人是德勒士登人，一個希特勒的老同志。那旅館是希氏呼風喚雨的法壇，一九三四年清黨事件他在那裏決疑定策，也是在那裏他和郭培爾一同飛往慕尼黑黑捕殺黑衫隊首領羅埃姆。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張伯倫及其隨從又在那裏



和希特勒晤面。當張伯倫上了輪渡時，千人指萬人看，使我憶到大學賽船的景象。希特勒立在旅館外迎接，導引張氏登樓走入一室，這是平日的會議室，他們在長桌上一人坐在一端開始談話。萊因河畔德國民衆瞻仰英相丰采時，顯示着不可遏制的歡樂，認張氏爲和平之神，而那時他們的元首却扮演一個劍拔弩張的淨角。

張伯倫先提及在貝鎮的經過，他同意（一）蘇台德區日耳曼人有自決權的原則，（二）他努力覓取英內閣及法政府的同意，（三）再到德國來與希特勒成立協定，這是希氏所允許的。他說他一切都已辦到，擬於最短期內將蘇台德區轉讓予德國。

首相說完時，希特勒問：是否英、法、捷確實同意於將該區讓與德國？首相說：對，一點不錯。略停了一會兒，這是希氏下另一決心的機會，他斬釘截鐵地說：『對不起，這個辦法已經沒用了。』首相既驚且怒說：他再無面目把德國的新要求攜回倫敦再去覓取他們的同意。

希氏便用移屍嫁害的方法說：他並不怎樣，只是匈牙利和波蘭提出新要求，這兩國都是他的友邦，使他不能不予以全力之支持。首相說：這兩國所要求者決無蘇台德區日耳曼人問題之嚴重，何妨待蘇台德區和平解決後再議？他們反覆爭論了一會，希特勒老實不客氣地拒絕蹉跎歲月的新考慮，且要求

捷政府將德語區域一齊讓出由德軍占領，張伯倫連說『辦不到。』經三小時激烈抗辯後，談話無結果中止。

當晚和翌日之大部份時間僵局無從打破，希特勒得寸進尺，並不履行貝鎮討論時的諾言，他以波蘭、匈牙利及『本店自造』的蘇台德人被虐待的情況為借口推翻了他自己所說的話。哥尼斯堡是英德關係大轉變的地點，也是希氏在政治上鑄一大錯，他玩弄了英國首相，使英國人情感為之沸騰，掉轉來反對希特勒主義及其所採方法，這方法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領捷京時才告完成。

哥尼斯堡第一次談話造成僵局，直至翌日下午仍乏轉機，這一天換文兩次情況毫未好轉，英國報紙竟謂談判已無法進行，同時倫敦通知捷政府，英國不再阻止捷克之動員，雖明知動員或將引起戰事。希特勒略表讓步，張伯倫的忍耐心尚未到達止境，他不願拒絕討論那些尚未寫載下來的德國要求。那天（二十三日）下午五時他命威爾遜和我往見李本特洛甫，並建議請希特勒把他要占領蘇台德區的真實願望在正式公文上表明出來。一般人預測希氏將拒絕這要求，因為前一日談判中他在口頭上已將他的願望說得很清楚了。可是德國軍部不願談判之中止，德國穩健派聽得張伯倫拒絕重開談判大為驚異，同時希特勒鑒於德國人民對張伯倫期待之殷，亦不願談判破裂而欲覓一重開談判

之機，所以李氏奉命通告我們，德國備忘錄當晚可以預備好，當晚十點半談判果然重開了。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希氏允將他的時間表推後一點，且親手在備忘錄上竄改數處，使其苛刻性略略減輕。他很刻薄地對張伯倫說：『我對誰不肯讓步，只有你是例外。』

按張氏於九月二十四日返倫敦，二十六日寫了一封私信給希特勒，二十七日接得希氏的回信，保證他所提出的要求絕不致妨及捷克之獨立。

二十七日下午垂暮我接到英國外交部的長途電話，謂已發出給我的命令在半途中，附帶還有一封給希特勒的信。晚上十一時我設法到德國外交部會見外交次長遞給他一封信，請他立刻譯就送呈希氏。這信是英國對德的提議，已徵得法政府同意，並且已把這提議通知捷政府迫其在英政府保證之時間內提早將蘇台德區移交德國，其中甲區定於十月一日移交，並且建議組織『國界委員會』處理一切。這個建議與希特勒所要求者距離尚遠，建議後段說明其餘未解決問題留待慕尼黑會議時解決。

德國外次魏薩克 (Von Weizsäcker) 對於這問題事前並未預聞，他把這個建議設法當時送呈希氏。我那晚臨睡時只抱着絕少的希望，這天是星期二，倘事態無新發展，那麼翌日下午二時德政府將下陸軍總動員令，實實在在，德軍早已集中邊境了，所謂總動員令就是征服捷克的開始。

星期三上午七時我被法大使打來的電話鬧醒，他說他在黎明四時接奉法政府命令命之親見希氏，他說他已經做好了求見手續。三小時後即上午十時左右他又打來一個電話說，前途極爲不妙，他至今尚未接到希氏的回答，恐將拒而不見。我安慰着龐賽先生 (François Pancet 即法大使) 說：『別忙，我在十點半準來會你。』

我於是馬上打電話給戈林，幸而立刻接通，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當口電話出毛病是了不得的不得了，還算幸運每次打電話都是一接即通的。我向戈林說，法大使要見希氏，至今尙無回音，他帶有新建議和與戰一言而決。我正在陳述新建議的內容時，戈林就阻止我說：『你不用說下去，我立刻去見元首。』我於是抽出身來去會法大使，當我們正在談論新建議時，總理府打來電話說希特勒定於十一時半接見法大使，同時一位秘書跑到法大使館尋着我，遞給倫敦十萬火急電報命我立刻把張伯倫一封信最後的私信親交希特勒本人，這封信的要點是說，前一晚接讀你（指希特勒）的信，本人（張伯倫）仍深信德國無需借助軍事可達其主要之目的，本人將親到柏林與法、意兩國領袖共同討論全盤問題。你（指希）願否因解決一切問題稍延數日而負大戰戎首之責任？

『一個犯罪的愚人』 這是一個危險的日期。戈林於十時一刻至十一時一刻之間往見希氏，牛

賴特男爵接踵而至（希氏並未邀他，是他自動參加的）這兩位都贊成以談判方式取得和平的解決。希氏又秘密和智囊們開了一次會議，預會者都說，戈林對李本特洛甫鼓動戰事表示強烈之反對，平時戈林也曾說過：『我深知兵凶戰危，我不願戰爭，但元首一聲號令，我馬上就得領導我的飛機為之前驅，不過我必需把李氏抓到飛機裏坐在我的鄰座，不讓他躲在後方說着風涼話。』他說過這一類的話，不過未當着希氏的面，他嘗呼李氏為『一個犯罪的愚人。』戈林也曾使用種種方式勸希氏打消對捷克用武之念，他的勸告當然有很大作用。

接着就是法大使謁見希特勒。在會談之半程中即十一時四十分左右，希特勒離開這間接待室在另一室接見意大利駐德大使，他帶了慕沙里尼的火急公文要求德國總動員延緩二十四小時。慕氏的片言成為最後的和平因素，希特勒可以保持體面而自覓轉圜之機。法大使龐賽辭出後我於十二點十分與希氏會見，他劈頭一句話就是：『為友好及聯盟關係，我已接受慕沙里尼的請求，延緩動員令二十四小時。』

當我未親見希氏之前即知局勢業已好轉。老實說，當我跨進總理府時那些國社黨溫和派的臉上都露出一團喜氣，這些人都在大廳裏擠滿了；內中有一位和我要好的向我耳語道：『局勢好轉了，繼續

努力吧。」我立刻被導入內閣會議室，迎面遇着戈林和牛賴特走了出來。

我把首相的建議遞給希特勒。他說，在具體答覆之前他先得和慕沙里尼討論一下。我們很和平地談着英法政府最後的建議，希特勒雖然有點「心不在焉」，但是意氣間尚甚舒泰。我們差不多談了一小時，意大使的第二次訪問又來打斷我們，這次意大使是說慕氏願接受英國提議馬上舉行四強會議。

那時我和李本特洛甫作了些無謂辯論，當希特勒轉來時我看不出他的態度有何轉變，他有時厲聲說，他若被迫而使用德國空軍時將命令戈林整裝以待，不過在他會見意大使的前後其態度都是和緩的。後來有人告訴我，當希氏厲聲說話時鄰室竊聽者都捏着一把冷汗，我那時對於希氏神經質的大呼小叫早已習慣，並不覺得怎樣。

**意大利斡旋之功** 事實上，那天早上我未到總理府之前一切事早已決定，因慕沙里尼之請求，十點四十分和平方針已定，距德國軍事行動時間之前二小時零十分，即所謂「總動員之延期」。假使希氏不收回這道命令，那時捷克將遭受一年後波蘭所遇到的同樣命運，假使下午二時之前非有旋轉乾坤之功，那麼希特勒是不能收回這道「前進」命令的。捷克的「馬奇洛防線」雖稱堅固，但德軍將取道奧國而向捷克南部開入，無論如何德國可收「速戰速決」之果，因為德國空軍比捷克優勝多了。

雖說或有其它因素使希氏心回意轉，但除意大利斡旋之功，任何事物不能強使希氏重開和平之門。慕沙里尼親到慕尼黑一舉對希氏的影響甚大，這證明只有慕氏才能諫阻希氏。最危險的星期三，意大使在三小時之內連謁希氏四次，最末一次報告慕氏將親自到慕尼黑來，同時意大使與羅馬通話二十次，羅馬的女接線生因工作努力後來慕氏賞給她二千里拉。當我和意大使阿托利科（Attolico）同往慕尼黑時他在途中悄悄向我說：『共產黨失去了他們的機會了！假使他們今天把柏林羅馬間電話線割斷，就可以造成大戰。』

我根據事實一直要說到這次戰事爆發時，我還得提及意大使為和平之不斷努力，一九三九年八月危機中他也會同樣努力過，不過第二次努力是和我們一樣的失敗了。我得承認，一九三八年保持和平之功應當屬於阿托利科，他是竭其所能，公正無私地把歐洲從戰爭恐怖中救出，他把整個智力和能力都貢獻在這一目的上。他的夫人真不愧賢內助，她說得一口好德國話超過了她的丈夫，當我和意大使同乘火車赴慕尼黑時，她瞞着丈夫悄然乘飛機返國，在神像之前祈禱她丈夫努力和和平之一帆風順。

**慕尼黑四頭會議** 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半，英法德意四巨頭在慕尼黑『褐色屋』開始會議，慕氏由羅馬乘火車來，達拉第由巴黎乘飛機來，比英首相先到一刻鐘，這三位都受到廣集在

街頭的德國人的熱烈歡呼。他們足足討論了十三小時，到星期五上午二點半，這次長談中他們都沒有發過脾氣。慕氏好像做了希氏的『壓火機』，希氏的火星將冒出時就被他壓住，並且他用靈巧手腕把希氏的建議和英法的建議根據他的意思融合一下，使各方意見易於接近而協定卒告成功。李本特洛甫之詭謀不逞。慕氏的話要分譯爲英、法、德三國語言，加以速記時之諸多周折，所以討論之時間拖長。這四位之中只有慕氏能操其餘三國（英、法、德）的語言。最後的協定還是以哥尼斯堡的備忘錄爲根據，只參照英法最後建議更動了一下。

慕尼黑之解決使希特勒深表滿意：第一，給德國陸軍一點小經驗，第二，他自己成爲不戰而勝的英雄，第三，對貝奈士和捷克人吐了一口氣。一方他或者感謝張伯倫先生解除了德國軍民所厭聞的戰事，另一方他不能掩飾其因被迫而改變其作戰初衷的忿怒。法議會不約而同的贊成慕尼黑協定（不似英議會）更使希特勒自覺上當不淺，他的一部份急進派黨徒常常激動他，最好趁英國軍備尚未充實之時進攻英國，他們都說接受慕尼黑協定是失去一個最好的機會（中了英國緩兵之計）。

還有，慕尼黑會議是希氏一次苦的经验，每次與外國會議他都是呼來呼去，對方馴服得像羔羊而不敢稍擾其怒，只有這一次是和三個平等的人說話；這次經驗使他不願再以談判解決一切問題（他



是命令者而非談判者。再則，德國人對張伯倫非常欣悅，這足以損及他個人的威望而有不安之回憶，他一手統治着他的人民，人民一切跟着他走，但在某種環境下人民的願意與熱忱是否由衷之表現，這是他與德國人民間首次發覺的一道裂痕，而這道裂痕是張伯倫努力和平所激出的。

希特勒是奧國人，奧國人有一馳名的特性叫什麼『Schlamperei』，即『碰運氣』與『行險徼倖』。我常常感覺希氏具有全套這樣的特性。他對各種計劃只盤算個大概，我極端懷疑他事前並未預想到實行這計劃時的詳細方案。事有湊巧，他屢發屢中使他增加了對他自己『偉大』和『萬能』的信念而愈趨於瘋狂狀態，他的計畫越來越誇張，與『碰運氣』及『投機性』冶為一爐。他的手下人替他一切預備好，甚至替他想入非非，而他自己呢，只等他的對手方棋差一着的時候，他馬上施展一套『針對自己目的，針對敵人弱點』的本領。

例如一九三八年三月許士尼甲要舉行所謂公民投票，又如一九三九年三月捷克政府要干涉斯拉伐克族之內政都是『庸人自擾』，然而這兩件事都是由希氏製造出來的，是毫無朕兆而可預見的。幾位機警的預言家於一個月之前預言三月十五日為捷克危難之期，不久果如所料，人人驚為神明，我不願恭維他們料事如神，僅係偶然之巧合而已。假使捷政府稍知檢束，假使赫德孫 (Stanley Hudson)

提早十天即在捷政府罷免斯拉伐克邦總理蒂蘇神父(Tiso)之前到了捷京，那麼三月間『或』可風平浪靜地度過去，至少危難之期可以延緩下去。請注意這個『或』字，因為那樣縱能避免捷政府與斯拉伐克邦發生內鬨之借口，必然產生另一借口。後來三月十五日到了，我覺得在慕尼黑驅去的『邪鬼』現仍盤桓未去，希特勒不讓『和平之神』進來。

希氏推翻慕尼黑黑諾言 慕尼黑協定後德國立在十字街頭，一方為險道，一方為坦途。普通觀察者根據常例及德國自身利益以測其前途，德國人必樂於共趨坦途，也是希特勒最賢明的路線。姑置德國民衆之志願於不論，單替希氏本人着想，於六年偉大工作及成功之後須有相當的休止時間，在這時間內把他艱難締造的國家穩定一下，且使他理想中之『德國藝術及建築物之美化』的計畫得有實行的機會，此外，再放點工夫把他攪得的廣大領土消化一下，造成強盛無比的德國。總之，在任何理論上說，希特勒所謂『需要長久之和平』一語應是誠摯無偽的，倘真以德國之福利為念，慕尼黑協定後他必然有一個靜止時期，倘他放下屠刀，從此推行公正、誠實及具有建設性的政策，英國準備予以協助。在慕尼黑之後和平為希氏所有，也只有他一人能保障和平，直到今日止，我還不懂他為什麼拋棄和平。

也許他從未想走入坦途，不過那年二月中旬我到柏林回任時，我想他尚無決心走向那條險道或

者何時開步。我回任之數日後在參觀汽車展覽會時遇見希氏，他外表異常愉快，那時戈林將有聖里摩（San Remo）之行，李本特洛甫察知我在英國留居甚久確因患病，不是『外交病』也不是響應美大使之撤退（十一月仇殺猶太人之後，美國駐德大使返美以示無言之抗議），他對我倒還客氣。我回任時的第一印象提高了我的希望心，但不久就被粉碎了，我發覺大難將臨的第一先兆就是希氏把每年招待外交團的例會展遲到三月一日。飲饌既畢，希氏照例在會客室依着外交團秩序單和每一外交領袖談話五至十分鐘，他在汽車展覽會時的一團慈和之氣這次完全沒有，在汽車展覽會他和我握手竟有三次之多，這次和我談話時他扭轉腦袋避開我的臉部，他的眼睛釘在我的右肩上，說了些不相干的話，同時却鄭重提及德國在中歐的行動不受英國之干涉。這話我聽了若干次，這次並無特異之點，不過他的態度使我感受一種很大的打擊。事後我才悟到他那時已留意在捷京偽造的許多意外事件，且準備於三月十五日動手，我因之憶及一年前三月三日我看見他時他正在凝視維也納，其表情如出一轍。

去年（一九三八）希氏決定於三月十一日進兵奧國，今年他決定於三月十二日占領捷克。大隊德軍集中於維也納據說將供檢閱，希氏將親到維也納慶祝德奧合併一周年紀念，尚有一部德軍集中於德國南方據說用以支持意大利對法國的要求。一切布置既定，希氏突然宣布『另一動作』。

劃時代之轉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是劃時代之轉變。在過去，希特勒每有動作至少在德國

人眼中看起來都粉飾得是『合理行動』。德國人習慣上是守法民族。三月十一日斯拉伐克邦總理天主神父蒂蘇奉召到柏林來，被勸將該邦命運置於希氏之手，命之宣布該邦之獨立，在德國保護下還他做斯拉伐克國的第一任總統。三月十四日捷克新總統哈嘉博士(Hacha)接踵到柏林，這的確是他自動的送上門來，他企圖避免國家慘遭蹂躪，並欲以『遞降表』博得德國對該國的另眼相看。

也許希特勒具有美德，但『慷慨』這一件他根本是沒有的，他能够慷慨有時對他是絕對有利，但我很奇怪他始終缺少這一件美德。哈嘉是老態龍鍾的人，他的女兒陪侍而來，德國以『一國元首』之禮相迎，也許像刑場上一個引頸待戮的犯人。抵站時李本特洛甫送了他的女兒一束鮮花，到亞得龍(Adlon)旅館時希氏送她一盒巧克力糖，希氏的『慷慨』就此爲止。借來者尚有捷外長契伐爾哥夫斯基(Chvalkovsky)。希氏於深夜一時在總理府接見哈嘉，他異想天開請了一位德國醫生在場以防年老體衰的哈嘉總統聞而嚇倒。這位醫生倒用得着，據說他至少被用過一次。當哈嘉未跨進總理府之前德軍早已跨進了捷克，占領了馬利希阿斯特勞(Mährisch-Ostau)周圍一帶，其借口爲波蘭將占領其地，該地有波希米亞最富的礦產，是德波兩國爭欲得之的。

以轟炸捷京爲威脅。以上情況正發生於可憐的哈嘉博士被『領』到希氏面前的時候。希、哈二人直談至次晨四時，其中有若干次延擱是由於捷京與柏林間之往來電話，哈嘉表示他所提心弔膽的是孟浪的捷克人對德國大軍的抵抗。希特勒一點不含糊說，他們若抵抗，德國空軍馬上轟炸捷京使之變爲一片平地。戈林於三月十二日由聖里摩被召回國參加了那次談話，在一旁吶喊助威，勸哈嘉親自在電話中向他的閣員們證明德國之說得到做得到，經過若干周折後他才照辦。另一件事是叫哈嘉簽亡國條件，後來他也照辦了，他爲了『和平』而將人民及國家雙手奉之德國。一方哈嘉總統固應採取嚴正的態度，但整個事實是德國擺下的圈套，倘哈嘉不允簽字，希氏卽不能順適地向他的人民說占領波希米亞是合法的和捷克人自願的，哈嘉不簽字，他在口頭上也能命令捷政府停止對德軍的抵抗，況且他是年老體衰的人，希氏也不能置之死地。

翌晨哈嘉回國，由於德國路政之完善，希特勒反比他先到普拉格（捷京）。十五日晨希氏在捷克故宮窗口向捷克人民宣布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兩省變成德國的保護地。一個國家亡於五分鐘，希氏又一套閃電策略使全世界聞之色變。這在突擊策略上是一大成功，但在其它方面說却是政治上一大錯誤，這比哥尼斯堡之欺騙更爲利害。希氏之企圖打破現狀和攻擊凡爾賽和約往往假口於『民族自

決，』可是他占領波蘭兩省捷克民族聚居的地方又當怎樣解釋？

德蘇不侵條約成立 到了七月英蘇談判在我看起來連『虛有其表』的程度都沒有了，我深信蘇聯自談判開始即無與我們成立任何協定的誠意，史太林唯一目的是在造成西歐列強間的大廝殺，以便從中取利。

希特勒何時與史太林開始談判現在還不能確定，但是四月二十八日希氏演詞中顯明地把他平日辱罵俄國的話取消了，五月三日蘇聯擁護國聯之巨頭李維洛夫被免去人民外交委員長之職，數星期後蘇聯新任駐德大使到任時受到盛大歡迎。爲什麼演進到這一步？英波協定成立後可以消除蘇聯對德國侵入的恐怖，蘇聯不僅獲得安全且可致力於其有利事業。事實上，假使英國出賣波羅的海三小中立國以博蘇聯之歡心，也許英蘇談判的結果大不相同，希特勒稍一不慎，也許反受史太林的欺騙。波領烏克蘭的居民中正教的俄國人多於天主教的波蘭人，蘇聯主要目的是把他們握在手裏，不讓於德國征服波蘭時被德人攫去。假使俄國恢復其在波羅的海固有之勢力，便能在烏克蘭建立障礙物而驅德國向西進展，這必然是蘇聯政策中之主要目標。這思想一直盤旋在蘇聯當局的腦府中，同時史太林欣羨希特勒，至少欣羨其旗開得勝，準備步其投機之後塵。

炸藥的成分都已配合好，只缺少一根導火線。我了解全盤事實後，七月下旬決定再和希特勒見面一次。那時他到拜拉特（Bayreuth）參加德國老製曲家瓦格拉（Wagner）的紀念典禮，我雖不是音樂家，對瓦格拉却也深感興趣，我在柏林聽過兩次『鈴曲』（Ring），所以冒充一個音樂欣賞者於七月二十九日前往拜拉特。不幸之至，汽車在半路上拋錨，當我到達時希特勒已去檢閱西格弗利防線，李本特洛甫與之偕行，這是一個不祥之兆。我在拜拉特的最後一個下午希氏才回到，我只能在歌劇院遠遠望了希氏一眼，沒有交談的機會。我此行所得只是聽得伐爾基萊（Valkyrie）的名曲，無意中會見了幾位老友，認識了西格弗利瓦格拉（Sigfried Wagner 大約係瓦格拉的後人）的英國太太。

戰爭空氣廣布得異常迅速，法國已動員，在達拉第之下舉國團結一致，英國也在磨拳擦掌，七月中旬宣布例外的艦隊演習，例外船隻均加入，海軍後備員被召入伍，這是暗中告訴希特勒英國也準備戰爭了。不過這個暗示不能打動李本特洛甫，他到最後還一口咬定英國決不作戰。

俾士麥第二？ 一九三九年希氏自認爲偉大得無以復加，够得上稱他的外交部長爲『俾士麥第二』了，他向別人說過這話，別人不敢確信，只李氏本人居之不疑。要使全世界一致確信必須訴之於戰事，而戰事必須使之合理化。李氏勸誘希氏走到極端，他不費多大氣力，只說『英國畏戰』四個字就

够了。一八七〇年俾士麥引起戰爭由於偽造愛姆斯（Ems）電報，李氏想追蹤先烈便向他的元首和國人來一個偽造對英國的估計，他在最後之一刹那拒絕以德國對但澤及走廊問題之要求遞給我，那麼他的機謀不是堪與俾士麥媲美嗎？他不是惟恐這要求一經談判後戰爭又可避免嗎？這個我自然不敢貿然爲之定讞，不過他是個自以爲是而不顧別人的角色。戈林曾向我說：『你討厭李氏的地方就在他的剛愎自用吧。』我向他說，剛愎與愚笨有時淆亂難分。

下之事實我希望將來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史太林是否起頭就和希特勒串通來向我們搗鬼進行所謂談判，讓德國騰出工夫來準備齊全；或者德國和我們同樣受了他的愚弄？我相信後者比較正確。這只是我個人的瞎猜，我從開始就認有與蘇聯進行談判之必要，同時又信其決無成功之可能，我從未想到俄國人會誠意給波蘭一點點有效的援助。我的一線希望是——無論蘇聯誠心不誠心，只要她參加和平陣線就可以嚇退希特勒使之可能的走到和平談判的路線，但我始終認定蘇聯目的是在造成鴉蚌相爭，她自己做漁翁。直到八月全德國自希特勒而下，對於英蘇談判的批評也是說俄國人要做漁翁。

八月二十三日我在貝鎮向希氏提及此點，這一天李本特洛甫飛往莫斯科簽訂蘇德協定。希特勒傲然向我誇耀着這個新同盟的價值及其重大利益，他說是真實的同樣也是永久的。我把他過去對蘇



聯的態度提示了一下，說他將來所得的也許只是蘇聯的敵意而非友意，我補了幾句，從個人方面及道義立場上說，假使與蘇聯成立協定，我情願讓德國做，不讓我們去做，『一國社會主義』是莫斯科的一件外衣，內藏可怖的陰影。希特勒聽了我的話一時頗感迷亂，他反駁着說，這些都是我們的過錯，是我們逼他走上這條路，這是自寬自解的一句遁詞。（以下跳到八月三十一日德國對波蘭的最後要求。）

最後之努力 三十一日絕早，我由比戈林處更可靠的非正式方面獲知德國要求的細款，我馬上通知波蘭駐德大使，那位大使在整個早晨忙於與華沙通電話中，這是波大使利卜斯基(Lipski)打電話的最後機會了。那天傍晚德政府把波德間的一切交通路線（如電話電線）都切斷。

同時英政府以壓力施之於華沙。到了正午，我把英政府通告送到德外部，這通告說明波政府令波大使立即與德國接洽，請德國同意於立即對但澤問題成立臨時辦法，並請布克哈特(Burckhardt)國聯駐但澤高級委員)爲其居間人，但我始終未接到德國的答覆。後來足足耽擱了十二小時之久，據說波政府授權波大使與李氏接洽，希特勒亦願獲知利卜司基帶來的新消息，事實上僅有一點，希氏所欲者係波政府對於德國要求細目還『睡在鼓裏』之前即授波大使以進行談判及最後決定之全權。探開這一點，在任何條件下希氏都不能延期動員，德軍早已枕戈待命，非給波蘭一個教訓不可。

同日戈林之一方大爲忙碌。我認爲戈林本人還是主張和平的，但對當前問題只看希氏個人的決心，無論戈林有何高見只能表示服從。我前已說過，一年之前他是極端的主和者，今年他若再來一次，那就發生困難了（引起希氏的猜忌）。他請我當天下午去會他，下午五時我和福伯士（Sir G. Ogilvie-Farles 英大使館高級職員）同去，因爲我聽說李本特洛甫不肯向我披露的德國要求將於今晚在無線電台中廣播，所以我首先向戈林提及，這辦法將使和平絕望，請他作最大努力加以阻止。戈林說，他未便妄參末議，德政府認定要把德國建議公之於全世界以表德政府之信條。

他費了兩小時之久歷數波蘭人罪惡及希氏與他本人願維持對英國的友誼，這友誼對全世界尤其對英國都有重大利益。這完全是一次浮而不實的談話，想用舌頭打動我們。那時在他的職責上他那有工夫作娓娓長談數日，之前他被委爲『德國國防會議』主席，他是個寸陰是惜的忙人。

危機終於蒞臨。戈林和我最後一次的談話是作離間英國與波蘭的最後努力。我們的談話被電話打斷，戈林接了電話回來，他的臉上堆滿了誠懇的表情向我說，利卜斯基已去會見李氏了，他的意態似乎稍稍和緩些，雖覺談判爲時已晚，還不乏一線轉危爲安之機。不料利、李二人談話一無結果，利氏陳述他是以大使資格，並無進行談判及決定之全權，並以一紙簡單通告遞給李氏，內容說波政府贊成英

政府『直接談判』的提議，此意將由波政府於最短時間內以正式公文通知德政府。利氏並未索閱德國的要求，李氏也未將這要求遞給他，他們只作短短數分鐘的談話。談話後波大使再想打電話給波政府，電話線已被割斷，希特勒已選定了戰爭開始的時刻，他不願與波蘭人進行直接談判，唯一所探的方法是戰爭。（按德軍於星期五即九月一日黎明越過波蘭邊境，當晚英法聯合以哀的美敦書送達柏林，德政府予以拒絕。）這是情節最緊張之一幕：九月三日即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宣戰，中午我往見李氏，回來後從未離開使館一步，直至翌晨美國代辦寇克（Kirk）用他的汽車把我送到車站。在這最後二十四小時之前我逍遙自在地在柏林市上閒逛，有時步行，有時乘着車前插有一面英國國旗的私人汽車，在這危疑震撼的數星期之中直至我離開德境時，我和全部使館職員在任何時期都未受到無禮貌或敵意的待遇，這是我引為欣慰而值得稱述的。

**柏林愁慘氣象** 我對於德國民衆感受深刻印象，這是另一個德國（與德政府截然不同）他們非常恐怖，因為上次大戰的慘痛回憶。我只能以柏林情況來判斷，因為我不曾看見裝在波蘭火車上德國兵士及青年對戰爭的反應。柏林領取麵包卡片，各物嚴受限制是戰時悲慘氣象之開始，整個柏林空氣都在幽黯與低氣壓之下。

德國進攻波蘭之後我個人想去領略德人的情緒，我在最後一個星期六（九月二日）下午往柏林最大街市 *Under der Linden* 散步。我到藥房買一種藥名叫哥丁（*Codien*）藥劑師愁眉苦眼地說，他不能賣，因為沒有醫生的處方。我說我就是英大使，他仍舊說對不起，購買這藥品的規律是極嚴的。我說，我想你不曾懂得我的意思，我是英國駐德大使，你的藥倘若把我毒死，你們的郭培爾博士一定給你一個最高勳章。他聽了在那愁雲籠罩下的苦臉上泛着一絲苦笑，把藥給了我，似乎抱有無限悲感。

我最後和寇克一同離開使館時也有同感。距使館約百碼之遙，在威廉街與 *Under der Linden* 兩街交叉處總有一個警察在那裏指揮交通，他不屬於希姆萊的祕密警，大概是地方警察隊的老警。當我路過時他總得向我行禮，那天早上他看見了我時候地把腦袋一扭裝做注意另一面交通的神氣。自然，英德已成敵國，他不便再向我行禮了，同時他又不願不理我，只好假裝未見，他對於和平努力直到最後之一瞬的一個人——這是他和柏林全城所知道的，那能存有歹意？

使館中有男丁十三口，女人七位，狗兩頭。星期一上午集合待走時，門外一小羣人望着我們把行李搬上車去，他門鴉雀無聲，假使有任何感觸在他們的胸臆間，他們不敢發洩。無疑地他們當中一定有幾名便衣祕警，若他們出口不憤，馬上捉將官裏去。

星期二下午二時我們跨過了德國邊境，七時許抵鹿特丹，海牙英公使布蘭德(Neville Bland)前來招待我們，福伯司和我在公使館中度夜。我們等着一艘中立國船隻載往倫敦去，結果乘荷蘭船名『巴達維亞五號』的於星期日晨啓碇往英，英政府特派驅逐艦三艘保護我們，一艘在前，兩艘在左右。當我們離開荷蘭領海之外，這三艘兵艦馬上和我們會合，我們各人見之都感愉快。驀然間，三顆深水炸彈先後爆炸使我們船身從頭至尾簸動起來，三顆炸彈是由前面一艘兵艦放出的，約在距我們三哩之外爆炸，當那艘驅逐艦折回原位時我們發無線電問，『碰到什麼？』

那邊的回電是『來電已悉，』這是海軍部命令，禁止多言。我向館員們說，當我們回到祖國時海關人員若問我們有任何可公布之事，我們只能說，『一艘德國潛水艇。』

九月七日即星期四下午八時後我們到了維多利亞車站。由柏林到倫敦走了三日零八小時。我在柏林的任務完了。同時我對於任務之失敗也至此終結了。

民國三十年五月印刷  
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行



◎ 菊隱 歐洲風雲第二集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八角

(郵運運費另加)

編譯者 陶 菊 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二六八三)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8068



2683)

1.80